

前 言

在当今风云变幻的世界中，我们身为社会党人，应如何与之适应，这是个中心问题，也是我们探讨的问题中的关键问题。

我们的思想观点和信念要置于何种地位？我们主要的方针难道仅局限于管理政府？难道占主导地位的自由思想现在不会影响我们的纯洁性？是否应该改变这种情况？当然必须改变，然而这只能依靠我们。要保证民主社会主义的前途，任何人也不能取代我们。社会主义的前途是我们讨论的首要目标。

我们通过的新的原则宣言，也就是我们的“根本法”、“身份证”，这个原则宣言一方面确认构成我们赖以生存的价值观念的连续性、同时也指明如何适应这个风云变幻的世界。

但是，任何一种社会主义总有其历史背景。本书致力于说明社会主义特色，其出版正当其时。本书有助于编写“工人运动史”，这是我们社会党人今天十分需要的。

这部言简意赅的作品描述了思想的冲突、当今的现实、标志社会主义在我国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对那些对历史上这段激动人心时期感兴趣的人来说，本书将对丰富他们的思考力不无裨益。在我们这个星球不断发生“爆炸”时刻，阐明这点极为必要。

3月18日是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的纪念日，那些为自由和

反对不平等而斗争的人们曾英勇牺牲，值此社会党代表大会在 3 月 18 日闭幕之际，人们难道不为之思绪万千？

皮埃尔·莫鲁瓦^①

引 言

“塞纳河的命运是灌溉巴黎抑任之流入大海？”

弗朗索瓦·密特朗于 1974 年 5 月 21 日^①

一旦政治上有风吹草动，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工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一连串主义震耳欲聋。

然而，随便贴上一个标签固然容易，但往往掩盖着对历史真实和思想状况方面知识的贫乏，因为每一个词都有它的含义。

且不说政治本来有坏名声，如今，在政治阶级里，“政客政治”一词不管它是否存在，总是商业咖啡馆里常听到的“政治是那种主义……”的同义词。

哲学家阿兰^②曾提到过，尽管那些人自称是不关心政治的，这就是说站在右翼立场，只不过他们不敢承认而已。

总之，一方面是那些闭目不视和冷眼旁观的人，另一方面，有人既无确切信息又无文字根据却对政治乱加评论。不过，在某种体制下，这两类人都可能是选民，为了更好地进行普选，普选时应首先依据既精确又客观的信息和消息。

政党和工会的活动分子们自己是否真实地掌握这种信息？确

^① 摘自《稻草和谷穗》，1975 年版，弗拉玛里翁书店，第 281 页。

^② 阿兰（Emile Chartier Alain，1868—1951）法国著名哲学家。——译者

切地说，就最近一些情况表明，人们指出往往是感觉起了聚集作用，而这种感觉与他们关连的集团思想相关，是比较本能的和过分尾巴主义的，于是，甚至用作辩论的或用作赌注出现的材料都会被发挥，对熟悉内情的人来说，更甭说辩论本身可能是一种现象掩盖另一种现象的。

正像弗朗索瓦·密特朗曾指出：“社会党人的本质就是志同道合。此外，社会党人有同志情谊。当人们参加一个团体时，哪怕是某个派别分子，如果同意中心思想，团结互助情谊就会影响到其它部分。这就是集团精神，这即部落精神的从属物。由于社会党历史上曾有过不少哲学学说并提出过各种不同主张，并且历史总是支配现在，在用点线着重标出的文字中，人们可以在当今社会党身上找到一个半世纪的社会主义历史。”^①

如果很好地理解经常支配人们行为的有参考价值的体系，就可使那些更清楚看到政治生活的人人数扩大。如何才能摆脱任何偏见，在我们看来，那就应该向读者提供某种重要资料，并使赌注、思想辩论材料、事物发展过程和变换过程还其本来面目（但我们也难以保证会无意地放过其中一些偏见）。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这是提供政治思想运动史。

对某些个人和团体来说，这种资料谈到的本体是一种确认和自我定义^②，对所有包含有象征性^③的事物来说，这是“领圣体”。

对我们来说，这种本体就符合像历史那类象征性地联结的事

① 弗朗索瓦·密特朗：《此时此地》，巴黎法亚出版社，1980年。

② 本体：莱维·斯特劳斯的讨论会，1974—1975年。格拉塞出版社，1977年。

③ 象征一词起源于一分为二的物体的识别标记，占有物的各方以此拼成整体。

物，历史发展了与当今价值观念的从属感情以及其它关联的标志。它与所有那些作为旗帜的形象有关，并使之聚合、团结。因而，这就表现在“奠基”文献和社会党组织章程内。

这种本体不仅是负责人的，它也代表共同思想，在某些人称作“左翼分子”和泛称为代表部分公众舆论团体中，此类思想有着深刻影响。

我们的调研领域集中在社会主义本体上。我们没有将极左政党和组织计算在内，也不包括过去称为“同路人”的共产党，我们与他们走的道路有分歧，在组织行动方式和改变社会条件方面有不同设想。

在这本简短的资料中，我们认为没有必要谈及劳动者工会，自从 1906 年亚眠大会以后，劳动工会已成为政党管属的自治组织。这样做，我们又重新回到社会主义思想，我们是与列宁主义理论对立的，列宁主义将工会当作传动纽带。

历史，作为社会主义本体的特殊组成部分，是不能用静态的方式进行构思的。不言而喻，历史正像我们叙述的那样，它是由 20 世纪的“诚实的人”对过去时代的描绘。在平静的纸面上，难以数计的重大事件和发表过重要思想观点的人物不可能一一描述。在 19 世纪末，当人们处于极度贫困境地、衣食不周时，革命暴力如何体现？不言而喻，确难以用今天的同一种价值观念作为衡量单位。要保持原样，本书实在力不从心。首先，要向读者推出历史简编，梗概，使其了解从前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主义时期到今天的重大事件的脉络。第二个时期，我们收集一些资料，通过一些“基本文献”，即原则宣言，政治组织章程、内部规定等，更直接地弄清社会主义本体的发展。为了补充上述材料，我们也有兴趣，从社会党人

组织的全国大会和代表大会^①中，重忆主要辩论题目。我们也选择一些材料，介绍公众舆论称为“左翼思想”的主要属性。在雷恩代表大会（1990年3月15—18日）的关键问题中，可能是翌日的会议中，重新与社会主义命运相联系的愿望、或直截了当与历史相联系的愿望、与那些倾向于表达完全只是变革愿望的人，两者立场泾渭分明。毫无疑问，我们将坚决参加到那些不否认工人传统的人的行列，并站在承认历史的人一边，这种传统是从饶勒斯的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延续到弗朗索瓦·密特朗的法国社会党。要知道没有也不可能没有历史的社会主义。同样，严肃的政治企业管理学也不可能不考虑已确定的目标和已获得的成果。

第一章 社会主义的由来

“社会主义是现代巨大的历史潮流。但是，2000 年的需要并不是 1900 年的需要。要忠实于社会主义的根，并通过事物不断运动的本性，表现出管理当今事物的能力，这就是我们行动的不可缺少的综合方针。”

弗·密特朗

社会主义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的地位——因为社会党在法国是第一个政治组织——要求人们将社会主义从历史的角度重新定位，如果说社会主义一词本身的出现只能追溯到 19 世纪初期，它的直接先驱者们在 17 世纪末，即“启蒙时期”初期已有表达，而不是古代和中世纪共产主义乌托邦。

1. 关于定义

“社会主义”一词首先代表对社会不公正的反抗。对这个称号，用傅科的话来说^①，事实在先，道理在后。

傅科（Léon Foucault, 1819—1868），法国著名物理学家。——译者

附录：社会主义的概念

“社会主义”一词可能是意大利作家吉利亚尼在 1803 年前后“创造”的。1822 年，英国的罗伯特·欧文^①在他的领地又用了这个词。1831 年 11 月，它在法国耶稣教报纸《播种者》出现。1832 和 1833 年，圣西门派报纸《地球》和傅立叶^②派新闻机关报《法伦斯泰尔》也用了这词。《地球》报记者、百科全书性杂志创办人皮埃尔·勒鲁在政治上发展了这一概念，他在 1848 年前不久写道：“真正的共和国，这就是社会主义！”

得到社会党人普遍同意的定义之一是伯特兰·罗素^③的定义：“社会主义意味着政府用民主方式实行土地和资本的共同所有制。它包含有指导的生产，其目的为了使用而不是为了利润；产品的分配，如果不能实行人人平等，至少唯一的不平等只是用公共利益原因来解释的不平等。”

百科全书和词典的定义也与上述定义毫无不同。

“社会组织理论，意图通过协调组织，使利益、即公众利益超越个人利益。此理论与自由放任主义理论相对立。”

但是，除了社会主义本质的每一种定义外，历史还承担使各种概念多样化的使命：作为民主的、国家的或党的社会主义，在它丰富的内容里，应经常减弱繁多的变种，这些变种实际上体现了方针

欧文（Robert Owen, 1771—1858）英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他曾创办纺织厂和纺织机器厂，实行改革。他有著作多种。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是贫富分化、道德堕落的根源。——译者

② 傅立叶（Charles Fourier, 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译者

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英国哲学家，数学家，社会活动家。——译者

的分歧，甚至思想上的分歧。

对我们来说，应当掌握自 1971 年以来体现法国社会主义的定义。

弗·密特朗说，社会主义“简单地说，就是寻找真正的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这就意味着，给每个人和所有的人更多的自由、更多的责任、更多的知识。由国家掌握或控制大生产资料；合理分配利润；不懈的民族团结；结束阶级特权。

这也意味着坚决支持科学和艺术的创造力，维护自然界平衡，即真正的集体财富；在我国和世界上主张对话而不主张冲突。这种社会主义可能也是建立法国前途的最佳方式。”^①

2. 先驱者

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君主政体又被提出来讨论并受到抨击，其抨击的基本点是建立社会主义思想。伦理学家、乌托邦主义者、重农主义者揭露私有制的罪恶，并以财产共同享受的好处取而代之。

维拉斯·达莱在《塞瓦兰人的乌托邦历史》一书中指出，自 1677 年起，国王塞瓦利亚斯的睿智已观察到财富和财产的所有制在社会里已造成巨大的区别（贪婪、妒忌、敲诈……）并要取消这种所有制，使土地和自然财富属于国家。

梅里叶神甫在 17 世纪末，在他的《回忆录》中，揭露了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社会状况。他写道：“某些人享受荣华富贵，穷侈

弗·密特朗：《此时此地》，巴黎，法耶尔出版社，1980 年。

极欲，如同生活在天堂，相反，另外一些人受尽苦难，穷极潦倒，如同堕入地狱。他也主张应该取消私有制，根据他的主张，“要代之以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平分财富的共同体。”

莫莱利编的《随处可见的被真正的智慧忽视和埋没的自然法规和真正的法的精神》一书，与让-雅克·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①一书同时期出版，在此书中，人们已有未来的19世纪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思想。莫莱利谴责了财产、占有欲望和私人利益。他制定了共同体的整套法规，以用来聚集劳动者。他揭露当时的社会状况，他写道：“专横的机构主张规定一种只为某些人经常享用的安宁生活，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兴旺发达，鸿运高照，而让另外一些人受苦、干活，这种区分使一些人悠然自得，游手好闲，却使其他的人对强制性义务感到反感和厌恶；总之，人们称之为懒惰的弊病，以及其它种种贪婪欲望，皆起源于此类穷侈极欲的痼疾，这也是大部分社会恶劣结构的非常正统的产物，这些社会正是人类本性所屏弃的。这种败坏的根源，也就是私有制。”

1754年出版的卢梭所著的《论人类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曾描绘社会的乖戾弊端的深度，他写道：“财产产生于土地劳动，由于个人收益的不平等，使得财产分配也产生不平等。”

富人们强制立法以用来维护权力。于是，财产并非天然存在……第一个来到的人围起一块地，毫无顾忌地说：这是属于我的，我是文明社会的莫造者。多少罪恶、多少凶杀、多少贫困、多少恐怖，这些都不能使人类躲开那些填沟拔桩的人；他们向同类呼喊：

^① 卢梭（1712—1778），法国启蒙哲学家和社会政治思想家。本书为其主要代表作。——译者

不要听从这个骗子，如果你们忘记果实应属于全体人、土地不应属于某个人，那你们要完蛋了。”

基于这种分析，卢梭在社会契约中将个人的愿望、幸福与集体的要求予以调和。他认为，财产是社会契约的基本点，国家应根据共同福利原则予以调整。

“重农学派”^①实践了资本主义生产中第一个分析观点。弗朗索瓦·魁奈、杜邦·德·内穆尔、梅西埃等认为，世界是由通用秩序支配的，这种秩序以农业为优先。总稽核雅克·杜尔哥在 18 世纪指出：“工人工资仅能满足维持生存的需要，由于竞争，劳动价格总是大约维持严格的最低生活水平。”内克也承认：“业主们只付给最微薄的工资。”

由于农民和市民的压力，产权被另做定义。革命正在推进。

1789 年 8 月 26 日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 1 条宣布：“在权利上，人类生来、而且永远是自由和平等的；社会差别的不同只能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但是在第 17 条中，这种自由是与财产不可分割的，财产的定义是作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不可剥夺的权利，除非国家因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且合理地事先给予补偿，方能对财产权提出要求。”

然而，对财产的抨击开始露头。例如，在 1792 年，埃唐普附近一乡村教士多利维埃，向议会递呈请愿书：“看来，社会的恩惠应主要授予社会服务中最辛勤最艰苦的人，拥有大自然最完美部分的应该是尽力使自然丰产的人。”

^① 经济学说魁奈为《经济表》作者，该书出版于 1758 年，这派学者偏重农业，认为农业是财富唯一来源。

然而，事情恰好反其道而行，许多人一无所有，从他们出生之时起，连一片面包也没有，这本是他们辛勤劳动的果实。这当然不是造物主的错误。但是，这是很多政策铸成的大错，而我们的社会法律皆基于这种大错。确实，那些人们称作地主的人，只不过是一些从法律得到好处的人。只有国家才真正是土地的地主。

邮局职员瓦尔莱，代桑圣母院前主教、格拉维埃“短裤党小组”成员雅克·吕领导的“忿激派”要求平等享受权。1793年，雅克·吕在国民公会责问：“你们住在山上^①，你们总是无动于衷吗？你们不要怕招惹富人的仇恨，也就是说惹那些坏蛋；为人民幸福要不惜一切牺牲……我们要告诉你们，你们没有为人们尽力，当一伙人能使别人挨饿而不受惩罚，那自由不过是个幻影。当富人独断专行，掌握人们的生杀予夺之权，平等也是一句空话。”

罗伯斯庇尔也想限制财产权，“社会法律首先是保障社会所有成员的生存资料的法律。给予人们必需食品与生命本身同样神圣。一切用来维持生命的必不可少物品也是全社会共同财产。只有那些剩余品才是个人财产……损害同类生命所作的投机不是买卖，而是强盗行径，是兄弟残杀行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最能代表社会主义观点的人中，其中之一是格拉许斯·巴贝夫。他是税务局职员的孩子，是一位作家，丈量员，几何学家，法律解释人^②，从1794年起，他在《人民论坛或人权保卫者》上发表文章。1795

^① 隐封山岳党人（与吉伦特派相对立的国民公会左翼），忿激派是“左翼人士”，在国民公会中设有席位，但在巴黎公社的总委员会中有代表。

^② 即封建法专家，负责找寻或重新实施“土地赋税簿籍”或授与领主权的条例汇编。他看到了贵族的贪婪行径，从此，为废除作为封建制度继承人的领主的权利而斗争。此事在1789年8月4日得以完成。

年，他发表《宣言》一文，宣言写道：“社会的目的是共同幸福，革命应赋予每个人平等的享受权。个人财产（不平等的根源）和分享财产（或土地法）都不能保证这种平等，应该建立一个共同行政机构，取消个人财产，强使每个人将其劳动果实交付公共仓库。

然后，个人财产应由分配机关以最公平方式发放。”

巴贝夫的论点包括在 4 项文件中，其中最主要的为《平等者宣言》，1796 年，他建立一个旨在推翻有害的社会秩序的地下组织。1828 年，巴贝夫的门徒邦纳罗蒂出版了巴贝夫的《为了平等的密谋》一书，使巴贝夫的名字为众人所知。

19 世纪初，克洛德·亨利·德·鲁弗鲁瓦，即圣西门伯爵、指出他的时代是价值观念颠倒的时代。旧的价值观念是以财产和出身为基础的，如今已经过时。新的价值观念则是依据经济和技术：在科学、技艺、行业中，人们可找到这种新的价值观念。知识分子和实业家应该领导国家。历史是以各个阶段的连续呈现的，而过去各个阶段表现出来的是人剥削人；如奴隶制、农奴制、工资制。大多数劳动者受有闲阶级剥削。

他由此得出结论，“黄金时期”并不是在过去，“黄金时期就在我们面前”。应该组成一个工业国家，使人类能确实掌握自然界。国家掌握生产资料用以协调生产和消费。总之，是精英们（学者、经济学家、技术专家）领导社会的变革。“各尽其能，按劳取酬。兄弟情谊统率所有组织和所有国家，使最贫困阶级的福利得以增长。”

圣西门死后，其门徒聚集一起。为了宣传他们的理论，他们创办了《生产者》报，购回《地球》报，他们召集会议，创立联谊会。1830 年，他们的《宣言》同时屏弃财产共同体和财产平分制。他们要求废除出身特权，特别是遗产继承权。

在 19 世纪初，夏尔·傅立叶指出，消费者是受剥削的，因为他付的价格是超值的。这种看法，导致傅立叶去揭露社会经济组织。

“工业的发展伴随而来的是穷人的不断贫困，富人的舒适生活就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社会秩序就是靠国家武力、宗教的畏惧心理、道德上的强制来维持这种罪恶。

只有自由和普遍的结社才能给人类带来幸福和谐的生活。还要考虑人类本性，其基本因素存在于欲望，并构成人的本质。”

傅立叶宣告了劳动的权利：“在过去几个世纪，吹毛求疵地讲人权，却不考虑承认最基本的权利，即劳动权，如果没有劳动权，其它权利等于空谈。”

傅立叶主义另一个方面是妇女解放。“妇女自由的进步表明了时代的进步和变化，而妇女自由的减弱则表明了社会的衰败。”

在 1830 年至 1848 年间，被称作社团学派的傅立叶学派扩大了影响。维克多·孔西代朗明确了这个学派的定义。他想把社团性的党派朝劳动和社会正义的组织方面发展。

“资产阶级不承认大革命并未结束，也不承认它将经常发生，直至新社会来临。”然而，他捍卫一种“不推翻、不粉碎，但要改变”的理论，他在公社里看到“社会工场，外省的、国家的、全体社会的最基本的成份。”

傅立叶认为：“当生存条件都没有保证时，自由只不过是一句空话。”

1830 年 7 月，“光荣的三天”^①标志着工人阶层已在法国涌现。

^①“光荣的三天”指 1830 年 7 月 27—29 日，为巴黎人民起义推翻国王查理十世的日子。——译者

1831 年，里昂的“红十字”丝织工人掀起第一次工人运动。

起义者没有领头者，也没有纲领，在黑旗后面，他们高呼“为劳动而生存 为战斗而死亡。”

第一次运动的失败激励工人更好地组织起来。

对“一无所有”的工人阶级进行了调查。

1834 年，维尔纳夫—巴尔热芒出版《贫困原因之研究》一书；1839 年，维尔梅关注着纺织工人状况。后来，像阿道夫·布朗基或让—巴普蒂斯特·萨伊^②等经济学家研究工人阶级或“实业”。整个思想、分析、思考的潮流都关心工人的命运。

过度的劳动、减低了工资、悲惨的住所，这些情况使调查者感到震惊。

路易·布朗在他 1840 年出版的《劳动组织》一书中描绘了工人状况的景象。

“我们反对的工业体制最丑恶的现象的结果之一是孩子们拥挤在工场。在法国，在纺织厂或其他工业设施中，人们雇用各种年龄的孩子；我们在那里看见过 5 岁和 6 岁的孩子。对大大小小的孩子们，劳动工时数是一样的；在纺织厂，除去在商业危机时，每天工作时间从来不少于 13 个小时半。”

奥古斯都·布朗基是巴贝夫的门徒，他揭示了工业革命的凶暴：“这种地狱，里昂事件已在我们眼前揭露无遗！……不仅在里昂，工人到处受税收压榨而死亡，在饥饿线上挣扎，甚至连气也喘不过来。”

奥古斯都·布朗基之兄弟。

^② 萨伊(Jean-Baptiste Say, 1767—1832)，法国经济学家。著有《政治经济学概论》、《政治经济学教程》等。——译者

但是在 1848 年以前，大多数社会主义思想家信赖的是某种神圣意志，问题是建立或重建这种意志。最初的基督教团体所过的那种原始基督教生活对许多人来说是一种模式。在圣西门时期，康斯坦 J·佩克尔在 1844 年出版了《神的共和国》。他承认经济优先于政治，在改变人际关系和改善劳动条件后，阶级斗争可以消除。“保留贫困群众，即会有永不休止的骚乱。”他说，应该组织生产合作社以使生产社会化，用管理遗产的办法防止发财。国家应该是唯一的产权人和企业家，因为国家代表了人民。对国家来说，任务的分配应建立在公民之间的某种竞争基础上。但是，各种职务都应该同样给予报酬。

政教分离论狂热的拥护者费利西秦·罗贝尔·德拉默内神甫，提出自由的、社会的天主教教义。在 1834 年出版的《教徒的话》一书中，他揭露了社会组织。

“事实上，在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其关系和古代时主人和奴隶差不多是同样的……主人掌握现代奴隶的锁链和鞭子，那就是饥饿……经过 18 个世纪的基督教以后，我们今天还生活在异教徒的体制中。”这部著作几乎立即受到教皇的谴责。

艾蒂安·卡贝不同意将暴力做为一种达到共同体式社会的手段：“当人们认真和热诚地深入考虑这个问题时，就可以知道社会可以用民主原则组织起来，即在平等和博爱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直至终于确认财产共同所有制。建立在教育和公共或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共同体，对天灾人祸是全面保证，并便于相互帮助；只要人们参加适度劳动，人人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方面也可得到保障；这种共同体也是实行平等和博爱、防止贪婪和野心、消除竞争和对抗的唯一社会组织体制……它能保证和谐与和平，最终使人类子

孙万代幸福平安。”按卡贝的思想，说服、宣传、博爱将战胜暴力。

《伊加利亚旅行》一书具体体现了卡贝的思想，从 1840 年至 1848 年，此书 5 次再版。此外，《民众报》在当时发行特刊，印数达 27000 份。榜样就是最好的宣传，一些伊加利亚式团体在法国一些地方和国外纷纷成立，但未获巨大成绩。

附 录

(1) 巴贝夫和平等者宣言（1797 年）

我们今后主张，我们出生时是平等的，活着和死时也是平等的：我们要真正的平等，否则毋宁死。我们为了得到这种真正的平等，将不惜一切代价。为了平等，让阻拦我们的一切见鬼去吧……法国大革命只不过是另一次更大更隆重的革命的先导，而这种革命是最后的革命。

国王们和教士们勾结起来反对人民，人民已经踏着他们的尸体前进：新的政治恶棍还会坐在前任的位子上。我们最需要的难道不是权利的平等吗？我们不仅需要写在人权和公民宣言上的平等，我们要在我们生活中的平等，在我们家里的平等。为了平等，我们要尽一切努力，“为了坚持得到独一无二的平等，不惜摧毁一切。”如果需要的话，让一切艺术消亡吧，为的是给我们留下真正的平等？……

土地法或分享农田是那些没有道德原则的士兵、由本能而不是理智推动的一伙人瞬时的心愿。我们趋向于更公正的东西，即共有财产或财产的共同所有制。不要土地的个人所有制，土地不属于任何人。我们祈求、希望的是共同享受土地果实：果实属于每个人。我们宣布，我们不能再忍受大多数人劳动和为人效劳，让极

少数人享受欢乐……

最后，让富人和穷人、大人物和小人物、主人和仆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让这些令人恼怒的区别消亡！

在人类之间，除了年龄和性别差别外，不要再有其它的区别。既然，一切人都有同样的需求，同样的才干，这样，就让他们不再只受一种教育，只吃一种食物。他们会满意大家生活在同样的阳光下，呼吸着同样的空气：那为什么同样份额相同质量的食物不能满足每个人呢？

建立平等者共和国的时刻已到来，这个收容所对全人类敞开大门。全面重建的日子已经到来。痛苦呻吟的人们，请坐到同一张桌子旁，享受大自然为他的孩子们准备的盛餐吧！

(2) 圣西门(1760—1825)

出身名门，拉法耶特和华盛顿麾下的军人，他在美国作战。他根据的是当时还游移不定的历史分析方法论，并且是孔多塞^①的继承者。他是描绘束缚人类的桎梏的最早的人之一，“人剥削人，人奴役人，在实际上是专横的世界里，人被压弯了腰，愚昧无知控制世界。这种世界应让位于在人类共同幸福的利益基础上，服从于人，被人们所利用的世界。”

圣西门对“实证主义”社会主义者和菲利普·比谢和勒鲁的学派颇有影响，后者试图综合民主和基督教义。

圣西门的门徒和秘书奥古斯都·孔德后来继承和发展了他的

^① 孔多塞 (Jean Antoine Condorcet, 1743—1793) 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法国大革命时曾任立法会议议长。——译者

论点

(3) 夏尔·傅立叶(1772—1837)

傅立叶主义的法朗吉和法伦斯泰尔。

法朗吉是法伦斯泰尔的基础单位。它容纳 1620 人。法伦斯泰尔是生产合作社，该社结合劳动、资本、才能，并按“5/12 的收入归劳动、4/12 归资本、3/12 归才能”进行分配。工资制被取消，因为每个人，即使是最穷的人，都是合作的当事人，享有最起码的食品、衣服和娱乐活动。法伦斯泰尔也是消费合作社，在集体生活的范围内，共同用餐，孩子在托儿所里受教育，爱情的欲望得到满足。法国是社团国家的原型。然后，一国一地，最后达到全球性的社团帝国。

(4) 路易·布朗 1811—1882)

生于马德里的一个公务员家庭，记者，创办了《进步杂志》，于 1839 年在该杂志发表《劳动组织》一文。路易·布朗从有组织的组合这种需要出发，在《社会工场》一文中写道：

“国家提供资本，工人们在那里共同出力出钱。在一段时间里，职务等级和工资区分将要保持。收益的分配要考虑资金的偿还和劳动工具的购买。

救济金将用于其它工场，用于维持病人、老人、残疾人生活，然后按各人的需要发放工资。国家制定价格，掌握工厂、铁路、保险公司和银行，防止出现经济冲突。只有共和制度才能实现这样的事业。高利贷和竞争将消失，竞争对全体人民来讲是“毁灭性制

度”。通过和谐和博爱，和平发展将成为可能，社会主义将不经过暴力取代资本主义。

(5) 奥古斯都·布朗基 1805—1881)

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马克思称他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领袖……法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核心和领头人。”他在地下组织和未遂政变中度过一生：10年流放，33年监狱。他的传记的最早作者居斯塔夫·热弗鲁瓦于1893年送他一个外号“关禁闭的布朗基”。他在攻读法律后，当了记者。在“光荣的三天”后，建立了秘密组织。1830年革命后的政治发展使他感到失望。

从1834年起，他是第一个超越“富人反对穷人”的简单巴贝夫主义思想的人，从生产观点而不是从分配观点来考虑阶级关系。他的阶级斗争概念有精确含义：掌握生产资料者被剥夺生产资料者之间的对立不可消除。由此引出共产主义学说两个主要推论：“国家是掌握生产资料的阶级的统治工具（土地和机器）。”

.....

“共产主义，即由劳动者掌握劳动工具的集体所有制。政府的形式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政治革命会推向社会革命。”

布朗基的国家理论影响了马克思的理论：“国家是富人反对穷人的宪兵队。”在《资本与劳动》的第一章中，他概述了他的政治纲领：“解除资产阶级武装 武装工人。”

1848年后，他用下述思想反对普鲁东主义者的想法：实际上，他认为：“合作社并不是适用于推翻阶级关系的方法。他指出选举斗争的局限性，主张用罢工作为手段来阻止资产阶级经济机器的运行。”

在他死时，布朗基主义组成“革命中央委员会”，1898年，在爱·瓦扬的推动下，这个委员会变成“法国革命党”。

布朗基主义在这个党内接近盖德主义，确认摧毁资产阶级的必要性，主张革命专政，最后抛弃地下斗争。他的某些思想与革命工会主义相接近：特别是对议会主义不信任。

(6) 艾蒂安·卡贝 1788—1856)

艾蒂安·卡贝在复辟时期从事律师职业。由于思想上的原因，被迫移居英国，直至1839年返国。《伊加利亚旅行》大部分主题是在英国汲取材料的，直至返国后才出版。“在伊加利亚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不知道什么是个人财产，但全体公民都有平等权利。由于使用机器，利用先进技术，劳动不再是令人嫌恶的事。共同体是资本的所有者，它通过年度计划，规定生产，分配工具和原料，分派劳动。商业消失了，因为在这里，农业是占优势的活动，产品交给公共仓库，每个公民可到此按需领取。国民议会掌握的权力有限制，因为伊加利亚体制倾向于实行权力极为分散的公社联邦制。

(7) 皮埃尔 - 约瑟夫·普鲁东 (1809—1865)

普鲁东是穷人和劳动者的朋友，并为他们贡献了他的事业。他的经济批评和政治哲学批评是无情的，其结论是激烈的。他要将无产者从束缚他们手脚的锁链中解放出来。1840年，普鲁东发表3篇关于财产的研究文章。1843年，他写了一本小册子：《论建立人类秩序》；1846年，发表了《社会问题的解决》一书。“财产就是抢劫”这一公式，被认为是普鲁东的名言。但不少人对此提出异议，有些作家认为这是路易·布朗的话，普鲁东对此作了阐述。“财

产就是抢劫，这是 93 年的警句！革命的动员会……我前几天对历史作了估计，我揭开一个无论如何也掩不住的真理；我要写你们未来宪法的序言……”普鲁东受到马克思强烈的抨击，对普鲁东《贫困的哲学》一书，马克思以尖刻的《哲学的贫困》为题撰文回答。普鲁东经常被称为自治管理的先驱者。他与作为女权主义者的傅立叶相反，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嫌恶女人的人，在他的题为《娼妇政治》以及《思想笔记》等书中表明了此观点，他在书中甚至为强奸辩护。

普鲁东首先是个思想批评家。他在社会主义学派中独树一帜，是对社会状况抨击得最凶的人物之一。他在承认阶级斗争是历史主要特征同时，确认财产的不公平，但要供生活需要的必需资料的占有与财产相区别，财产还得加上多余部分，并用来驱使别人为自己劳动。

他是弗朗什－孔泰地区一个被剥夺财产所有权的商人的儿子，梦想的是小业主的共和政体。他的理想是“实行正义”，办法为组织劳动者协会，然后组成联合体进行生产和交换产品，产品估价以所要求的劳动量来确定。他还要组织生产和消费合作社：“取消钱币，用交换券支付，此券按劳动时间或有关产品的质量计值。”

普鲁东希望建立“人民银行”，向工人团体发放无息贷款。

这个社会是在公社计划的基础上得以建立的。国家给予公社尽可能多的职能，并成为公社联邦。屏弃国家这个概念，到一定时期，权力和政府也跟着消亡。中央权力的不存在，在普鲁东看来，只不过是“无政府主义”。

(8) 产权是什么？(1840年)

普鲁东宣称，产权是怪诞之物，因为它否定了平等。

经济法的原则是产品只能用产品来购买；产权本身不生产任何东西，它只能作为有效益的生产者时才能得到保护，从现在起应受到谴责。

经济规律是劳动应该由产品来维持平衡；有了产权以后，事实上，生产产品的价格比它的价值要高。

鉴于资本性质，产品不再以资本量来计算，而以生产力来计算；由于产权要求收入与资本成比例，而不考虑劳动，产权不承认因果中的平等关系。

自然界给每个人的只是理性、精神、意志。而产权给同一个人的是选举权的多元化，这样，它就意味着给每个人以生命的多元化。

任何消费如果在功用方面不再起再生产作用，那就是破坏；产权无论是消费、节约、积蓄都是无益的，它是导致贫瘠和死亡的原因。

产权本身并不存在；为了生产，为了产生影响，产权需要的是外来的原因，即力量和欺诈；换句话说，产权对产权也不是平等的，它是一种交易，一种欺骗，它毫无用处。

3. 科学社会主义和第一国际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及围绕在他们周围的人物构成了作为社会变革行动和理论的“科学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

卡尔·马克思于 1844 年来到巴黎，在这个时期，他确立了他的学说的最基本点。

1846 年 2 月，马克思从巴黎被驱逐到布鲁塞尔后，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比利时人、档案保管员菲利普·日戈创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对马克思来说，这个组织给他在联系、会议、书信

来往以及印刷品方面提供了新的手段，以便形成组织网与人员网，从而发挥其影响。

在 1846 年的一封信中，马克思建议普鲁东参加这个委员会：“我和我的两个朋友联合起来，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组织不间断的通讯会，从事讨论科学问题，讨论对通俗作品的监督问题，讨论通过此项办法，人们如何在德国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然而，我们通讯会的主要目的是将法国、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建立联系……用这种方法，不同的意见将会显露；人们可以达到交换思想和公正的批评的目的。这样做，社会运动将逐步前进，并排除民族特点的局限性。一旦付诸行动时，每个人都会从国内或国外事务中得到很大收益。

你知道，问题在于建立一个常设的通讯委员会，保证使委员会得到各国进行社会运动的资料，并从此获得丰富多样的趣味，因为一个人的工作是永远达不到这个目的的。”

1847 年 6 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成立大会。章程草案在会上交付讨论。同年，弗·恩格斯以“入门问答”的形式为同盟起草了纲领：《共产主义原理》。

1848 年“二月革命”前不久，《共产党宣言》在巴黎出版。当时，《宣言》的读者面极为有限。然而，《宣言》中的思想将持久地指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暴力……这一切就像铭碑似的公式：“无产阶级无祖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第一国际采用了《宣言》的思想。

1864 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它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第一国际。协会的成立是英、法两国工人接触的起点，英国工人当时享

有结社自由。在 1862 年伦敦举行的万国博览会上，英、法工人已有过接触。

1863 年，两国工人有过新的会见，当时波兰起义刚爆发。这就提供了机会、使两国工人对受压迫的波兰人民表示国际声援。

1866 年 9 月，国际工人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日内瓦举行，并通过了章程和马克思起草的“几点考虑”。在这些文件里，人们肯定“劳动者的解放应该是劳动者自己的事业”。

次年，第二次大会在洛桑举行，第三次大会于 1868 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第四次大会于 1869 年在巴勒举行。

1870 年的战争和巴黎公社中断了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的正常举行。在此期间，以马克思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者和以巴枯宁为主的无政府主义者分歧加深。巴枯宁组织了联合会，以独立于国际工人协会的方式进行活动。

因此，第五次大会在荷兰海牙举行，“巴枯宁问题”控制了大会，巴枯宁被开除出会。这次大会决定将会址迁往美国；1876 年，在美国费城举行了最后一次代表大会。

第一国际的生命就此停止了。但是巴枯宁及其朋友并不同意这样做，将他们创立的联合会称作国际工人协会。由于这伙人在美国没有根基，与欧洲也没有联系，而其成员到处受到各国政府追捕，故国际工人协会的存在仅徒有其名。它不可能继续存在并正式宣布解散。

附 录

(1) 卡尔·马克思(1818—1883)

马克思将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历史的特定时刻，作为社

会关系的、特别是历史发展的催化剂。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根据他的唯物主义论证法，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带来面对面的对立两方，一方是资产阶级、财富占有者、国家机器卫士和它的镇压工具，另一方是在出卖劳动力中受剥削的无产阶级。如果无产阶级组织起来，由先进政党领导，那末，由于资本主义集中和由此产生的不公正，将促进劳动者觉醒，将有利于取得权力。在晚年，马克思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种理论与马克思以前著作中关于自由和民主的理论是矛盾的，但是后来，列宁又重新提出来并加以发挥。这是为了保证取得的国家机器为工人阶级服务和削弱阶级敌人。物质的丰富与社会的和谐的实现将使国家的消亡提上日程：没有阶级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将欣欣向荣。

(2) 《共产党宣言》摘要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阵营，分裂为两大互相直接对立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①资产阶级即资本愈发展，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跟着发展；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

此处应有删节号。译文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250 页、251 页、257 页有关段落。人民出版社，1972 年。——译者

候才能找到工作……

(3) 弗·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问答”

问：您想通过什么方法，才能将当今状况过渡到财产公有制？

答：引入财产公有制的首要条件是建立民主制度以求得无产者的政治解放。

问：一旦民主取得胜利，您采取的第一项措施是什么？

答：保证无产者生存。

问：您怎样做才能达到此目的？

答：通过减少私有财产的办法，逐步将私有财产转变为社会财产，例如，用累进税办法，为了国家利益限制遗产继承权；通过使用国家工厂、工场及国家财产所有的单位的工人的办法；

直到私有制完全废除为止，对社会一切成员实行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农业方面的产业军；

通过拥有国家资本的银行，把信贷系统和银钱业集中在国家手中。封闭一切私人银行和钱庄。

通过发展国家工厂、工场、铁路、船队的办法；

在国有土地上建筑大厦，作为公民公社的公共住宅。公民公社将从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将结合城市和乡村生活方式的优点而避免二者的偏颇和缺点；拆毁一切不合卫生条件的、建筑得很坏的住宅和市街；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

女享有同等的财产继承权；
将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中。

自然，所有这一切措施不能一下子实行起来，但是它们将一个跟着一个实行。一旦向私有制发起猛烈进攻，无产阶级就被迫继续向前迈进，把全部资本、全部农业、全部工业、全部运输业和整个交换愈来愈多集中在国家手里。上述措施都是为了这一个目的。无产阶级的劳动将使国内生产力日益增长。最后，当全部资本、全部生产增长，人也改变了，旧社会各类关系最后形式才会消失。

第二章 社会党的建设

1851 年 12 月,路易 - 拿破仑·波拿巴发动了政变,社会党人尽管试图抵抗,但终被摧毁。逮捕左派议员引起巴黎市民筑起街垒,但旋即被骑兵冲毁。自 1848 年以后,工人手无寸铁,面对 8 万军队,又能奈何?

在卢瓦尔省南部,捍卫宪法和意图建立社会共和国的共和派农民被击退。

1860 年以后,岌岌可危的统治当局企图打开缺口。当局企图拉拢那些在普鲁东影响下的、已结社或成立互助组织的工人。1862 年,由雕刻工匠亨利 - 路易·托兰(1828—1897)率领的 200 名成员的代表团,由政府资助访问伦敦,这个代表团与职工协会以及来自欧洲各国的社会党建立联系。

1. 工人代表大会

1864 年,巴黎工人在《国民舆论报》发表了《60 人宣言》该文肯定阶级对立原则,但屏弃共产党的结论。“有人不厌其烦地嚷嚷:1789 年以后已经没有阶级,在法律面前,法国人人平等。但是,我们没有财产,只有双臂……我们在特别法、如结社法的控制下生活……我们总是无法上学……我们的孩子从小就得在工厂里又脏又伤风败俗的地方过日子……我们的妻子为糊口弃家去工

作，既违反人的本性又毁了家庭。为了和平地捍卫工资、避免失业，我们没有洽商的权利，我们认为平等只是写在法律条文上的，生活习俗中不存在，有待于在实际生活中兑现……平等的政治权利包含着平等的社会权利，我们的兄长资产者已在 1789 年获得解放，已干掉贵族和不合理的特权。对我们来说，问题不在于消灭中等阶级的正当享有的权利，而是获得同样的自由、信任和团结友爱，这就是我们的梦想……贫困并非天赐，我们也不要施舍，而是要正义。我们并不憎恶人类，而是要改变事物。”

这个宣言温和的色彩也并没有使人忘记在许多行业里的罢工。1864 年的法律承认结社和非暴力的罢工。

1863 年 7 月，应伦敦工联主义者的邀请，巴黎 5 名代表访问伦敦，以奠定超越国界的组织基础。

从 1864 年起，在一次公众集会上，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被接受，该协会的一个委员会起草章程。卡尔·马克思起了决定性作用，这是第一国际的开端。

1865 年 1 月，巴黎支部在巴黎成立。参加者均以个人名义，但是，所有怀有诚意者，即使不是工人，也被吸收参加。1867 年，巴黎青铜艺术品工人举行罢工，受到第一国际支持，并以胜利告终。该支部人数渐增。

1868 年，第二个支部代替第一个支部；其成员扩大斗争目标。第一支部组织机构受普鲁东观点影响：谴责罢工作为行动手段，带有非政治倾向，组织生产者之间的平等交往组织。

第二支部溶合了马克思、巴枯宁、普鲁东等人的思想。这种融合使人想起某些生产方式的集体。它制订了免费义务教育计划；有人提出妇女解放问题。这个支部参加了布鲁塞尔国际大会

(1868 年 9 月)，但它不赞成大会决议：集体占有土地、矿山、采石场，以及运输工具，一旦发生战争时实行全面罢工。

1869 年 9 月 25 名法国代表出席巴勒大会。代表中包括普鲁东分子、也有集产主义者。这次大会赞成将土地交付共同体。1869 年是以法国大部分工业中心扩大罢工为标志的。军队也介入了。在圣艾蒂安地区和阿韦龙省，发生了冲突事件。行业性协会不断增加并组成联合会。其中有些协会参加了第一国际，入会者总人数达 24.5 万，包括各种不同意见的派别：普鲁东分子、马克思主义者、布朗基分子、巴枯宁分子、反专制的共产主义者。1870 年，领导机构的成员被法庭提起诉讼，控告他们组织秘密会社，并判一年监禁。

1870 年，共和国在市府大厦宣布成立，1871 年的国民议会的大部分议席被拥护君主政体者占据。在 5 个月之内，巴黎一片沸腾。1870 年，布朗基夺取军营之举虽归于失败，然而并未能阻止红旗在波旁宫上空飘扬。示威者强行建立起义者政府^①。中央委员会成立了。“举起巴黎公社的义旗是经过自由讨论的契约条款的成果，这些条款将使阶级对立消亡，并将保证社会平等。我们要求劳动者的解放，（巴黎）公社的代表机构是获得解放的保证，因为它给予每个公民以保卫自己权利的手段，并以有效方式监督委任者的行为，以及决定逐步实行社会改革的办法。”

公社应立即进行自卫。如果公社的意图纯属于普鲁东式社会

国民卫队持有武器，并在贝尔维尔和蒙马特尔高地安置 227 门大炮。梯也尔派托马将军和勒孔特将军于 1871 年 3 月 18 日收复该地。由于战斗是冲击式和无详细部署，终于失败并造成骚乱。托马和勒孔特被枪决。巴黎公社成立。

主义的话——这一点在瓦尔兰^①的著作中可觉察到，那就说明社会变革行动将极为有限。

4月，公社制定了官员待遇的最高标准，使工人劳动与公职人员相等。同月，工会议会成立调查委员会统计无主企业名单，并以合作社性团体方式使之重新运转。

同时，公社取消宗教课，并确定免费的世俗义务教育制原则。人民最迫切的要求是：取消夜班，禁止罚款，禁止扣发工资和待遇，收回当铺抵押物，征用空闲住宅，商人、工匠、小业主的拖欠债务延期偿还，上述要求均得到满足。

镇压是残酷的：至少 2 万人被处决（凡尔赛分子死 1000 人），1.3 万人被判刑（流放阿尔及利亚和新喀里多尼亚）。

1871 年末，担任过巴黎公社代表的欧仁·鲍狄埃在他的《国际歌》中集中了第一国际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主题。这个“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留下了标志，左派的象征是红旗和《国际歌》。

1874 年，在国外起草的两个文件表明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生命力。第一个文件是第一国际成员保尔·布鲁斯签发的。他捍卫两个朴素的机构的存在和发展：公社和行会。这两个机构是“人民在将来实现其意志的唯一工具”。第二个文件是《公社社员宣言》，此宣言表达了在伦敦的布朗基分子的论点。这篇宣言很可能是爱德华·瓦扬起草的，号召在法国采取一致行动；要结束宗教影响，摧毁私有制和阶级压迫，从这种角度看：“公社不是别的，而是粉碎资产者的无产阶级专政工具。”

从这天开始，工人代表大会公开举行。1877 年，在加尔省举

行“世界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马克思主义者和巴枯宁分子互相对峙。1876年10月在巴黎，1878年1月在里昂都举行过大会。这些代表大会文件具有温和色彩。工人协会仍然是变革社会的方法。然而，如雕刻工人夏佩尔等人，仍捍卫集产主义观点，并谈论过“工人社会党”。

1878年，警方反对在巴黎召开国际工人大会。盖德分子拒绝屈服。他们被工团分子抛弃，自己组成组织委员会。盖德分子在伊西多尔·费南斯私人住宅里召开会议，警方中断了会议，并逮捕盖德和他的37名战友。

在轻罪法庭，在一次引起轰动的审判中，盖德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被判数月监禁，在1879年才恢复自由。在当时，他是法国革命运动最孚众望的战士。

盖德和他的被囚禁的伙伴发表了《法国工人宣言或法国社会党纲领》。

附 录
国 际 歌 欧仁·鲍狄埃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和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保卫劳动果实，
让思想冲破牢笼；
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
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国家和法律压迫穷人，
苛税把我们压弯了腰。
富人不承担任何义务，
穷人的权利是空话。
我们在控制下受尽痛苦，
平等需要法度维护。
没有无义务的权利，
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那些矿山和铁路大王，
穷奢极侈丑恶可恨。
他们难道别无所事，
专门盘剥老百姓！
创造的财富熔成金锭，

装进了盗贼的保险箱。
我们要让它物归原主，
人民要决意彻底追赃：

帝王们设法迷惑我们，
但我们要向他们宣战！
解散队伍，枪托朝天，
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
如果他们企图利用我们，
决不当炮灰为他们送命！
我们的子弹不会虚发，
掉转枪口对准将军！

我们是世界的创造者，
劳动的工农群众。
土地归劳动者所有，
那能容纳寄生虫。
我们的血汗不知流了多少，
要和强盗们战斗，
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
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因特纳雄耐尔，^①

就一定会实现。

2. 法国工人政党的诞生

1879年10月来自45个城市的代表，在马赛召开了名为“法国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第3届工人代表大会。集产主义的论点占上风：“为了人类集体的利益……要将土地、地下资源、机器、交通工具、房产、积累的资本归集体所有。”大会决定建立政党“法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联合会”。

1880年，矛盾开始显露，由于对“公社社员”的赦免，矛盾更加加深。朱尔·瓦莱斯和布朗基分子各自成一派，其他如阿尔马纳、布鲁斯、让-巴蒂斯特·克莱芒和若弗兰等参加盖德的党。

1880年，尽管无政府主义者于7月在巴黎搞了个中央联盟代表大会，朱尔·盖德与马克思、恩格斯在伦敦制定了最低纲领。同年11月，在勒阿弗尔召开的第4届社会主义工人大会通过盖德派纲领。孔芒特里是由社会党人市长领导的第一个市政府，但根据1881年立法选举规定，在马赛，联合会只有一人当选。

这次失败带来社会主义工人党联合会的第一次分裂。1881年11月，兰斯举行的第5次代表大会上，布鲁斯、克莱芒·马龙、若弗兰批评盖德分子纲领。他们把最近选举失败责任归之于这个纲领，并要求今后要在每个选区调整其纲领。1881年12月，在蒙特尔的部分选举中，盖德对手提出一个修正纲领。他们写道：

^①系“国际”一词音译，即第一国际的理想。——译者

“我们要抛弃至今实行的一切，一般说来，他们达不到任何目的；理想的目的要分成几个重要的阶段，而当务之急是在某种程度上实现我们的某些要求，并使之最后成为可能。”

在圣艾蒂安举行的第 5 次代表大会上，在布鲁斯对“马克思主义信徒”的猛烈攻击下，盖德派分子跑到罗阿讷并在那里建立“法国工人党”，而在布鲁斯和若弗兰周围的人还继续“法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联合会”的活动。

朱尔·盖德和他的朋友将马克思著作最有力的思想通俗地表达为：资本主义剥削机制和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生产资料集体化的必要性。这是纲领序言有力地确定的：由不同政党组成的生产阶级的集体同意。改变直到今天还是“欺骗工具”的全民投票为“解放工具”，这是这个行动的方法之一。

法国工人党与选举委员会不同，是个有组织的政党。1889年，它有一个常设的中央组织。在休会期间，全国委员会负责行政工作。该党由联合会组成。每一个党员有党证并定期交纳党费。在党的创建者盖德身边，还有马克思的女婿、被认为是理论家的保尔·拉法格。

这个党在 1899 年有党员 2000 人，1898 年约 1.6 万人，占法国社会主义者总数的一半。工人党大部分党员为产业工人。1882 年 9 月召开的圣艾蒂安代表大会，盖德派分子分裂出去，会议通过的是被称作“可能派”的温和纲领。“全人类的彻底解放是生产资料社会化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革命行动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作为达到此目的的手段，必需要在市镇、省里的公共权力机构中实现民主。

对布鲁斯分子来说，他们基本的行动的目的，更多地立足于“在省里取得胜利和取得成绩，而不是实行有利于资产阶级利益的有权威性的国有化”；“市镇的问题大半是社会问题。”布鲁斯分子要想把社会主义的市镇变成公司的垄断组织（照明、水、运输等），这些组织为公众服务，并由工人行会来管理。他们要建立省级实业以便为工人提供劳动就业，最后，还要建立省级粮食和医疗服务机构。

这种行动要通过合法和和平途径，争取选票是优先的行动手段。

让·阿尔马纳，让-巴·克莱芒，贝努瓦·马龙等强有力人物领导可能派运动。在亚眠、南锡、格勒诺布尔、昂热、雷恩等地共有百余个组织。1890年，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中产生分裂。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党保留了在市镇里的行动方针：“在短期内，由有组织的工人在法国全部市镇里掌握市级权力机构。”然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仍然是它的理论基点，全面罢工似乎是无产者的最有效武器之一。这个组织也不否认议会活动的好处，并可作为有用的宣传手段，全力进行经济斗争也是应优先采取的行动。确实，轮换主义分子不信任政客，要求人民通过直接立法以行使自己全部神圣权利。

阿尔马纳说，“盖德的社会党首先是个有组织纪律的组织；而我们是自愿的自由组织，是由信任而不是由服从集合起来的集体。”

阿尔马纳认为，工会活动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我们现在不断地重复、而且将来也不断地重复工会活动的重要性，直到所有劳动者理解为止：要想壮大自己，达到满足自己要求的目的，那办法只

有一个 即组织工会。”

反对穷兵黩武，也是阿尔马纳派著作和演讲中经常谈到的内容。常备军队是“伤风败俗、奴役和屠杀的训练所”，它难道不是掌握在人民敌人手中的可怖的工具吗？应以“人民军团”取代之。

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大门也是对吕西安·埃尔这样的知识分子敞开的，他从 1888 年起担任高等师范学校图书管理员。他对师范生的影响不可忽视，他指引他的学生莱昂·勃鲁姆走向社会主义，也曾在接近朱尔·费里^①的思想影响下使 1885 年当选为议员的让·饶勒斯于 1893 年置身于“独立社会主义者”中。

吕西安·埃尔是阿尔马纳派报纸《工人党》的编辑，他向读者阐述了国际社会主义的思想和介绍有关情况。

布朗基的朋友们创建了中央革命委员会。该派公认的领袖是爱德华·瓦扬，一位出生于 1840 年的工程师。

瓦扬是巴黎公社总委员会委员，在居住英国时结识了马克思及布朗基的朋友，签订停战协定后他回到巴黎。1884 年，他被拉舍兹神父区选民推选为市政委员。他任该职至 1898 年，是年当选为第 20 区议员。

瓦扬与如艾米尔·厄德的正统布朗基主义者相反，想调和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1898 年 7 月，革命中央委员会改名革命社会党。

运动的发展使工会与党根本分离。1895 年，在利摩日成立大会，布朗基分子创立总工会，并以工会代表身份出席大会。在该会章程第 1 条中指出：“参加总工会的成员，应置身于所有政治派别

^① 朱尔·费里 (Jules Ferry, 1832—1893)，法国政治家、教育家。——译者

之外。”

瓦扬写道：“我们要求无产者重组工会，在劳工联合会中建立中心机构，进行纯粹的经济行动，同时我们要求社会党的组织在经济行动外只搞政治行动。”

革命中央委员会和革命社会党同时依仗布朗基的巴贝夫主义和马克思的名声，自称是共产党人，反军国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

社会主义独立派要维护老百姓，反对官方当局、贵族阶级、教会（强烈的反世俗主义由此而出）、军队，以及资本等，这些都被认为是统治力量。

为了维护平民百姓和反对大阔佬，应该“动用国家的力量，首先在社会立法，然后在经济活动范围内进行干预，头等重要的是选举活动；以求获得多数，并利用多数对政府产生影响。”

在大多数情况下，独立派人士拒绝拘泥于某种社会主义潮流中。1880年，在公社社员的鼓动下，共和社会主义联盟已组成，“不管任何学派的社会主义者”，只要他们“希望通过自由达到社会正义的胜利”，都欢迎参加到该联盟。一年以后，该联盟不复存在。这些独立派人士包括朱尔·瓦莱斯，贝努瓦·马龙，让·饶勒斯。

社会主义学派的多样性，并未妨碍社会主义影响的进展。1885年的选举，在众议院中形成了工人党团。

在布朗基分子爱德华·瓦扬的影响下，1888年末，全国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在波尔多举行，大会决定在1889年2月举行游行示威和组织代表团，要求政府实行每天不超过8小时的工作制。

工人组织在各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在法国，工会和党派同时发展并相互竞争。在第一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后，8小时工作制提上日程。在1891年布鲁塞尔社会

党国际大会上，赋予 5 月 1 日作为每年一度的游行日的性质；“5 月 1 日国际性庆祝，既为 8 小时工作日的原则，也为劳动的规章，并确定无产者在全世界范围要维护各国的和平。”

对社会党人来说，1893 年 8 月的选举是一个胜利，1896 年的市镇选举也是如此。米勒朗在 1896 年中曾阐述改革派社会主义纲领的三项原则：“必须将社会所有制逐步取代资本主义所有制”；全民公决有杰出的价值，而“我们有雄心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迈步前进”；“以国际主义取代爱国主义乃是幻想”。

爱弥尔·左拉对待德雷弗斯案件的态度导致饶勒斯反对盖德分子。德雷弗斯错在是个资产阶级和当了军官，因而盖德分子对他毫无同情心。1898 年，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向劳动者发出号召：“我们不与文质彬彬的搞政治投机的资产阶级同流合污，也不以祖国的名义、司法权或其它词汇为某个参谋部上尉或陆军少校是否有罪而分裂，相互诽谤，不卷入与我们无关的争斗，……我们不应该站在埃斯特尔阿兹^①一边，也不站在德雷弗斯一边，而是站在阶级的党的立场上，我们只是为劳动的解放和人类的解放而斗争，……法国的劳动者，社会主义者们，应该全力地，也只能全力地对不是你们阶级和你们事业的一切事物开火！”

附 录

(1) 朱尔·盖德 (1845—1922)

1879 年，创办《平等日报》，在该报周围团结了一批“集产主义者”。在 1878 年的里昂代表大会上，其影响得到表现，尤其是在在

^① 埃斯特尔阿兹上校后来被证实是这件间谍案的真正罪犯。

1879 年的马赛代表大会上，他参预了创建第一个法国工人党。

他与诸如加布里埃尔·德维尔，保尔·拉法格等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有来往。他于 1880 年在伦敦与拉法格的岳父卡尔·马克思相识。

由于理论上的一丝不苟，导致他创建工人党，并于 1882 年在圣艾蒂安与保尔·布鲁斯分道扬镳。

他当选过鲁贝市的议员，并揭发反军国主义。1914 年，宣布支持民族保卫政策，并参加维维亚尼政府。他未出席图尔代表大会。

他是马克思主义的普及者，在学说问题上毫不妥协，但在政治实践上比较灵活。

(2) 盖德的纲领

政治：废除一切新闻法、集会法、结社法，特别是反对国际劳工联盟的法。

废除纪事册，它是“工人阶级的生死簿”，以及废除所有载有那些工人比别人低一等的法规条文；

取消宗教预算，将属于宗教团体的财产交还国家；取消公债；

取消常备军，实现全民武装；

共同掌管行政机构和警察。

经济纲领：

每周休息一天，法定禁止雇主在 7 天中让雇工劳动超过 6 天。成人劳动日每天减至 8 小时，在私人工场禁止使用 14 岁以下以及 14 岁至 18 岁的童工，每个劳动日减至 6 小时；工人行会对学徒实行保护性监督；

每年根据当地粮食价格，由工人统计委员会确定法定的工资最低价；

法定禁止雇主以低于法国工人的工资雇用外国工人；

男女工人同工同酬；

由国家和市镇代表社会负担所有儿童的科学和职业教育；

由社会负担老人和当作劳动力的残废人；

禁止老板插手工人互助互济基金的管理工作，等等。上述管理重新由工人单独管理；

由老板承担事故责任，并由雇主在工人金库中投入保证金以作保证，投入数目与雇用工人人数以及该产业担当的危险成比例；

工人干预工场的特殊规章；取消老板滥处罚金权利及以扣发工资等形式处罚工人；

废除转让国家财产的契约（银行、铁路、矿山等），所有国家的工场的经营管理应交付给该工场劳动的工人；

废除间接税，对收入超过 3000 法郎者，将其所有直接税改成累进税；

取消旁系继承权和一切超过 2 万法郎的遗产。

(3) 保尔·拉法格 1842—1911)

保尔·拉法格从事医学研究。他娶了马克思的一个女儿。他是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巴黎公社的成员。他和盖德同是法国工人党的创建人，他撰写了很多抨击文章（包括《偷懒的权利》）和著作。1910 年当选议员。1911 年，为避免“无情的老年”成为自己的和他人的负担，夫妇双双自杀。

(4) 让·阿尔马纳 (1843—1935)

让·阿尔马纳生于 1843 年，是一位真正的工人，巴黎排字工人。在第二帝国时被囚禁。由于参加巴黎公社的斗争，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在流放地直到 1879 年。

(5) 《法兰西的阶级斗争》

(恩格斯 1895 年序言摘录)

当俾斯麦不得不建立选举权作为唯一的手段，使人民群众对他的计划感到兴趣，我们的工人对此立即予以认真对待，并派奥古斯特·倍倍尔到第一帝国议会。从这天起，工人们使用选举权，并以多种方式来报偿选举权，并以此作为各国工人們的范例。

按照法国马克思主义纲领的话来说，他们将选举权变为骗术，直到如今，选举权仍是作为解放工具的。

如果普选没有给我们带来别的好处，而只是每 3 年一次得以选举自己要选的人，得以正常地证实选票的难以预料的上升，得以使工人们确信胜利，并使之成为宣传手段……如果这是从选举权得到的好处的话，这已经得到的够多的了，而且是足够的了。

但是，在选举中还可作更多的事情。在选举活动中，它给我们提供了手段，使我们能与人民群众接触，这是别的办法难以比拟的。人民群众离我们还很远，并迫使所有政党在全民面前维护他们的观点和行动，以对付我们的攻击。此外，这种选举为我们的代表在帝国议会中提供讲坛，在这个讲坛上，他们可以与他们在议会上的对手讲话，也可以与外面的群众讲话。

人们将会发现，作为资产者统治机构组织起来的国家机构，还可以提供新的诀窍，利用这些诀窍，工人阶级可以与这些机构本身进行斗争。人们参加各种议会的选举，市议会选举，劳资调解会议选举，人们可以和资产者争夺每一个职位，无产者只要占据某一部分就足以争得发言权。这样，资产者和政府就会像害怕非法行动一样害怕工人阶级合法行动，也像害怕造反一样害怕选举的成就。

因而，斗争的条件就会大为改变，过去那种一直延续到 1848 年的街垒式斗争，到处都是最后的解决办法，它已经过时了。如果条件改变，对阶级斗争来说，其条件也改变不少。搞突然袭击，少数有觉悟的人带领一大批没有觉悟的人革命，这种时代也已过去。问题是要完全改变社会组织，要群众起来干，他们已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全心全意地）参预革命。但是，为了使群众懂得要做什么，还要做长期的和必要的工作；这也正是我们要做的工作。

世界历史令人讥讽的进程使一切事物都颠七倒八。我们这些人 是“革命者”，也是“捣乱分子”与其通过非法手段和捣乱 我们更希望通过合法手段。

(6) 第二国际

第二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于 1889 年在巴黎举行。此次大会的组织者是法国社会党人，当时派别分裂，参加的有：朱尔·盖德的法国工人党；保尔·布鲁斯的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布朗基分子和瓦扬的中央革命委员会；拉维尼、多尔穆瓦的全国工会联合会；“独立派”。

布鲁斯的“可能派”拒绝参加组织委员会。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第二国际成立。

大会通过决议，决定 5 月 1 日为全世界示威日，有关条文中说：

“在确定的日期，组织一次大的国际性的游行示威，同时在全世界各国和各个城市，在同一天，劳动者催促当局将劳动日法定减少至 8 小时，并执行巴黎国际大会的其它决议。”

3. 社会主义团结在前进

1898 年 11 月，在阿尔马纳派的要求下，社会主义者协调常设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集合了所有社会主义组织。

在法国，瓦尔德克—卢梭于 1899 年组成了共和派联合政府，独立派社会党人米勒兰出任商业部长，曾经镇压过巴黎公社的加利费任国防部长。社会主义派议会党团由此哗然。饶勒斯赞成米勒兰任职，瓦扬则反对。

法国工人党、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它的派别组织——共产主义者联盟于 1899 年 7 月向法国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者发表宣言揭发妥协政策已取代革命政策：“我们是反对党，反对党就是站在反对党立场，只有处在敌对地位才能反对敌对阶级和他们不同的政治代表，只有处在敌对立场才能参加议会和其它选举议会。”

于是社会主义工人党联合会坚持召开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于 1899 年 10 月在巴黎雅皮体育馆举行。

大会宣称“阶级斗争不允许一个社会主义者进入资产阶级政府”。但是有一种妥协：存在一些特殊情况，使之允许去参加政府。此外“在目前有社会党人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现状下，不论是在法

国还是外国，党应该努力地在市镇、省、或国家取得地位，它要靠组织成阶级政党的无产阶级，靠自己的力量站住脚，并开始合法地、和平地从政治上剥夺资产阶级，最后通过革命来完成上述活动。”

雅皮大会通过几项措施：社会党包括 5 个全国性组织、自治联合会、工会、社会主义原则模式的合作社，年度大会也预定，各个组织代表组成总委员会。

1900 年 9 月 28 日，两种倾向严重对立。法国工人党代表离开大会。1901 年的里昂大会，该党未出席。在里昂代表大会上又有新的分裂，革命社会党（布朗基派）和共产主义联盟拒绝追随多数。两个大组织——盖德派和布朗基派没有遵照瓦格拉大会决议和里昂大会决议，于 1900 年组织“法兰西社会党”。盖德和瓦扬的朋友通过了基于以下原则的纲领：劳动者在国际上协调一致和行动一致，无产者组成政治和经济的组织——阶级政党，目的是夺取政权，实行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社会化，这就是说将资本主义社会改变成集产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

“作为革命党，因而，也就是和资产阶级国家对立的党，如果它的责任是争取能改善工人阶级斗争条件的一切改革的话，那末，在任何情况下，通过参加中央政权、通过预算投票，通过和资产阶级政党结盟，都不可能提供任何手段以延长敌对阶级的统治。”

其它一些组织，如独立派、布鲁斯派、阿尔马纳派，他们和饶勒斯一起组织了法国社会党，于 1902 年举行图尔代表大会，并制订了纲领，在宣言中指出社会主义“就是共和国本身，因为它是所有制和劳动体制下的共和国的扩展。社会党需要自由思想，它反对一切宗教。一切教条，自由思想无限的权利和公共教育体制只能建立在科学和理智的基础上。”

纲领表述的改革摆脱了“全部要或全部抛弃”政策，它基本上是布鲁斯派和阿尔马纳派所主张的改革。

1904年，第二国际在阿姆斯特丹举行大会，会上，大会书记范德维尔德督促法国社会党人实行统一，他说：“我们已经看见普列汉诺夫和片山潜（日本社会党领袖）彼此伸出手来。饶勒斯和盖德还要像俄国和日本那样打仗、兄弟残杀吗？”他的发言以这样紧迫的号召结束：“盖德同志，饶勒斯同志，我恳求你们，以国际社会主义的和平思想的名义，你们握手吧！”

附 录

(1) 爱德华·伯恩斯坦 1850—1932)

第一个“修正主义者”

1881年，在奥古斯特·倍倍尔主持下的社会党复兴后6个月，爱德华·伯恩斯坦，由于他与弗·恩格斯有长期的友谊，被任命为社会民主党周刊《社会民主》负责人。

伯恩斯坦为马克思理论获得胜利作出过巨大贡献。

1890年，德国右派在选举中被击败。领导阶级的部分人支持改革。社会党也像工会和合作社一样得到发展。

伯恩斯坦开始提出问题：“在暴力革命后，或者在无产阶级专政后，能对资本主义的崩溃寄予什么希望？现在的方针使健康的改革方针危险地转向。”

由于对恩格斯的尊重和对党的爱，伯恩斯坦没有明确地提出他的想法。恩格斯死于1895年8月，伯恩斯坦是遗嘱执行人。1896年，他开始发表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文章。

1898年10月，倍倍尔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读到一封伯恩斯坦

坦的信，信中详尽地阐述了他的论点。罗莎·卢森堡、克拉拉·什特金进行了辩驳，尔后考茨基是主要的反驳者。有动议要求他更完整地阐述他的思想，以便在下次会议上讨论和判断。因此，他的书《社会主义前提》，以及以《马克思主义和他的批评者伯恩斯坦》为书名的考茨基的回答，这两本书都在 1899 年出版。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上，以后在其它社会党里，有关修正主义的争吵造成无休止的论争。

《社会主义前提》(摘要)

“有人认为我已不相信无产者有朝一日能获得政治和经济权力。

我仅是简单地否认资产阶级社会即将崩溃，我说社会民主主义的策略不应该建立在希望中的即将崩溃上。

经济状况的恶化。没有像《宣言》中预示的那样。掩盖事实是没有用的，也是荒谬的。有产者的数目在增加，没有减少。社会财富在成倍增加，也没有集中在几个巨头手中，而理论上却希望巨头越来越少。如果中等阶级发展，这些巨头也不会因此消失。

在政治领域，我们看到由于民主制度的进步，资产阶级的特权逐渐消失，而由于民主的力量，工人运动日益的压力终将抵制资本主义剥削。

这种活动，虽然目前还游移不定或正在摸索中，终将获得普遍成效。劳动的立法化，市镇管理的民主化，公社权力的扩展，对工会和合作社合法障碍的消除，在国家要控制工会时对工人组织的关心，诸如上述事实将决定我们经历的社会发展阶段。

现代国家机构在实行民主化的同时，政治上可能发生或必然会发生的灾难就会少得多。但是，无产阶级取得权力难道不可避

免地要通过政治灾难？而工人阶级垄断一切权力机构，反过来对付全体非无产者又意味着什么？

对那些赞成这个问题的人，我想提及两件事，1872年，在为《共产党宣言》新版作序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及巴黎公社时指出‘工人阶级不能满足于掌握国家机器，并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895年，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序言中，确认搞政变的时代已经过去，革命不再是由少数有觉悟的人来领导，而由一些未觉悟的群众推动。

我并不认为人们可以不分阶段。在这个意义上，我写了这句话并经常引用：‘运动就是一切，而人们通常所说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通常’这个词可能会使诽谤者头脑清醒；我并不是对社会主义原则不感兴趣，而是对未来社会的假设不感兴趣。

要取得政治权力，就应该得到政治权利。当前最迫切的策略问题是如何扩大德国工人的政治经济权利。如果人们对此不作出回答，那其它一切均是空谈。”

(2) 走向社会主义联合

1904年的阿姆斯特丹国际会议促使法国社会党人实现团结。在饶勒斯与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倍倍尔讨论后，大会谴责了“修正主义倾向企图改变建立在阶级斗争基础上的久经考验和胜利的策略。”但是大会要求饶勒斯和盖德联合，倍倍尔、考茨基、范德维尔德提出了联合的动议：“就像只有一个无产阶级一样，也应该只有一个社会主义政党。

.....

凡是宣称是社会主义的所有派别和组织、所有的党员，都应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在国际大会制订的原则基础上全力实现社会主义团结，那些继续搞分裂的人，应对其灾难性后果负责。”

从本年度开始，法兰西社会党宣称准备实现统一，并建议建立一个包括革命社会党（阿尔马纳派）、法国社会党（白里安、饶勒斯·龙格）和其它自治联合会的统一委员会。

1905年4月23日，在巴黎斯特拉斯堡街地球厅召开了“法国社会主义力量”统一大会。这就诞生了新的社会党：统一社会党为了表示接受阿姆斯特丹决议，用 SFIO 的简略词（工人国际法国支部）。革命流派和改良主义流派找到了中间道路。

“社会党是阶级的政党，其目的是实行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社会化、也就是说，要将资本主义社会改变为集产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而作为手段，它也是无产者的政治和经济组织。社会党不是改良主义的政党，在通过其目标、理想，以及所用的手段，在追求实现工人阶级眼前的改革时，它还是阶级斗争和革命的政党。”

“面对资产阶级政治派别，当选的议员组成一个集团。社会主义议会党团应拒绝政府关于保证资产阶级统治的手段，因而，也应拒绝军事拨款，征服殖民地拨款，秘密基金和整个预算。”

“即使在特殊情况下，议会议员也不应不得到党的同意来代表党。社会主义党团应全力保卫和扩大政治自由和劳动者权利，追求和实现旨在改善工人阶级生活和斗争条件的改革。”

“议员也应像其他当选的人员，在全国的行动、在无产者组织的全面宣传、在社会主义目标等方面，都应该听从党来安排。”新党约有 3.5 万成员并有一个直到 1945 年才稍有变化的组织机构（参阅第七章《缔造者》的条文）。在章程中指出，此机构包含常设社会

研究集团和政治行动集团，每个市镇组织一个支部。在省里的支部由联合委员会管理。每一个党员应接受年度卡，每月交纳会费，并以印花作为交换。

每年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代表由各联合会代表大会选出，其代表按各联合会成员数字按比例选出。在全国大会闭会期间，全国委员会管理党。作为领导机构，此委员会包括联合会代表，议会社会主义党团的集体代表团，常设管理委员会由全国大会选出，行使或执行大会和全国大会的决议，组织宣传，准备每年提交全国大会的报告，在必要时召开全国特别代表大会。

从 1906 年至 1914 年 朱尔·盖德、让·饶勒斯、爱德华·瓦扬是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三巨头，而饶勒斯是占主导地位的。

第三章 让·饶勒斯的党

一个社会主义的党居然以一个人的名字而得以承认，这确实是反常的。然而，在本世纪初，由于让·饶勒斯特殊的人品和感召力，情况确实如此。

托洛茨基写道：“他具有令人肃然起敬的气魄，一种如一泻千里似的瀑布似的力量，同时又温柔可亲，有高度文化教养。他气盖山河，而自己却从来不厌其烦，循循善诱。”

他是一位人道主义者，他的社会主义是与集产主义相对立的。他说：“我们不愿意将人们关在狭小的房间里，并通过权力来将他们编号。我们没有受那种理想，即令人厌烦和窒息的规章所规定的理想所诱惑。我们的精神是自由的，我们对外来强加于我们的束缚感到不耐烦……如果在我们梦寐以求的社会秩序中，我们不能马上遇上充分的和生气蓬勃的自由，那我们就会退步到当今这种混乱、极不公正、充满压迫的社会了……。”

如果说，饶勒斯将他在 1904 年创建的报纸取名为《人道报》，那是因为，对他来说，社会主义并不是无产者阶级斗争的理论上的表达方式，在他心目中，这是为权利、自由和人道服务的一种理论力量。

1917 年 列夫·托洛茨基曾写道：“在无产者之上，他给就本义的人道主义思想保留很大的位子，在法国一般的演讲者看来，人道主义不是一句空话，在这种思想里，含有真诚的，行动上可以达到

的理想主义成分。”

作为社会主义者和爱国者，饶勒斯对军事问题十分重视。1910年，他发表了《新式军队》一文，文章维护了武装的国家的论点。

在这篇文章的结论中，通过“法律的建议”，提出了军队的理想组织的思想。

1. 为和平而斗争

1913年，饶勒斯在议会上号召，以“大规模的抵抗”、动员“国家的全部有生力量”反对“大规模入侵”。

应该“设有军事教育，它是民族的命脉，军队不应立足于驻扎在军营，而是应该立足于民族本身，并经常受教育和训练。”

1914年的选举表明了饶勒斯观点的成功。党员人数从1905年的3.5万人增至9.3万人。他的逝世动摇了他的反战观点。

“为了保卫文明遗产，为了保卫历史遗留给我们的宝贵意识形态，我们应奋起斗争，赶走侵略者。我们与恶势力艰苦奋斗所得来的那些自由决不能失去。我们的愿望是增加人民的权利，扩大自由的领域。由于抱着这种愿望，我们在动员令发出时喊出了‘到’。”

1914年8月4日，法国总工会书记莱昂·儒奥在饶勒斯墓旁说了上述一番话。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在对待战争问题上发生分裂。盖德分子认为战争和军事化皆源于资本主义，反战则必须打倒资本主义。

埃尔维派跟随历史学学士居斯塔夫·埃尔维，埃尔维由于反军

国主义见解被解职。

在社会战争方面，这个派别认为罢工和起义是对任何宣战的唯一回答。

处在盖德派和埃尔维派之间的那些人是饶勒斯和瓦扬的朋友。确实，资本主义带来战争，但是，无产阶级的行动是转移这种风暴。怎么办？那就要通过团结在第二国际的各个社会党协调行动来实行。

从 1905 年至 1914 年，国际的 3 次代表大会欲排除冲突的威胁。

1907 年 8 月在斯图加特，饶勒斯要求“在反对好战的资本主义时协调一致。资本主义的实质是制造战争。这是战争的铁的规律，但是社会主义能制止它。”

1910 年的哥本哈根大会向各国支部提交了瓦扬—基尔—哈迪动议，该动议主张在运输、矿山和军火工业中实行全面罢工以使动员工作瘫痪。

1912 年，在巴尔干危机中，巴勒代表大会在国际歌声中，在插满红旗的巴勒大教堂召开。

饶勒斯发表著名演讲：“我号召活着的人们，为反对出现在地平线的魔鬼而起来自卫。我要为那些朝东方躺着的无数死者鸣不平，他们散发的臭气已传到我们这里。”

巴勒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动议，认为为了对付国际危机，主张采取具体措施：反对奥匈（帝国）攻击塞尔维亚，建立巴尔干联合体，号召法国、德国、英国的社会党人要求各自的政府保持中立。“让

各国政府明白，在欧洲当前状况和工人阶级思想的支配下，如果各国政府挑起战争，对他们自己不可能没有危险。”

直到预定在 1914 年 8 月召开的维也纳国际大会，法国社会党人一直从事和平主义活动。

1914 年 7 月中旬，社会党特别代表大会在巴黎召开，对一旦战争发生时，社会党人应采取态度表示意见。大会通过饶勒斯所捍卫的条文，此项条文为全面罢工起鼓吹作用，但不是鼓吹起义：“代表大会认为，在所有用于防止和阻止战争以及强使各国政府求助于仲裁的手段中，代表大会认为最有效的办法是在有关国家，同时组织国际性规模的工人罢工，并且用各种方式推动民众活动及风潮。”

7 月 29 日 盖德、瓦扬、桑巴、让·龙格在布鲁塞尔会见欧洲其它社会党领导人；第二国际领导局号召各国无产者“加强反战示威活动”。7 月 30 日，法国领导人会见法国总工会领导人，达成关于在 8 月 2 日星期天组织共同示威活动，但不发出全面罢工令，因为法国政府不愿承担加剧形势的责任。

7 月 31 日，饶勒斯被暗杀。政府害怕由此引起反抗……政府参加了社会党人的丧礼。8 月 4 日，在饶勒斯的葬礼上，儒奥代表工人界支持为战争所作的努力。在这些条件下，社会党人参加神圣联合政府（盖德任国务部长，桑巴任公共工程部长，年轻的莱昂·勃鲁姆也在该部任职，阿尔贝·托马斯任劳动部长……），直至 1917 年的克雷孟梭内阁。

1915 年，11 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齐美瓦尔德（瑞士）的会见。在这次社会党国际会议上，列宁参加了会议，并企图建立第三国际。法国两位工会干部：金属工人联合会书记阿尔方斯·梅莱姆，

桶业联合会书记阿尔贝·布尔东与他们的德国同事签订一项动议，揭发神圣同盟是：“在一切国家里，是由资本主义制度下唯利是图的人所组成的，这就使它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齐美瓦尔德会议与会者通过了由托洛茨基起草的宣言，宣言要求实行不带附带条件和赔偿的和平，在交战国的各党间建立联络委员会。

尽管有反对派，1915年社会党巴黎会议通过了支持处于战争中的国家所作努力的决议。党内有三股反对派；多数派将阶级斗争打上引号，少数派揭发帝国主义战争，齐美瓦尔德派站在征服战争的敌对立场，也反对阶级合作。

1916年间，派别区分愈加明显。4月25日至30日，在基昂塔尔的国际会议上，会议宣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持久和平是幻想，因此，工人应该拒绝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和民族社会主义的想入非非的建议。为持久和平而斗争就是要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无产者要求立即停战，并掀起强大行动，其目的是推翻资本主义统治。”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汇合了不同的社会主义潮流：沙皇专制体制的垮台和接受自由思想的临时政府的建立受到充分重视。

在第二国际无法为冲突找到出路之际，社会主义运动愈来愈倾向于俄国，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用起义夺取政权，列宁和托洛茨基成功地建立第一个“无产者国家”，由此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前景。因此，在1918年的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吕德维克·奥斯卡·弗罗萨尔担任书记，马赛尔·加香担任《人道报》社长。从此，国家政治赌注就这个问题而言便结束了。面对深深铭刻着反动和民族主义的多数派集团，社会党人也因对听命于布尔什维克模式的集团的态度不同而分裂了。

冲突的结果使劳动者能提出自己的要求。1919年，社会党有

党员 9.8 万人，其中 3/4 是当年参加的。

1919 年举行立法选举，莱昂·布朗为此起草选举纲领。在序言中，他肯定了党的革命性质和目标：政治改革和经济复兴。当前的社会改革和建立一个国家联盟都提上议事日程。

附 录

(1) 新军(1910 年)

(让·饶勒斯)

第 1 条：所有 20 岁至 45 岁健康公民都要促进国防。20 岁至 34 岁者为现役组成部分。34 岁至 40 岁为预备役，40 岁至 45 岁为本土保卫军。

第 2 条：就地征集兵员；居民按其居住地区派往基层单位。

第 3 条：现役军人教育分 3 个部分：成人和儿童的预备教育，新兵学校，定期集训队。

第 4 条：10 岁至 20 岁的儿童和青年接受预备教育。这种教育并非军事操练的提前培训，而首先是通过体育的健康教育。

第 5 条：年满 21 周岁的青年人应到附近军营的新兵学校，接受 6 个月的军人操练训练……在受训年限内，此种服役进行一次或两次。

第 6 条：在应该服役的 13 年期间，应召训练或操练应为 8 次，每次 10 天，大部队演习为 21 天……军士在家里保存军装。他将对此负经济责任。

(2) 让·饶勒斯(1859—1914)

生于卡斯特尔。他无名利奢望，准备从事邮政工作。一位督

学使他继续学业。他以第一名成绩考入高等师范学校。在学衔考试时仅次于亨利·伯格森，名列第三，在阿尔比市任哲学教员。之后，他在图卢兹学院讲课。

如果说饶勒斯是由高等师范图书馆员吕西安·埃尔一夜之间使他“皈依”社会主义是夸大其词，那么他从共和主义者发展到社会主义者标志着困难的新生，1889年，通过研究“德国社会主义起源”，他成为了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者。

在卡斯特尔当选为“共和派”议员后，饶勒斯开始关心社会问题。

1886年，他参加矿工代表大会。

1892年，在一次罢工中，饶勒斯与朱尔·盖德会面。1893年，与卡尔莫森社会主义共和派人士进行接触，接受当候选人，同意盖德的法国工人党纲领。1893年8月的普选中，当选后并被确认委任，饶勒斯由此步入社会主义道路。

从1894年开始，他建议实行矿山国有化法。

1894年，在8月1日爆发的卡尔莫玻璃工人罢工中，饶勒斯进行了一次重大斗争。省长支持这位“突击队队长”。

1898年，爆发了德雷弗斯案件（1894年已被判刑）。

发表在《晨报》上的左拉致共和国总统的著名公开信又挑起争论。

社会党议会团同意盖德派的、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支持的论点，据此论点，德雷弗斯案件涉及资产者。

饶勒斯尽管参加社会党议会团，仍不遗余力为主持正义而努力，他在议会质问政府。

由于这次介入使他付出了失去议席的代价。

同年，为了成立单一的社会主义组织，他提出了全面的代表大会的思想。

1904 年 他为成立《人道报》作出贡献。

他主持了维护团结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1905 年，为了获得综合效果，饶勒斯为集合社会主义各派作了决定性努力。

从此时起，饶勒斯的生活分三个方面：社会党生活（每年一次代表大会）；议会生活和发展理论的知识分子生活。

从 1905 年起，饶勒斯是社会党无可争辩的领袖。

1908 年，饶勒斯提出的图卢兹动议只差一票获全体通过。此动议确定了延续至 1914 年的社会党路线。

从 1912 年至逝世，他的精力用于制止欧洲战争威胁。

1914 年 7 月 31 日，他与《人道报》合作者在国会咖啡馆被刺身亡。

凶手拉乌尔·维兰于 1919 年被宣告无罪。

(3) 社会党宣言 (1914 年 4 月)

“社会党号召你们投票，它要求你们和它一起确认全部社会正义的必要性。

在日益强大、并将其集中方法扩展到各个领域的日益强烈的资本主义的反对下；

在所谓的民主派软弱无能、犹豫不决面前，这些人没有能力进行果断有力的改革行动；

在伪善的反动派的暧昧立场和可疑态度面前，他们想把我国拖入包含危险的冒险政策，无论国内国外均是如此；

在不相信知识，贬低个性面前，是谁和你们一起没有感到进行必要社会改革的迫切性？

社会党人用取得政权的办法以实现使社会新生的变革，并请你们参加这种变革，用社会所有制取代资本主义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是一切不公正和贫困的首要的最根本原因。

在这种思想指引下，坚定地从事这番事业，我们要求你们来和我们一起从事解放人类的社会主义！

但是，我们不仅是变革的党，我们在希望给劳动世界带来更猛烈的战斗的可能性和为劳动世界准备它所承担更伟大的社会改造事业同时，我们要取得、争取与当今制度相容的社会和政治改革的最高效果。

通过有规律的两年一次回归军营，以民兵逐步取代卫戍军；
和平对外政策，通过法德和解，建立紧密的联盟体系；
通过比例代表制和修改宪法，建立民主组织；
通过有监督的申报，征收收入和资本税，实行财政司法制；
对老人、残疾人、病人、失业人员实行全面的社会保险；
对所有人员、包括官员在内，实行组织工会自由；

为了更好地进行改革和实行社会的全部变革这双重努力，社会党应该与劳动者紧密团结。工厂工人、农民、商人，手工业者，一切在当今社会受经济无政府主义和道德乖戾之苦的有正直良心的人们。我们还要向那些明显看到威胁人类危险的人们发出呼吁，一些人的福利、自由、幸福不应该造成另外一些人的贫困！

常设行政委员会
议会社会党集团

2. 第二国际和分裂

选举失败促使许多社会党人得出改良主义纲领限度内的结论。1920年2月斯特拉斯堡代表大会投票赞成抛弃第二国际。立即参加第三国际被排斥，仅仅是决定进行谈判。这时的社会党历史，社会党是由一些“重建派”担负领导责任，这些人希望在新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运动。

马纳特和洛里奥等法国总工会少数派认为，目前已到“资本主义为其罪恶付出代价”的时刻。办法是：“革命起义”。铁路工人支持这个计划。罢工发生了。但是失败了。

在图尔会议之前，“重建派”主张归并于第三国际。瓦扬—古久里、弗罗萨尔和加香等人，在遵循国际指示的同时，抛弃了那些不停宣扬神圣同盟业绩的诸如 A. 托马、P. 勒诺代尔等人，而那些跟随莱昂·勃鲁姆的人仍忠于饶勒斯。

这些反对者成立社会主义抵制委员会，反对参加第三国际。

“赞成……但是”代表者是龙格的信徒，龙格是马克思的女婿。

第三国际领袖季诺维也夫电报电文中指责龙格、保尔·富尔以及他们的朋友有“改良主义思想及狡诈和吹毛求疵的外交风格，”他们冒犯了与会者，特别是“赞成……但是”派。此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要求大会：“亲爱的同志们，我们深信，有觉悟的大部分法国工人不会同意改良主义者的令人毁灭的妥协，他们最终会在图尔建立真正的、单一的和强大的、从改良主义者和半改良主义者摆脱出来的共产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庆贺你们的代表大会并祝它获得成功。”

莱昂·勃鲁姆竭力表明，“集中制与作为自由的党、全体工人阶级的党的社会党是对立的，集中制将每一个组织从属于高一级的、最高的是所有人都应该服从的领导委员会，它就像从上到下、等级分明的、直到每一个党员、每一个支部的军事指挥部。”莱昂·勃鲁姆相信，在短期内，工会将听命于党。

从那时候起，莱昂·勃鲁姆断定：“我们确信，从内心深处确信，你们如果要外出闯一闯，得有人看好老家。”

1920年12月30日，破裂成定局。当共产党代表大会举行时，社会党另择地开会。

图尔会议后，社会党只剩5万人，共产党为13万人。只有15个联合会中多数派属社会党。

附录：参加共产国际的 21 项条件

1. 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应具有共产主义性质，同时针对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者；
2. 在工人运动中，在负责岗位中，即使是在有经验的战士中，要清除改良主义者，要代之以共产党员，甚至要将这些人清除出去。
3. 合法行动处处都与不合法行动相配合；
4. 在军队内开展共产主义宣传；
5. 工人共产党员在乡村开展宣传鼓动工作；
6. 同时揭发社会爱国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
7. 与改良主义完全和彻底地决裂；
8. 不仅是口头上、而是在事实上支持殖民地一切解放运动；
9. 在工会中，培养从属于整个党的共产党员核心；
10. 反对阿姆斯特丹“黄色”工会国际；

11. 清除议会派别；
12. “用接近于军事纪律的铁的纪律”建立“民主集中制”，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建立共产党；
13. 在合法的共产党内定期清洗小资产阶级分子；
14. 无保留地支持苏联对反革命的斗争；
15. 适应各国特殊条件下，建立共产主义新纲领；
16. 承认共产国际作为“唯一的世界性的党”的决议必须遵守的性质；
17. 以共产党的称呼代替社会党；
18. 在共产党所有的机关刊物刊登共产国际执行局散发的文件；
19. 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后 4 个月召开一次代表大会讨论加入条件；
20. 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时要考虑到 2/3 的委员应该以前就是共产党员；
21. 那些不接受加入条件者开除出党。

最后，还有第 22 条是保密，要求未来入会者要交待是否共济会成员。

3. 社会党的重建

饶勒斯创办的《人道报》和财务均移交共产党。保尔·富尔、莱昂·勃鲁姆为了重组社会党，还得到议会党团大部分忠于社会党者

这就对加入第三国际和共产党的许多成员提出信仰问题。然而，黑海海员起义英雄安德列·马蒂不管第 22 条要求，仍留在共济会内。

和大部分地方议员的支持。此外，对共产主义感到失望者，如弗罗萨尔，拉布罗斯，朱利安等也参加了进来。1921年8月，社会党国际法国支部追回53000个党员，代表大会也明确其目标：“社会主义不仅意味着满足实际人权和人类的物质需要……它不仅代表历史的需要，也是理性的紧迫需要，既然只有它能够满足正义、博爱的理想，这种理想铭刻在‘全体人类的心中。’”

1922年，全国大会确认社会党国际法国支部仍是“阶级斗争的党和反对党，并对任何不承认劳动世界彻底解放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进行坚决斗争。”这种斗争伴随着逐步的改革，就像莱昂·勃鲁姆说的那样：“就社会主义而言，暴力或武力是最高级的手段，但应该谨慎使用和限制使用。”

1922年，制订了一个改造法国社会结构的宏伟纲领。有利于小纳税人的财政改革思想和大企业国有化，免费和单一教育思想都在纲领中占有一定地位。

在议会范围内，社会党国际法国支部想要获得尽可能多的改革。亚历山大·米勒兰关于社会保险的建议尽管因投保人的负担较重而显得不够完美，但还是部分地符合劳动者的愿望。

1924年的立法选举对“国民集团”来说取得很大成功，激进派、激进左派和社会党团结一致。说团结有些勉强，因为选举法还在实行，这项法导致1919年左派的失败。

开始时，政党联盟向选民只提供了共同纲领。每个党都保持自治。激进左派，由于与社会党国际法国支部结盟心惊胆战，宣称依附于经济自由放任主义。激进派维护小生产所有制，社会党人鼓吹向资本抽税并提及可能实行的国有化。

尽管爱德华·赫里欧提出建议，莱昂·勃鲁姆仍忠于社会党

际阿姆斯特丹会议作出的决议，决议屏弃参加资产阶级政府。

莱昂·勃鲁姆对行使权力和取得权力作了区分：“在取得权力方面，我不是合法主义者；但是，我要直截了当地宣布，在行使权力方面，我是合法主义者。”像大部分社会党人那样，勃鲁姆不相信革命的必要性，也不信无产者强加的专政。但是，他并不排除革命的假设，而无产者的活动也不受“任何一种合法性”所限制。

由于没有参加政府，在 1924 年，社会党国际法国支部实行的是“不参加而支持”的政策。

随着雷蒙·普恩加莱的上台，政党联盟的实验^①于 1926 年结束。“温和派”执政 6 年。社会党人又处于反对派地位。1928 年的立法选举使社会党国际法国支部确定为左翼的最大力量。

1932 年，在巴黎举行的代表大会上，社会党人通过了由樊尚·奥里奥尔准备的文件，文件确定了应由政府采取的措施以便社会党人能参加政府：减少军费开支；禁止武器交易；不损害工资的预算平衡；控制银行；建立小麦和肥料管理局，铁路收归国有……1930 年 12 月，马塞尔·代阿在莱昂·勃鲁姆支持下，成为议会集团书记，出版了《社会党的前途》一书。

这本书宣扬团结，尽管由于这种分析引起了社会党内部的激烈批评，代阿的地位由于在巴黎 20 区选举获得的胜利而加强，他击败了过去战胜过莱昂·勃鲁姆的雅克·杜克洛。

附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图尔（会议）的分裂在法国左派之间造成裂痕，但在思想方面

^① 1924 年选举结果，左翼联盟包括社会党、赫里欧的社会激进党、激进左派。共产党与联盟是对立的。

并没有完全分离。

对两个政治组织，人们可以举出 5 个论点是共同的。

1 党的组织的观念：

它不像右翼党派是选举组织，而是建立一个能执行唯意志主义政策的工具；

2. 国家的重要性：

社会主义也像共产主义将国家作为社会变革的对象和因素。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曾与绝对自由传统相联系，并强调苏维埃的社会主义。俄国的内战使国家的衰亡拖延到“无限期”。

即使在与马克思主义决裂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以下观点上与瑞典和英国的观念相通，将国家看作起决定性的因素。由于国家的这种作用，在模式中采用“福利国家”这种模式。

3. 共同的理论参考：

即使非常通俗化的马克思主义参考书也混杂着受拉萨尔影响的国家干涉主义，这类书籍在社会主义历史上留下痕迹。

呈现在社会党面前的参考书，对共产党来说也有很明显的作用；

对奠基性的作品的确认也影响到组织方面：

与正文相关的注解对力量关系起作用，这种力量关系在党内的权力、机构内部起作用。

从这个观点出发，从本世纪初开始的社会主义、从考茨基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直至共产主义运动或当代社会主义，其动力是同样的。每一种政治赌注，其剧情发展是类似的。“正统”的中心依靠“革命的”左翼以消除修正主义者。之后，摆的

运动又与打引号的左派开始。

4. 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协会：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强调技术进步和社会进步的关系，社会进步对社会民主来说是信仰的行为；

5. 民族主义的趋向：

社会党和共产党都是从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国际主义过渡到如今考虑民族的事实，并将它作为基本因素。

从此观点出发，只要比较一下导致 1905 年德国的统一大会的第二国际的建议和那个加诸于 1920 年图尔代表大会的用来评价所走过道路的第三国际的建议就足以说明。确实，这就是执行引起分裂的 21 项条件的指令。

4. “新社会党人”

1933 年的互助会代表大会上，“新社会党人”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他们的概念：“由于通货膨胀的重压，由于资本主义发展本身的压迫，中等阶级痛苦不堪。他们之所以起重要作用，不仅是因为其成员的个人价值，也是因为其组成成员的社会作用，这是应该纪录的历史事实；今天，革命的因素存在于中等阶级。这种因素，你们到处可以找到；你们可以在德国找到，而在法国早就存在了。”

波尔多市市长、吉伦特省议员阿德里昂·马尔凯认为，19 世纪遗留下来的社会主义今天已过时。他说：“秩序，权力和民族，这些是复兴的柱石。”“19 世纪时，人们曾想到建立在平等和正义基础上的组织，我们的理论家和宣传鼓动家信奉建立在这种感情基础

上的国际关系。按他们所说，国家应该会繁荣昌盛，人类会和谐平和。但是现在怎样，各国面目是否焕然一新？……这些国家的人民，这些国家本身，在当今状况下，应该走向何方。因此，问题是我們能否达到那个能实现 20 世纪理想的阶段，每个国家在内部组成强大的权力，取代日暮途穷的资产阶级。”

当马尔凯发言时，莱昂·勃鲁姆打断了他的话并狂呼：“真是胡说八道！”

代阿分析了法西斯主义飞速发展的原因。“如果法西斯主义只不过是為银行家和工业家利益效劳的雇佣的运动，那末在意大利、在德国，它在人民的惊惶不安中本来决不会有活力，也不会发展一种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法西斯主义引起的理想的运动。事实上，人们看见中等阶级在为解放的努力中，吹嘘重建国家和维护民族。也正因为如此，法西斯思想很快地在资产阶级身边团结了一些惊惶失措的人们，而且，也团结了一部分无产者。”

代阿的话受到大会的欢迎，他屏弃“行使权力和取得权力的区分”。莱昂·勃鲁姆对代阿的观点作出反应，并宣称：“过去有一个时候我曾想过，假如这不是一个专制独裁的全国性的新会性的党的纲领……社会党的宣传不是权力的宣传，甚至也不是你所想的那种秩序的宣传……饶勒斯的综合设想，是阶级行动的设想，是民主的设想，人们在这个时候会向你介绍专制的国家社会主义，在这种社会主义中，既没有民主的行动，也没有有组织的阶级的特有的行动。”

1933 年 8 月，与“新派”的分裂突然产生。他们在 11 月被开除。之后几个联合会跟着离开，还有一些新社会主义派信徒、与不参加派相对立的议员也离开社会党。被开除的人另立新党：法兰

西社会党。为了建设新的社会秩序，差不多有 20 万新党成员要与中等阶级、工人们和农民们结成联盟。蒙塔尼翁写道：“新社会主义不满足于学习历史，他们要写自己的历史。他们有创建者的灵魂。他们要建造。首先，他们是实际家。”

尽管“新派”得到技术界和儒奥的法国总工会内部的同情，他们有时也利用法国总工会的《人民日报》，他们并没有在工人群众中扎下根，也没有保持团结。

1933 年 11 月，在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受计划经济派影响的皮埃尔·布鲁索莱特，乔治·勒弗兰克，吕西安·罗拉等开始接近。这次代表大会突出的标志是莱昂·勃鲁姆和他的朋友对计划经济派论点的进攻，这个派的影响日益扩大。安德烈·菲利普，朱尔·莫克等对该新流派的推动力不能无动于衷。但是，代表大会压倒多数成员谴责计划经济派。

1934 年，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由于分裂成对立的派别，再加上开除或离党，党员人数降到 11 万人。

在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支持下，达拉第政府组成，加之该政府首先采取的一些措施，使得要夺取波旁宫的“右翼盟员”作出反应。1934 年 2 月 6 日的骚乱之夜是杀人之夜，它使共和国置于险境。

左翼政党作出反应，于 2 月 12 日举行反示威。

附 录

(1) 权力的取得、行使和占有

莱昂·勃鲁姆一直拒绝布朗基派的革命概念，即少数人使用暴力。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准备革命条件。从这种角度看，每个准备行动都是革命行动。就莱昂·勃鲁姆观点来看，取得权力是社

会革命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莱昂·勃鲁姆区分 3 个概念：取得权力，行使权力和占有权力。

取得权力：

取得权力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革命行动，一方面是摧毁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框架，另一方面，通过无产者的暂时的专政来改变所有制，莱昂·勃鲁姆的观点是，如果没有一个群众性的组织得很好的、与外国兄弟政党、工会有联系的政党，社会革命是不可想像和难以实现的，还要有原料和食品储备，扩展的经济体制，资本主义制度的某种发展，国际缓和形势，以及尽可能先进水平的、有组织有觉悟的群众。

在勃鲁姆的定义中，革命和改良主义并不构成反命题，在他看来，轻微的改良主义也能走向社会革命。这种在 1919 年和 1920 年形成的取得政权的概念，使莱昂·勃鲁姆与鼓吹先锋队的党的共产党相区别，而社会主义正致力于整个工人阶级。

行使权力：

就导致所有制的改变以及与社会革命关系方面，行使权力和取得权力应根本上予以区分。

在现有结构和资本主义制度下，行使权力是合法的和正常的。党不应该将行使权力改变为取得权力。因为取得权力只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即所有制改变的条件并不充足。他说：“我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在一方面行使权力会加速导致取得政权的政治运动，另一方面又能准备革命改革的经济条件时，它才有兴趣行使权力。”

在完全反对派和有条件或无条件参加政府两者之间，莱昂·勃鲁姆嵌入一个中间办法。希特勒主义和保卫共和国机构使

莱昂·勃鲁姆想出第 3 种办法：占有权力。

占有权力：

这仅是社会主义向法西斯主义斗争的一个插曲。无产者可能引向占有权力。它不像取得权力那样，起摧毁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作用，也不像行使权力那样，起过渡和准备作用，它是防卫性和保护性的。无产者政党占据政府权力，为的是不让法西斯主义占有。这样的政府不仅限于警察行动。如果没有一个反对作为产生法西斯主义的根源的社会和经济危机的直接纲领，那占有权力也是不可设想的。

(2)“新社会主义”派

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经历了身份危机，集中围绕着“计划经济派”论点产生，而表现在 1933 年开除“新社会主义派”。

1926，比利时出版了亨利·德·曼的题为《超越马克思主义》的法译本，作者发展了社会主义概念，其特点为：分析批判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的地位；重新将伦理学引入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建立在“计划经济派”和发展的基础上的改革的变革战略，在这些改革中，结构改革确定混合经济的轮廓；目的是摆脱改良——革命的困境（由此产生了计划经济派的称呼）；与中等阶级结盟，以反对资本主义和已有表现的法西斯主义。

从这些思想出发，改造社会主义思想的举动即以新社会主义著称。

.....

这个运动分两股潮流：

“计划经济派”发展了计划化三部曲：计划化—国有化—双重部门（“自由的国有化”）。这一派试图确定过渡理论，它抄袭了莱昂·勃鲁姆关于行使和取得权力的概念，特别强调所有制的重要性（过渡的支柱是混合经济和与中等阶级结盟）。这一潮流代表为1932年成立的“建设性革命”集团。

法西斯派（受德国和意大利的模式所影响），代表人物为代阿和马尔凯，他们又拣起计划的论点，但抄袭了计划经济派的观点，并将社会党的领导方针指向：建立强大国家和国家社会主义（秩序—权力—国家），以及参加非社会党政府问题。

应该指出，“计划经济派”在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和法国总工会继续他们的活动。这两个组织的思想启发了解放时期全国抗敌委员会的纲领和1973年的左派纲领。

5. “人民阵线”

2月12日的游行使“一大批人群集结以参加在万森门游行的队伍，准备到达国家广场，”莱昂·勃鲁姆写道，“另一支平行的队伍，从比利牛斯街出发，走在我们右侧。这是统一总工会召集的共产党工人的队伍。他们和我们同时行进，中间隔一条宽阔的走道，大家举着同样的旗帜，唱着同样的歌。在我们接近国家广场时，我们可以看见在多梅斯尼尔大街密集的骑兵。但是，在同时，来自巴黎市内的另一支队伍走向广场，与我们相会合。这是共产党的游行队伍，在最后一分钟决定游行……来自相对的方向，两支队伍很快靠拢。不久，队伍将碰上了……”

“我还是走在第一排，在儒奥、布伊松、勒·特罗克尔、齐龙斯

基、马尔索、皮韦、代库尔蒂厄、罗森菲尔德、马耶拉、布吕梅尔、帕斯等人的支部旗帜后面……我们向前进，队伍前面的间隙每秒钟都在缩小，而我们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担忧。两支队伍相会是否会发生冲突？这个组织起来的保卫共和国日是否会蜕化成巴黎工人两派的内部斗争？现在两支队伍的队首面面相觑，并发出同样的呼声，同时歌声四起。两支队伍的队首混合在一起，但不是冲突，而是兄弟情谊的汇合。如通过潮波似的，人民的天性，人民的愿望，迫使工人们组织起来保卫共和国，并采取统一行动。因而，这壮丽的日子以意想不到的胜利而告终。巴黎人民不仅仅是在过去显示其力量，他也曾授意自称代表他们的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尽它们的责任。

1934年3月5日，反法西斯知识分子的“维持治安委员会”成立。社会党人保尔·里韦、已共产党化的保尔·郎之万、激进哲学家阿兰主持其事。6月25日，尽管社会党总书记反对，塞纳省的社会党联合会和共产党联合会签订了一个共同示威的协定。

社会党员和共产党员都表现了团结的愿望。1934年7月，共产党领导和社会党领导签订了统一行动的协议，以便共同组织反法西斯斗争。在1934年和1935年的选举中，社会党和共产党退出选举协定标志着阶级反对阶级策略的终结。

尽管赫里欧持对立态度，激进党人和达拉第，皮埃尔·科特，让·泽等，和共产党人一样，也参加同样的示威游行。

1935年9月，法国总工会和统一总工会达成统一。1935年7月14日，在一次从共和国广场到国家广场参加人数超过50万人的大游行中，左翼协议已在巴黎达成。

人民阵线的协定已制定。在1936年1月11日的《人民报》

上，莱昂·勃鲁姆表明社会党接受人民阵线的立场：

“我们的党没有、其它参加人民阵线或参加签字的党也没有放弃自己的纲领。它完整地保持学说和行动纲领。像过去做的那样，在几个月以后，这个选举纲领将公诸于选民……”

“那末，我们党与联盟纲领或人民阵线纲领联结起来又有什么意义呢？参加又有什么用处呢？首先，它将此纲领作为退出第二轮选举的规定……这是为选举时期用的……”

政府纲领大体上已规定维护自由，包括工会自由，增加工资收入者的购买力，改造法兰西银行，军工业国有化，成立粮食行业公署，保卫和平和全面裁军。

1936年5月31日莱昂·勃鲁姆在社会党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新试验的界线：“没有社会党的多数派，也就没有无产者的多数派。现在有了人民阵线的多数派，其纲领与它有严格的联系。我们的目的，我们的委任状，我们的责任，这一切都是为了完成和执行这个纲领。因此，在我们当今的社会主义体制内部，我们将根据此纲领进行活动，在竞选运动过程中，在这种体制中，过去曾表现过矛盾和不公正。这就是新的试验的目的。真正的问题所在是这种体制能否为劳动者和生产者取得较多的福利、秩序和正义……”

在担任议会党团主席的马尔索·皮韦的带动下，党的左派推动政府采取行动。在皮韦起草的“一切均为可能”的条文中指明，不要再等待法律决定去解散法西斯组织，宣布停战和签订集体合同。

在莱昂·勃鲁姆担任总理之前已爆发罢工。工人阶级涌现在政治舞台上。老板们由于害怕空前的运动规模和害怕人民阵线建立社会主义，接受了政府的仲裁。

在签订马提翁协议之后不久，政府向议会建议几项法律，制定

付工资的每年 15 天休假制，集体协议，不减少工资的每周 40 小时劳动制，重设退伍军人全薪制，修改政府命令。

这些措施并未使罢工工人罢休。极左势力揭露莱昂·勃鲁姆政府是资本的奴仆，对工人阶级来说是哗众取宠和愚弄工人的罪犯。托洛茨基分子号召建立工农兵苏维埃以成立“工农政府”。

1936 年 7 月 14 日，百万群众聚集在国家广场。莱昂·勃鲁姆政府调整了关于农民的财政经济措施。

重大工程计划预计 4 年内投资 2000 亿。莱昂·勃鲁姆解释这个计划时说：“必须消除失业。在国家权限能力范围之内、必须使用一切办法以促进经济起步。在经济流通中，需要更多的从地方攒钱。”

法郎贬值（30% 左右）目的在于增加出口和推动工业生产。

第三类措施是针对结构改革。人民联盟的纲领准备将法兰西银行和军备及航空工业实行国有化。

1936 年 8 月，军事工业置于国家监督之下。次年，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建立。国家掌握 51% 的资本。

就学期限延长至 14 岁的法案获得通过。试行包括 1 学时体育教育的课程表。

民众戏剧的尝试开始实行。很多知识分子，从安德烈·马尔罗到让·吉奥诺都想“为真理和自由服务”。

1936 年 12 月，莱昂·勃鲁姆在电台上宣称：“希望和生活情趣又回来了。法国有了新的面貌和新的气派。重获青春的身体朝气蓬勃。在法国，一切都使人感到人类的生活条件在提高。”

没有正式给予西班牙共和派人士援助是出于息事宁人的态度。1936 年 12 月 5 日在对外政策质询的讨论中莱昂·勃鲁姆

在议会声明：“人们能指责我们什么？指责我们超越了目的？指责我们太害怕战争？指责我们为和平过于操心？如果说我们有什么错的话，那可能就是这个？好吧！我们就听着这样的指责吧！”

1937年1月，议会通过法案，“准许政府采取一切措施阻止志愿者奔赴西班牙。”

在财政困难和激进派的保留态度面前，莱昂·勃鲁姆于1937年1月宣布“停止”改革。这个“停止”体现了倒退：恢复预算平衡，放开黄金市场，不按生活费用增加工资。3个财政专家建议增加税收和厉行节约。

社会党党员幻想的破灭是明显的，而共产党员的对立也十分清楚。莫里斯·多列士对共和之风感到遗憾，因为它“对诸如法官、警察、军队等人民阵线的死敌，并没有从重要机构里消除他们的位置。”在资本流失面前，政府决定恢复社会党提出的财政政策：国有化，控制汇兑，对资本抽税。“200家族”、投机分子的黑手党的丑行被公诸于众。为了执行新的措施，政府要求议会批准使用新法令。

法案被参议院否决，参议院多数派是激进党人。1937年6月21日莱昂·勃鲁姆内阁向爱丽舍宫提出辞呈。莱昂·勃鲁姆担任副总理职务，樊尚·奥里奥尔从财政部调任司法部，政府的政策更向右转。财政部长乔治·博纳是一位反对人民阵线的激进党人。社会党党团也像共产党人一样，正式支持肖唐的政府。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于1937年在马赛召开代表大会，用莱昂·勃鲁姆的话来说，这次代表大会在社会党历史上，是“在最困难时刻召开，在许多方面都极为艰难。”

这是总结，思考和进行自我批评的时刻。反对派有两股势力。

一般是马尔索·皮韦和过去“左翼革命派”分子，其认定的目标是使党处于“良好状态”，而党的革命热情沉浸于议会主义中，另一股是齐龙斯基·布拉克鼓动起来的“社会主义战役”派人士，他们要求从他们认为是资产阶级政府中撤回部长。安德烈·菲利浦以“计划经济派”名义指责前勃鲁姆政府“没有实行真正的结构改革”。皮埃尔·布鲁索莱特对政府在参议院的惩罚下卑躬屈膝、搞极端的合法主义感到遗憾。

莱昂·勃鲁姆捍卫他的事业并对参加政府作了辩护，他说：“假如社会党人现在不光明正大地支持激进党领导的人民阵线内阁，那末，这些社会党人有朝一日有一个社会党领导的人民阵线时，能指望激进党人的支持吗？此外，党应该为 1936 年夏天通过的重大措施感到脸红吗？关于西班牙战争，受到如此诽谤的不参战不是最终挽救了和平吗？至于号召群众扼杀参议院的反对派，那是很危险的，这不是搅和添乱的事吗？”大多数人对政府管理是信得住的，并承认参加政府是有好处的。

在 1937 年秋季的选举中，22% 的选民投票赞成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纲领，上一年为 18%

莱昂·勃鲁姆的愿望是组织一个包括右翼在内的政府，此举引起左翼。特别是马尔索·皮韦的反对。1938 年罗扬代表大会制裁了已停职的马尔索·皮韦和整个代表团，为期 3 年。莱昂·勃鲁姆表示皮韦主义派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不相容。皮韦建立了工农社会党，开始时有 6000 名党员和同情者。

慕尼黑协定是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以及法国工会、法国政治组织的分裂的根源。

党分裂了。某些人认为慕尼黑是“和平的胜利”，加斯东·阿尔

马尼写道：“与其要战争，不如要哪怕是温和的协定。”而另外一些人像莱昂·勃鲁姆，认为这是重大的失败。

齐龙斯基写道：“和平不能靠牺牲国家独立和民主自由来获得。国际社会主义向来是资本主义制度里的和平力量，它不能和以前一样是“不惜一切代价的和平”。

1938年12月，蒙鲁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代表大会上，莱昂·勃鲁姆肯定了国际谅解的必要性以及与极权专政国家妥协的必要性。保尔·富尔认为慕尼黑协定应能维持和平。他鼓吹裁军以及谈判和修改1919年条约。

保尔·富尔被击败，但保住了总书记职务，社会党参加人数达27.5万人，共产党为32.5万人，激进党8万人。

1939年3月，德国入侵波希米亚，此事加强了勃鲁姆的地位。1939年的南特代表大会标志着“慕尼黑派”论点的破产。

代表大会指出：“现在的问题是要以不可动摇的抵抗意志和和平力量的联盟反对暴力侵犯，足够强大的和平力量就能促使轴心国国家政府采取自由讨论态度，而不是用付出巨大代价来争取靠不住的胜利。”

但是，慕尼黑危机的后果也表现在另一方面，在左翼组织关系方面人民阵营无可挽救地结束了。

1940年3月，6位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部长离开雷诺内阁。同年5月，德国军队进入默兹后，贝当元帅作为国务部长和副总理进入政府。6月，贝当元帅组成内阁，两位社会党人入阁，这可能是第三共和国的最后一届政府。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一些议员乘船前往北非继续斗争。其他的人打退堂鼓如樊尚·奥里奥尔就溜回家乡米雷。

1940年7月，“由于贝当元帅任总理的共和国政府，主持和签署一个或几个法令用来颁布法兰西国新宪法”，议员们放弃共和国政府一切权力。在全体表决时，仅有的80名反对的议员中，就有36名为社会党人。随着维希政府的建立，社会党人的团结也崩溃了。

1940年9月15日，莱昂·勃鲁姆被维希警察局逮捕。后来，樊尚·奥里奥尔，马克思·达尔穆瓦，萨洛蒙·格吕马克，朱尔·莫克等也被下狱。

从1940年8月开始，由社会党人推动，称为人类博物院的抵抗小组组成。在外省，也有一些小团体开始活动。在北部省份，也有鲁贝市众议员兼市长地方联合会书记让·勒巴出版秘密小册子：《自由人》。占领区中社会党倾向的最大的组织是北方解放运动。它的推动者是克里斯蒂昂·皮诺，让·泰克西埃，阿尔贝·加齐埃和亨利·里比埃尔。他们的报纸发行50万份。

重建社会党显得困难并需长期时间。

在1940年12月至1943年6月，巴黎组成的社会党行动委员会较早地与北部省党员进行联系，并成为占领区的协调组织。里昂的审判给这个组织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这次审判，目的是为了明确地贬低社会党人，特别是莱昂·勃鲁姆。

这场审判搞得混乱不堪。贝当元帅于1942年4月下令停止审理。

从此次审判开始，社会主义运动受到推动。1942年后，莱昂·勃鲁姆在牢房里，坚持要给予社会党这个政治力量更多的份量。社会党行动委员会进行了重大的清洗工作。

在大战末期，就像莱昂·勃鲁姆说的那样，社会主义“十分时髦”，党有了很大发展，1945年有33.6万党员，1938年为25.7万。在市政选举中，社会党人取得不少大城市市长职位（马赛，里尔，图卢兹，鲁贝……）。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反映了全国抵抗委员会的思想。“全国抵抗运动章程的思想受到这种思想启示，即人们要打倒资产阶级思想、金钱的力量、经济上的大封建领主。”

温和阶层的多数人士及社会党中有一派计划组织一个类似英国工党的包含社会党人的党。这个大联合思想并非新东西。此事可追溯至1919—1920年。当时，计划流产，这是由于盖德派左翼的反对。解放给予这类思想以更多的余地，莱昂·勃鲁姆希望他的党和达尼埃尔·梅耶走同样的道路。首先要与全国抵抗运动等抵抗运动派别取得谅解。谈判延期了。1945年7月，民主和社会主义抵抗运动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达成一项没有多少前途的协议。

在1945年代表大会上，莱昂·勃鲁姆表达了他的设想的苦衷：“我以信誉担保，我要靠近朋友们，在社会党和抵抗运动之间达成谅解，这有双重目的：保证在法国的民主生活条件，如果没有这种条件，民主对我们来说就会受到严重威胁和牵连，另一方面，重新建党。”

1945年开始，社会党人与共产党人的关系得到确定。谅解委员会建立，目的是“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和共产党共同研究现实问题，在此类领域内的相互信任合作条件，以及政治团结的方式。”在社会党的思想中，谈判只是限于党的领导机构。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总是拒绝在地方和省级建立谅解委员会。从1945年6月开始，《人道报》公布了《团结宪章草案》，它捍卫“由斯大林和列宁”丰富

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

附 录

(1) 莱昂·勃鲁姆 1872—1950)

莱昂·勃鲁姆为了反击法西斯化和反犹太人的右翼的攻击，在社会党的《南方报》上写道：

“我父母都是法国人，我出生于这样的家庭，我家的房子还在，人们可以看到它窄小和破旧的外表。

我的四代祖先都是法国人，出生在阿尔萨斯的土地上。在历史上，也可以追溯到更远，我的家族都是贫寒的，我的直系亲属都是法国人。自从法国的犹太人有公民身份时起，我父亲的祖先就姓今天的姓了。”

莱昂·勃鲁姆在高等师范受到图书馆员吕西安·埃尔的影响，接受了社会主义观点，在会见让·饶勒斯以后，接受了“为了同情穷人和反对社会不公正而起来反抗”，几个月后，他担任了《人道报》文学评论工作。

图尔会议使他成为社会党“老家”的精心看家人，他作为社会党党团书记任职到逝世为止，是社会党人公认的领袖，在 1921 年至 1940 年，保尔·富尔是社会党总书记。

人民阵线使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担任政府领导。

莱昂·勃鲁姆愿担任总理职务，他说：“应该说在当前条件下，一个人身上的另一面也表现出来了。我不知道我是否具有在如此困难条件下担任领袖的品质。我不知道，恐怕你们也不知道。这是你们对我的考验，也是我对自己的考验。”

(2) “一切都是可能的”

“不要别人来给我们唱摇篮曲：今后，全体人民以坚定的步伐前进，走向光辉的未来。”

全国都笼罩在胜利、信任和纪律的气氛中。勇敢的人们，是的，一切都是可能的。

“让它前进！让它锻炼！让它决断！让它开始吧！一切障碍都不能阻挡它的脚步！”

人员的增长和党的威望的扩大，团结的加强，党内自由的绝对遵守，外部行动的全部纪律，政府中代表的毅力和胆识，由于决议引起的热情高涨，这一切都是可能的。

一切都是可能的，现在，要全速前进！

“现在，我们正处于这样时刻，在历史的进程中，它无疑不会很快再现！”

“既然一切都可能，面前有广阔大道，同志们，前进吧！”

马尔索·皮韦：1936年5月27日《人民报》自由论坛。

(3) 莱昂·勃鲁姆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想

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过程中，图尔会议后那几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这个时期，共和派的传统和简化的“科学唯物主义”首次汇集，这两者在战前并未融合。这种思想结构是莱昂·勃鲁姆精心建立、并达到最完善的形式，同时还有许多思想家的努力。这种理论上的赞同和重复为社会主义提供必要的战斗基石。

在分裂以后，人们强调的是社会党的意识形态和学说的不变性。莱昂·勃鲁姆将“挽救真正的社会主义，即导师们教导我们的，

以及轮到我们来传播和教导的社会主义”的愿望作为拒绝第三国际理论的首要原因。

人们等待着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各个支部宣布忠于阿姆斯特丹宪章、1905年的统一公约和1913年的纲领。在《新人民报》第1期上，保尔·富尔写道：“我们的目标是同样的，我们的信念是同样的，我们的方法还是同样的。”

强调思想的继承性，有时仅是向“盖德和瓦扬统一的党”表示敬意。这个公式被常务行政委员会和图尔会议后议会党团的共同声明中所使用，以后几年又经常重复使用。

盖德的集产主义，瓦扬的“马克思主义的布朗基主义”，饶勒斯的“哲学概论”也是被参考并且经常使用。

这种概论的表达是在马克思的女婿龙格谈到复苏“老式社会主义”时、也就是“马克思和饶勒斯教导”我们的社会主义时重新挑起的。

这种思想体系的特有的法国式的观点存在于“共和传统”中，这是法国左翼的共和感情。这种“共和传统”，也就是在理想中体现的，明确地走向自由和民主。莱昂·勃鲁姆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满足共和的愿望，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共和学说的延伸和完成。”

.....

如果说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是一个努力坚持共和传统和它在当时是继承饶勒斯理想主义的党，这一点也是很明显的。这样，所有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成员应该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那些了解考茨基和列宁之间冲突的人——且不谈与伯恩斯坦的争论，坚决支持考茨基，对很多人来说，考茨基是唯一使他们与马克思著作有

直接接触的人。在社会党领导集团中有一批人，他们企图将上述的理想主义的要点与马克思主义进行综合。

因而，党的思想体系具有双重面貌：一个是盖德和拉法格的马克思主义，其特点是简化的决定论和经济唯物主义，另一个是勃鲁姆的饶勒斯式的马克思主义。要想联合两者确非易事。

莱昂·勃鲁姆有一个理想：“人类的财富应属于全人类；人类的劳动，不管是活着的人或已死的人劳动，应该集体地为全体人类使用。每人应为共同事业尽力，在共同劳动中，每人各得一份。”

在得出这个断定后，勃鲁姆列举了各种条件，使这种理想能与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相联系。他列举了资本主义增长的集中，其后果是一无所有的无产者的增长。他不认为工人阶级的状况能够无限期地得到改善：“资产阶级的能力必然会受寡头性质的限制，如果人人都是资产者，那就不会有资本主义。”因而，这是制度本身对其正常的运转带来的限制。按照莱昂·勃鲁姆的看法，这个问题和其它事实在社会主义发展之前就已存在，但是，只有在社会主义思想方式到来时，才能看到世界的真实面貌。

某些矛盾在资本主义开始时就已显现。反对全面信仰的饶勒斯反对派的观点认为，资产者可能被迫合理地运行，这种观点是与历史上马克思观念相悖的。莱昂·勃鲁姆想要克服这个矛盾，有些矛盾是要将当前道义上的迫切需要与历史的必然相结合的，但这种努力总是没有成功。实际上，很难用道义评价来审视政治问题，但是，同时鼓吹政治问题的解决与道义评价无关、政治问题只能在造成这些问题的制度被推翻之时方能解决，在当前，这种办法是难以实现的。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在理论上存在以下难题：是否应该鼓励改

革派行动或支持改革的政府，或者是在短期内准备革命起义？问题有其两面性，如果资本主义制度以革命方式来改变是不可避免的或是历史的需要的话，那改革就没有任何价值，因为改革不能改善这个在自身矛盾重负下注定要崩溃的制度。

如果人类能延缓这种历史进程，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人类也能加速其进程，在这种情况下，历史规律就没有多大意义。

1920 年的分裂缩小了社会党人行动的余地。社会党仍然是革命的政党，并且要证实他们所处“改良主义”立场是与革命观念有关的。有些人否认存在这个问题。1921 年全国委员会通过的宣言中宣称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是阶级的党，其目的是将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集体制的社会，但改革是工人阶级需要的改革。这个进行改革的党不是改良主义党。

盖德是支持市政府的改革的，他所号召的改革，有待于社会主义将来取得成就时方能证实，市政府不是搞革命的场所，但它能在资产阶级法律限度内帮助改善劳动者的状况。龙格承认只有无产者的世界性的胜利才能解决基本问题，但是，以后他也坚持应该从制度机构中得到好处。莱昂·勃鲁姆在这个论题上走得更远，他认为“没有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因为改良准备了革命，因此改良也是革命的。”

在 1919 年的纲领中，莱昂·勃鲁姆是主要起草者，他在纲领中指出“革命的先决条件是财富的丰富，高度的生产力，因此，当党致力于革命时，党要求更有效的生产，加强工会，改善群众的购买力。”

夺取政权是争论最多的问题。莱昂·勃鲁姆已接受这种说法，如果革命挑起了暴力对抗，诉诸武力也是可以的，在改变社会时

街垒也可以是一种干预办法。但是，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反对共产党的论点，并辩解说：“暴力革命是不合时宜的，革命失去的人比争取到的更多。”勃鲁姆指出，“不管其方式如何，革命不可能是不民主的，不管怎样，社会党人的目标不是费力设计一种特别的革命方法，而是表明争取大多数人支持它的计划的必需性。”

盖德派的逻辑受“经济进化论”影响，这种理论导致他们相信任何暴力行动是没有实效的。保尔·富尔指出：“革命过去是，也应该是源出于自由使用共和国的民主自由，自由本身也是来源于革命。”

1926年，勃鲁姆提出“权力理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可以掌权，人们可以不必等它去实行革命。

这就解决了国家第二大党的社会党的实践问题，社会党人当时是在政府的社会党纲领基础上获得选举的胜利的，但他们拒绝具体说明原因。

资料来源：据托尼·贾德：《1921—1926年社会党的建设》，政治科学基金会，巴黎，1976年。

(4) 罗歇·萨朗格罗 (1898—1936)

右翼报纸诬陷宣传的牺牲者，它指责在1914年战争期间担任内政部长的罗歇·萨朗格罗叛变了，他自杀了。他的葬礼是人民示威的机会，证明了人民阵线的团结一致和对极右翼的斗争。

(5) 马尔索·皮韦 (1895—1958)

他起初曾是小学教员，在约讷省开始了社会党人的活动。从1924年开始，进入了塞纳省联合会。

1933年，他作为“左翼革命派”倾向的成员被选入社会党常务行政委员会。他负责塞纳省的自卫部门。他创立了电影生产工人合作社（此外，人们应该将1936年5—6月的许多纪录片归功于他）。1936年6月，他被任命为新闻负责人，为了表明对西班牙悲剧的不干涉政策持对立态度，他于次年2月辞去职务。

他在担任塞纳省联合会书记期间，批评莱昂·勃鲁姆辞职。诸如“尝试和战斗派”社会主义大学生，新闻记者，教员，作家等许多知识分子赞成“皮韦主义”论点，在克利希的枪杀事件之后，塞纳省社会主义青年在马尔索·皮韦的担保下，公布了要求内政部长马克思·达尔穆瓦辞职的布告。

从此，皮韦在《红色手册》中不断批评莱昂·勃鲁姆的政策。

(6) “社会主义战斗派”

在左翼联盟时期（1924—1926）组成，其目的是在社会党内反对参加政府派的进攻。社会主义战斗派有两种倾向：

团结在让·齐龙斯基周围、受盖德主义影响的“现实主义派”坚持组织的必要性及其阶级性质。他们愿意与共产党寻求团结。

由马尔索·皮韦鼓动起来的皮韦派对苏联和共产党采取激烈批评态度。这些革命的和平主义者对群众独立的行动十分重视。此外，他们认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能够单独地推翻现行秩序的运动。

特别是在1934年和1935年，由于法苏条约的存在，这两种倾向分道扬镳。对皮韦来说，他代表某种“神圣联盟”的形式和革命行动的暂时停顿，而齐龙斯基则在其间看到了工人运动统一的希望。1935年9月，皮韦派分子和计划经济派几个人组成左翼革命

派。

1934年7月，在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和共产党之间的统一行动公约中，这个运动起了决定性作用。

在1936年6月的罢工中，这个运动确定了自己的分析观点，但是，它是被排斥的。对他们的批评导致该组织的解散。1937年，它以“少数派”名义要求社会党部长退出激进党领导的政府以及重新搞人民阵线，这使它在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中的拥护者增加。但是它没有前途。社会主义左派在国际问题上不再存在统一。

1938年，皮韦主义多数人已离开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另外组成“社会主义工农党”，但没有存在很久。

(7) 达尼埃尔·梅取 (1909年生)

1940年任《人民报》记者，开始为莱昂·勃鲁姆服务。从1941年1月开始，他在巴黎建立社会主义行动委员会，该组织为占领区内协调机构。1943年至1946年，任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总书记。

(8) 全国抵抗委员会纲领

(1944年3月，国土解放后执行的措施)

在关于自由、经济、经济民主、社会尖锐问题等方面，本纲领受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影响颇深……

全国抵抗委员会的各运动、集团、党派和政治派别代表宣布，为了实现迅速解放领土的目的，以及在为达到此目的应采取的手段方面要团结一致。

1) 建立一个由戴高乐将军组成的临时政府，保卫国家的政治

和经济独立，法国要在富强，伟大和世界性使命中重建；

2) 注意惩治叛国者；

3) 没收叛国者和投机商财产；

4) 为了保证：

——重新实行普选，给法国人民以发言权以建立最广泛的民主；

——实行充分的思想、宗教信仰和言论自由；

——实行新闻自由，对国家权力、荣誉和外来影响保持荣誉和独立；

——保护住宅的不可侵犯和通讯秘密；

——尊重人格；

——全体人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5) 促进必不可少的经济改革；

在经济方面：

——建立真正的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包括排除领导管理方面的经济和财政垄断；

——合理组织经济，保证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消除按照法西斯国家建立的职业性专制；

——在征求生产部门代表前提下，由国家制定计划大纲；特别应征求能源部门、地下资源部门、保险公司和大银行等部门负责人的意见；

——发展和支持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供销合作社；

——处理权，在企业内，按照领导和行政职能，给予劳动者以必要的鉴定权和工人参予经济领导权；

在社会方面：

- 劳动权和休息权，特别是要重建和改善劳动契约制度；
 - 大幅度调整工资，保证工人及其家庭享有安全、尊严和充分享受人类应有生活的可能；
 - 稳定货币政策，保证国民购买力；
 - 根据传统的自由，重建在组织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享有广泛权力的独立工会组织；
 - 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险制度，目的在于保证公民的生存手段，协同国家和有关方面管理情况，使那些不能用劳动获得生存手段的人也有社会保险；
 - 建立就业安全制度，调整雇用和解雇规定，建立工场代表制；
 - 提高和保证农业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实行有利的农业价格政策，改善和普及小麦管理所的经验；通过立法，给予农业工人以工业部门工人同样的权利；通过保险制度防止农业自然灾害；建立合理的租金制度和佃户规章；给年轻农户提供方便条件以获得产权，实行农业设备计划；
 - 给受灾户补偿，给法西斯恐怖政策受害者补贴；
- 扩大土著民族、殖民地人民的政治、社会、经济权利；
- ④ 使所有法国儿童享有受教育、接受发达的文化的实际可能性，不论其父母财产状况如何，使高职位能授与那些称职的人；不管其出生状况，而是根据功绩，提升真正的精英分子，而且经常根据人民提供的情况予以更新。

第四章 居易·摩勒时期的社会主义

战后，对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即社会党来说，新的时期开始了，其标志是强有力的人物居易·摩勒。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领导委员会反对共产党提出的团结纲领。尽管如此 1945 年社会党代表大会仍然重申了与共产党继续保持关系的必要性。

有两种势力互相对立。一股是以莱昂·勃鲁姆和达尼埃尔·梅耶为代表的温和派，这一派主张与抵抗运动结盟，对共产党采取保留态度。另一派是北部省工人和塞纳省联合会等，像爱德华·德普勒为代表的盖德派分子，他不是亲共分子，他仍然认为工人阶级的团结是基本的需要。

社会党在 1945 年 10 月获 24% 选票，1946 年 6 月减至 22%，同年 10 月只获 18% 选票。

1946 年 2 月，由莱昂·勃鲁姆建议，拥有全国代表大会权力的党的全体会议通过根据正统革命原则的原则声明。这次代表大会是政治上僵化的产物。因而，大会不同意勃鲁姆意见，在社会党章程第一条中仍保留了“共产主义者”的字样。

1. 总书记居易·摩勒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左派和右派的冲突发生于 1946 年互助大

厅代表大会上。

会上提出了两种论点。一种论点是受莱昂·勃鲁姆支持、卸任的总书记达尼埃尔·梅耶提出的。另一种是居易·摩勒、德舍泽尔和其他人支持的论点。

指责来自那些拒绝大会政治报告的那些人，他们有很多机会批评达尼埃尔·梅耶，通过批评梅耶，指向莱昂·勃鲁姆。达尼埃尔·梅耶的报告被否决了。这在社会党历史上是唯一的一次。获得通过的提案是意味深长的：“……我们认为一切修正主义的尝试都应受到谴责，特别受到虚假的人道主义的启示，其真正的意义在于掩盖阶级斗争这个基本现实。”这个提案主张理论上的复兴：“以反法西斯斗争中获得的教训丰富马克思主义，并且还要使这种斗争符合现阶段的需要，也就是劳动者准备参加管理，而不是或多或少用乌托邦社会主义来掩饰冲淡这种斗争。”

居易·摩勒是作为“必要性人物”出现的。在第一次新领导委员会会议上，他成为新的总书记。他担任此职达 23 年。

在这个时期，社会党人在政体中占关键位置

1946 年 12 月 樊尚·奥里奥尔任众议院议长。人民阵线之后 10 年 莱昂·勃鲁姆又成为总理。

第一次尝试就是断然降低物价 5% 而工资冻结。这个政策包含在一段时间内涨价。相反，劳动者承担了推进投资的后果。勃鲁姆内阁于 1947 年通过“现代化和装备计划”来安排经济。有几种指导思想作为第一个法国计划的依据。首先是在重建中，装备资料优先于消费资料；“……在装备现代化以前，不应从事重建工作……在从事工作前，应先准备工具。”其次，在投资方面，国家应起主要作用，并以私人投资补充不足。

1946年12月,莱昂·勃鲁姆在执行几年前制定的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原则时碰到困难：“占据以前殖民化领地，只有按照教化和教育的办法来解决殖民主义职能时才能实行。这种占据政策也不能违背殖民化了了的人民的意志。”

从1945年起,莱昂·勃鲁姆在对与共产党团结的思考上,曾有坦率和友好的指责。勃鲁姆认为,苏联在建设中的主要目标之一在于在西方边界上,建设一个附庸国作为前沿阵地,至少是受苏联影响的附属国。这种作法显然是藐视自己安排自己的人民权利原则,使他深感失望：“这种事是我们难以料想的。我们要不断地反对这种想法,即错误地把国家的安全和它的力量、物质魅力、权力和军事联盟混为一谈。”

当保尔·拉马迪埃总理于1947年5月在政府中辞退共产党部长时,因为共产党部长拒绝对工资和经济政策投信任票而破坏政府的团结,此时党内也呈现两种潮流。早在5月,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召开了全国会议,讨论在将来发生危机的前景下,特别是假定共产党“撤走”时的前景下的办法。在居易·摩勒的鼓励下,社会党全国会议干脆宣布,反对社会党参加没有共产党参加的政府。

在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内部,排挤共产党部长引起了很大骚动。拉马迪埃的决定经常受到公开批评。5月4日,领导委员会开会,居易·摩勒说：“有人把党置于难以忍受的境地。我要求部长们集体辞职。我们不能长期地受到牵累。”

领导委员会投票赞成集体辞职。几乎与此同时,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议会集团决定维持政府。这是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两个机构的冲突。领导委员会重新开会,收回决议。

5月6日,党的全国委员会在互助大厅召开会议,讨论极为激

烈。两种论点互相对立。保尔·拉马迪埃主张简单地改组政府，排除共产党人。这就等于默认政府的政策；另一派为居易·摩勒的主张，建议干脆从政府中撤回社会党部长，此主张受到马尔索·皮韦的支持。

拉马迪埃引用了雅各宾派的语言：“共和国在危险中！”

居易·摩勒辩解说：“如果人们将社会党改造成为一个管理政党，如果有人把社会主义的机会扼杀了，那他们也救不了共和国！”

这一次，危机转移到党内。总书记在一次报告中，正面地攻击了党内极端反共分子：“我们应该对我们的同志，就将会发生的危险提出警告，他们搞的反共主义与反动分子搞的反共主义相像，他们一贯地用极左手法，不怀好意地寻找一切办法，与共产党为难，并自鸣得意。”

在表决拉马迪埃的动议时，社会党开始转向中间派。共产党部长从政府辞职消除了各大报刊称之为“国际反常现象”。持中间立场的多数派确立，集合了社会党人、人民共和运动以及其他一些左派组织。尽管经过这次投票，在 1947 年的里昂会议上，拒绝中间主义立场仍是基本因素。当然，在未来选举前景中，无论怎样，社会党会接受那种不包括保护政教分离原则或不能考虑取消对所谓“自由”学校补助的联盟。

附录：居易·摩勒（1905—1975）

战前，居易·摩勒是英语教员和工会工作者。他属于被抵抗运动推动起来的一代。他担任过阿拉斯市长，于 1945 年任议员，1945 年 8 月，任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他是总政治提议的报告人，提议要求临时政府中社会党部长辞职。这次提议获 25% 的

委任者的同意。他起的作用就像阿·菲利普在第一宪法委员会的接替者一样，有助于社会党人对他的认识。

2. 冷战和“第三种力量”

1947年，人们得知欧洲8个共产党召开极秘密会议，6个为东欧国家执政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2个资本主义世界政党，即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会议的最后宣言特别坚持以下3点：

——第一是确定“世界上已形成两个阵营：一个是帝国主义和反民主的阵营，其基本目的是建立美帝国主义的世界统治和扼杀民主，另一个是反帝的和民主的阵营……”

——第二是反对“社会叛徒”的斗争，指出：“在帝国主义的策略方法中，利用右翼社会党人贩卖政策有其特殊地位，在法国为勃鲁姆型。”

最后公报宣布，在布拉格建立共产党情报局，“为了交流经验，在必要的情况下，在自愿的基础上，协调各国共产党的活动。”

从此以后，两大集团象征性地组织起来：一方是“马歇尔计划”的大西洋集团，一方是“共产党情报局”的共产党一方。在法国也一样，左翼政治家的立场奇异地变得僵硬了。法国共产党也持强硬立场（它的一位领导人雅克·杜克洛在波兰曾被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对社会党人来说，修正倾向恐怕是更令人伤心的事：那些使正统派在8月获得胜利的人现在转向莱昂·勃鲁姆。实际上，长期以来，这个老领导人也不甘心看到法国共产党将国家民主与国际民

主即苏联统一起来。

从 10 月开始，在市政选举中，法国共产党采取攻势。戴高乐在巴耶演讲发表号召后，法国人民联盟指责法共搞分裂主义。在第二轮选举中，在超过 3 万居民的城市中，法兰西人民联盟获 40% 选票，法国共产党获 29% 选票，戴高乐要求解散议会和修改选举法。拉马迪埃改组了政府，但危机已公开化了。

莱昂·勃鲁姆和居易·摩勒提出了称作“第三种力量”的模式，他们试图为它下定义：“选择确是有限的，或者是建立在一党专政基础上的人民民主，或者是建立在个人权力基础上的法西斯制度，不然就是建立让人民选择议会代表的民主的共和制度，这是国家主权的表示……”。

第三种力量本身也不是新东西。在 1935—1938 年间，乔治·伊萨尔和加斯东·贝尔热利就已经发明过这种模式。在那个时候，这种意图属于政治力量新的“发牌”，按照他们的说法，旧的分类短期内应该消失。

为了保卫共和国和民主，社会党人不无痛苦地站到了共和左翼联盟、人民共和运动一边，后者几个月以前还被认为是“保守的”和“反动的”。

社会党人参加了第三种力量的政府，直到 1950 年 2 月 4 日，这一天，他们离开了皮杜尔内阁。此后至 1951 年 6 月，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只是在议会里支持政府。从 1951 年至 1956 年，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是反对党。此外，支持具有各种形式。根据不同内阁情况，社会党选择“合同性支持”即“有条件支持”和“赞同的偏见”，即政治怀疑主义的唯意志论形式。

由于社会党人被拘泥在第三种力量的圈子内，他们只得在经

济、殖民地和国际方面实行后退政策，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慢慢地被自身矛盾所削弱，精疲力竭了。

很多党员，实际上是些领导人不同意新的方针。于是，塞纳省的知识分子开始长期地斗争，目的是要社会党摆脱新的联盟。这些反对者中有：让·鲁，安德烈·费拉，皮埃尔·兰贝尔，以莱昂·布比安（后来成为保卫共和联盟中央委员会委员）最为积极，他说：“当我们有右派的领导时，我们与共产党合作。当我们有所谓左派领导时，我们和教士合作……比之社会党来，憎恶共产主义的工人们会更靠拢法兰西人民联盟。”

在每次代表大会、全国委员会上，反对派不停地数落党的“错误”竟至堕落到参加政府。因此，在 1948 年 7 月的代表大会上，德普勒－菲力普提出了联合动议，此动议的文本上，皮特，皮韦和德费尔等都签字了。

此动议要求、特别是要用社会主义的观点来改组党。

同时，一些社会党员对居易·摩勒独断专行的领导表示反对。

在 1947 年蒙鲁日代表大会上，社会主义青年团提出赞成胡志明的动议。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立即宣布解散该组织。德舍泽尔派被怀疑与第四国际有关系，也被排斥。

1948 年，一个新的运动——革命民主联盟成立，然而它并不因此割断与社会党的关系。这些人大多是塞纳省联合会会员，“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社会主义协会的社会党人，《思想》杂志成员，以及像让－保尔·萨特那样的知识分子。另一次内部斗争是与保卫欧洲共同体派有关。大部分社会党议员，跟随朱尔·莫克，阿兰·萨瓦里，达尼埃尔·梅耶的榜样，投了反对票。

从此后，在社会党内部，签订条约者（莫克、梅耶、纳热伦、林哈

尔特、德普勒)和所谓的“欧洲派”(雅凯、勒·巴伊、古安、菲利普、摩勒)之间,冲突更为厉害。

从此,不再有社会党人参加政府。然而,人们注意到对孟戴斯-法朗斯政府的支持。1956年的全面选举产生右翼的联盟,人民共和运动和温和派的联盟。左翼组成了包括社会党、激进党(埃德加·富尔派)、民主和社会主义抵抗联盟和社会共和党人的“共和阵线”。“共和阵线”是一个古怪的联合会。本年的选举运动重点在阿尔及利亚战争。这个战争已进入第二个年头。

共和阵线的最响亮的是走向和平这个有意义的口号。这在各个方面都符合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理论。这也符合皮埃尔·孟戴斯-法朗斯的信念。共和阵线是胜利者。社会党得16%的选票,96个议员席位,对此也感到满意,社会党又出现在政治问题上的中心,再一次在议会中占有裁判的地位。现在问题是谁将是总理。

1月15日在皮特召开了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特别大会,这是一次全体会议。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和居易·摩勒的欧洲派的参与在勒内·戈蒂总统任命居易·摩勒为总理的决定中起了关键作用。

在政府纲领中,两个问题被优先考虑:“老人”问题和阿尔及利亚问题。包括社会措施,取消地区减免税;建立集体公约;3星期付工资休假;建立全国老人基金会。

3. 非殖民化和阿尔及利亚战争

1956年2月6日,居易·摩勒总理到达阿尔及尔,安排卡特鲁将军就任驻节部长,此任命被移民看成是真正的挑衅,摩勒受到的是强大的示威游行(与记者报导相反,没有投掷西红柿),抗议导致

卡特鲁的辞职和罗贝尔·拉科斯特取代其职。

2月29日，政府首脑确定了关于阿尔及利亚的看法。这就是三部曲：停火，自由选举，谈判。为此项目的，居易·摩勒要求并获得了包括共产党议员在内的议会特别授权，允许派兵员去阿尔及利亚。

政府首脑很快地抱怨感到“与工人国际法国支部非常难处”。有些联合会表示了强烈的对立，比如，塞纳省联合会，那是属于达尼埃尔·梅耶的。安德烈·菲力普，罗贝尔·韦迪埃，阿兰·萨瓦里，爱德华·德普勒也同样持保留态度。

在党的领导机构内部，居易·摩勒的忠实追随者、代理总书记皮埃尔·科曼也敲起了警钟。

在政府内部，加斯东·德费尔也不掩饰其保留。1957年，他是成立调查阿尔及利亚的酷刑的调查委员会的发起者，这抵销了对德·拉·博拉迪埃将军要采取的惩罚。至于皮埃尔·孟戴斯-法朗斯从1956年5月开始已辞去政府职务。

在1956年3月至6月期间，起草了以发起者命名的德费尔法案，它准备了“黑非洲国家政治解放”阶段，戴高乐只是后来执行了它。

1956年6月，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在里尔召开。代表们得在由皮埃尔·科曼及莱昂·布比安提出的多数派论点和由梅耶-菲力普-韦迪埃-萨瓦里提出的对立动议作出选择。

代表大会赞成修改党章，这导致了党的领导权的加强。

总理获得90.3%的票数，获得对其政策的确认。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在三部曲方针的指导下与民族解放阵线在

开罗进行秘密谈判。谈判获得结果，在 10 月 22 日，应法国军方的要求在内阁总理不知情的情况下运载本·贝拉及其他几位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的飞机被改变方向。在这次“事故”后几天，与摩洛哥谈判独立的阿兰·萨瓦里辞去政府职务。

1956 年 10 月，在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后，政府决定对英国军队和以色列武装力量一致采取军事行动。

国民议会同意这项决定。在行动前夕，以色列人在西奈半岛开始攻击。

1957 年 1 月，菲利普在党的权限裁定委员会出庭。他在《世界报》刊登了一篇有争议的文章，还写了一部同样性质的题为《被出卖了的社会主义……》的著作。

作者将责任归于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内部缺乏自由讨论。他认为社会党已成为政府的宣传工具，党正在失去对事实的全面和客观的分析方法和它的道德理想。菲利普认为，通过参加反动的政策，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已出卖社会主义：“政府愈来愈依靠右翼多数派，左派政府确实已遇到右翼反对派。执行右派政策的右翼政府遇到可能又团结一致的党的抵制。但是右派的政策是自称左派的人干的，这种政策最终会导致在全国范围内各种公众舆论中变得无影无踪：右派沉默是因为它的思想在执政，左派沉默是因为它的人在执政。”

安德烈·菲利普被开除出社会党。从此以后，爱德华·德普勒在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内部领导反对派。不管居易·摩勒是否多数派，但这无关紧要。事实愈来愈明显；法国的社会主义出现危机。

另一方面，居易·摩勒在建设欧洲方面表现甚为积极。1957 年 3 月 23 日，总理签署了后来建立共同体的罗马条约。

1957年5月，共和阵线政府倒台。即使这个政府实现了社会纲领，签订了突尼斯和摩洛哥独立协定，在推动欧洲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历史只是记得它的阿尔及利亚政策的失败。从1957年5月起开始了长期的不稳定时期，这种不稳定使第五共和国威信扫地，此时阿尔及利亚局势日趋恶化。例如，在1958年4月15日至5月13日，甚至没有正规的授权政府。

1958年5月2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坚决地制止党员参加政府。事实上，自从3月16日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以来，这种决议是放空炮：这一天，少数派几乎得1/3的票。左翼反对派公布了一份宣言，向全体党员提醒党的责任。这份材料透露了当时的思想状态：“不管在加剧形势恶化方面，法国右翼要负多少现实责任，加剧形势的基本原因在于阿尔及利亚战争，在于社会党无法与违反它的原则、它的选举诺言和它的道义上的政策。现在已是急刹车的时候了，因为没有社会党，危机是不可能消除的。”

奥古斯坦·洛朗甚至以北部省联合会名义表示他的不安。居易·摩勒被迫采取强硬态度：“在哪届政府我们都没有任何位置……既然我们不能让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我们可以让政府执行它的政策。”在这个时候5月13日的危机产生了。

附 录

(1) 民主和社会主义抵抗联盟 (UDSR)

民主和社会主义抵抗联盟是战后成立的左派小党中最重要的一个。它是直接来自、也是唯一来自抵抗运动的政治集团。

民主和社会主义抵抗联盟成立于1945年6月，由5个不愿意被共产党吸收的抵抗运动组织组成。首先它赞同社会主义流派

(特别是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46年11月以后,它单独行动,当时联盟停止作为抵抗运动的联合团体,改组成政党。

该组织立即采取明显是温和派的态度,在共和左派联盟中与激进党人结成联盟。

民主和社会主义抵抗联盟是由来自多方面的政治界人士组成,如弗朗西斯·林哈尔特(第一任总书记),亨利·里比耶尔,以及著名的戴高乐派人士如勒内·加比唐,安德烈·马尔罗,雅克·苏斯戴尔,以及其他一些如克洛迪斯·普蒂,勒内·普利文以及弗朗索瓦·密特朗等。

后来,自1951年10月开始,社会主义派在弗朗索瓦·密特朗的推动下控制了该组织。此后,该党一直倾向于左派,直至1958年解体。

(2) 弗朗索瓦·密特朗(1916年生)

生于雅纳克,律师,他生活在一个既尊重共和政体也尊重宗教价值观念的家庭环境中。他后来说,这是“巴雷斯式”^①环境。他在巴黎大学学习法律、文学和政治学后,于1939年从军。

在上次战争中,他与未来的密友乔治·达扬关系接近。他曾被俘并转移至德国。在第三次越狱后,成功地获得了自由。

他于是参加了抵抗运动。经常作秘密旅行(伦敦—阿尔及尔)。他坚持回到被占领的法国。在地下斗争时期,他被戴高乐将军任命为战俘事务、流放者和难民事务秘书长。他以此职务参加了临时政府第一届内阁。

^① 巴雷斯(Maurice Barrès),(1862—1923)法国作家,以抒情笔调著称。——译者

1945 年，他参加了民主和社会主义抵抗联盟。1946 年成为涅夫勒省议员。他任议员至 1981 年。

在 35 年间，他被选任地方职务：夏托希农市长，蒙索施市总顾问，市长协会主席，涅夫勒省总参议会主席……

在第四共和国 12 年间（1946—1958），他曾参加多届政府。1947 年，年方 30 岁的密特朗是本世纪来最年轻的部长。他在部长生涯中提出很多倡议，从 1950 年起，他宣布要黑非洲非殖民化。

1965 年总统选举期间，他是唯一的左翼候选人，在第一轮投票中获 32% 选票，第二轮获 45%。

1971 年 6 月 16 日埃皮内代表大会上，弗朗索瓦·密特朗当选为社会党总书记，任职至 1981 年。1972 年 6 月，他与法国共产党，左翼激进党缔结共同纲领。

1974 年总统选举中，他是左翼唯一新候选人，与当选总统的吉斯卡尔·德斯坦相比，得票 49%。

1981 年 5 月 10 日，密特朗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

1988 年总统选举密特朗获得 54% 选票（对希拉克）。在历史上的全民投票中，共和国总统第一次两次连续当选。

他以军事身份获荣誉军团勋章，也是抵抗运动玫瑰勋章获得者，越狱者勋章获得者，受到 3 次表彰的 1939—1945 年战争十字勋章获得者。

密特朗发表了很多著作：《法兰西联盟的边界》，《法兰西现状与舍弃》，《中国面临挑战》，《经常的政变》，《真理在我手中》，《紧握的玫瑰》，《稻草和谷粒》，《蜜蜂与建筑师》，《此时此地》，《政治学》，《政治学续编及对法国对外政策的思考》。

(3) 加斯东·德费尔(1910—1987)

原籍埃罗省，马赛律师公会律师，1933年加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44年，他跑在共产党前面，手拿武器占领马赛市政府。次年辞去职务，受共产党员及戴高乐派人士排挤达9年之久。1953年5月，终于当选并担任弗凯亚人的古城^①市长直至逝世。他一直是议员，1959—1962年间任参议员。他5次担任第五共和国部长。他的名字与引起非洲法国领地独立的法案总则相联系在一起。

1964年，他试图成立左派中心——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大联盟未获成功。

1965年，《快报》杂志发起提名德费尔为总统候选人的“X先生”行动不久告终结。弗朗索瓦·密特朗成为候选人。1969年成为有效提名候选人，他只得5.07%的选票。

他在内部进行反对居易·摩勒的斗争，于1947年6月召开了埃皮内勒大会。他忠于弗·密特朗，1981年担任内政和权力下放部长，成为总统赋予最重要的变革计划之一的人物：权力下放。

他在他的城市出席党的一次会议结束时逝世。

4. 第五共和国的开端^②

在阿尔及尔示威游行后，普弗林兰政府组成。为了积极保卫

^① 即马赛市。——译者

^② 此处原文误为第四共和国。——译者

共和国，社会党人（居易·摩勒，朱尔·英克，阿·勒热纳）接受在政府承担职责，并谴责戴高乐将军的态度。然而，伞兵在科西嘉岛登陆事件后，党的领导和社会党社会党团之间产生不一致作法；居·摩勒和代索恩此后就认为只有戴高乐才能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并违反议会党团意见前往科隆贝，赞成共和国总统科蒂试探的总理的任命（夏尔·戴高乐）。

从此以后，反对派注视的是未来机构的性质。

在是否赞同新宪法问题上，社会党再次分成两派：不赞成派集合了“社会主义原则派”在5月至6月间，他们表现了极大的不妥协性：他们是梅耶，德普勒，韦尔迪埃，德费尔是例外。赞成派大部分人不问愿意不愿意都投票赞成任命戴高乐将军。

从8月末起，居易·摩勒继续在政府任职，谨慎地向党员写了一封长信，解释他对春天发生的事件的态度，以及说明对宪法全民公决采取断然否定立场的危险性。

“如果党犯错误，它就可能消失，也有可能使共和国消亡。”

1958年9月，全国代表大会在伊西莱穆利诺开会。从一开始，总书记就和那些以后命名为“永远反对派”发生冲突。爱德华·德普勒表现得最为尖锐：“法国右派不安于世界最愚蠢的事，长期让社会党来制定它的政策。”

但这并无济于事，社会党代表中的大部分，占70%的代表赞成“投赞成票”。最后时刻，居易·摩勒甚至得到加斯卡·德费尔的支持。

然而，在这一次，少数派并未在既成事实上退让。他们拒绝在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偏向面前低头，他们制造分裂，成立自治社会主义党，这是团结在《社会主义论坛》杂志的统一社会党的萌芽。这

个党的缔造人是德普勒，克莱姆，朱利安，梅耶，鲁，萨瓦里，韦尔迪埃。

1958 年以后，法国左派开始了历史上比较阴暗的时期。

社会党左翼少数派人数愈来愈多，从此以后决定组织起来，尤其要行动起来。虽然德普勒、罗森菲尔德、巴蒂尤、马齐埃等进行鼓动，但仍长期犹豫不决。但是，当他们宣布“在党和社会主义之间无可选择”时，时间已不能再等了。面对摩勒派领导和党员人数减少（1945 年为 33.5 万，1958 年为 11.2 万），少数派将要行动。

这并不是第一次分裂：它的重要性不亚于 1958 年的社会主义工农党的分裂。

9 月 28 日的公民投票，“不赞成派”以惨败告终，也就是反对戴高乐将军的那些人惨败，只获得 21% 的选票。两个月以后的立法选举中，戴派民族民主联盟获得胜利。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在众议院只取得 9% 的议席。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特别代表大会于 1959 年 1 月决定从政府中撤回社会党部长，只有国民教育部长安德烈·布卢施例外，他借口他所管的部的技术特点仍归留住

1959 年和 1960 年召开的代表大会仍为以马克斯·勒热内，罗贝尔·拉科斯特为代表的右派提供了对抗机会，左派鼓动者是克里斯蒂安·皮诺，乔治·吉尔，阿尔贝·加齐埃。

自独立社会党蒙鲁日代表大会起，成员 8000 人，包括 70 个省的联合会；此外，这个党还得到在这个时期或另一个时期对社会党感到失望的人的支持；如前总统樊尚·奥里奥尔本人，他于 1959 年退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并考虑在某个时候加入某个新党。

附 录

(1) 巴德戈德斯堡纲领 (1959 年)

这个纲领被认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学说在理论上修改的重要时刻，该党于 1959 年正式放弃马克思主义作为参照学说。

这个纲领在历史上和伯恩斯坦的建议有联系。

当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为在取得“使用”和“占有”政权上拖延而付出昂贵代价时，德国社会党人在巴德戈德斯堡召开代表大会，在他们的宣言和理论指导中取消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学说。

纲 领 摘 要

国家应该使个人在自由责任感和社会义务感方面充分发挥其作用。

作为社会国家，国家应该注意公民的生计，使人人能自决其责任感，以利于自由社会的发展。

在保证民主因素、社会因素、权利思想融合的情况下，国家承担文化使命，并从社会力量中汲取灵感，为人的创造性服务。

德国社会民主党要依靠民主，在这种民主中，国家权力出自人民，政府在任何时候向议会负责，并意识到经常得到人民的信任的必要性。在这种民主中，少数人的权利应该像多数人的权利一样得到尊重。政府和反对派有价值相等的不同的任务，两者对国家都要承担同样的责任。

德国社会民主党要与其他民主政党在平等的竞争中取得人民的多数的信任，并根据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组织国家和社会。

省、县、镇的公共权力的划分应该是分散权力，加强自由，由于共同管理和共同责任，使公民以各种不同方式通向民主的各种机

构.....

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张市镇的自治原则，其中包括由公民自己来管理事务.....

各种协会是现代社会的机构.....

协会应该拥有一个民主机构。

现代经济基本特征之一是集中的形成，至今仍在加剧.....在现代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大企业里，自由竞争不再存在.....

经济中最薄弱的地位是作为消费者的人的地位。

由于卡特力和协商的力量还在增长，大型经济组织的领导人对国家和政治有着某种影响，而这种政治与民主原则是不能调和的.....

对于所有那些认为自由、人类尊严、正义和社会安全构成人类社会基点的人来说，这种发展构成了挑战。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不破坏公平的社会秩序结构下，它应该得到保护和鼓励。有实效的中、小企业应该得到加强.....国家企业的竞争在阻止私人集团不统治市场方面是有决定意义的手段。

中小企业之所以必需存在是由于出于自然或技术方面的需要，它们作为对集体单位必不可少的补充作用，只有在排斥竞争的情况下，在经济上才得以合理地实现。

自由的集体经济是由于需求而产生，而不是出于私利的考虑，它对价格进行调节，并帮助消费者。在民主社会中，有珍贵的职能，是值得鼓励的.....

有效的公众监督应阻止大企业的浪费。这种监督具有的最重要手段就是投资监督和对市场占统治地位的监督。

集体所有制是公众监督的合法形式，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不

能抛弃这种形式……

在大企业中，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为企业服务的经理们手中，对他们来说，这是难以言状的力量……

今天，中心的问题是经济支配权的问题。当不能用别的办法来保证组织好经济力量关系时，集体所有制可能成为合适的方式或必需的方式。

任何经济力量的集中，即使集中在国家手中，也会产生危险。因此集体所有制应根据行政自治和权力下放的原则行事。在这些行政机构中，公共利益和消费者利益都应该体现。

社会主义运动要完成历史使命。社会主义的意义过去是，今后也还将是消除领导阶级的特权，并给全体人民带来自由、正义和福利。

在斗争中，工人阶级不得不靠自己的力量。工人阶级的社会觉悟是由于了解他自己的处境所激发的，也是由于改变社会的坚决的愿望所激发的，这是由于在企业中能团结一致，在斗争中获得了明显的结果……

过去被剥夺了权利和没有保障的无产者，今天已取得了 8 小时合法工作日制，保障劳动，失业和残废及疾病保险，老年时的退休权利，禁止童工，禁止妇女夜班，保障儿童和母亲，有报酬的假日制，集会自由，组织工会自由，谈判工资协议权利和罢工权利。

无产者在共管中正强行行使权利。过去，他不过是领导阶级的普通的物品，现在已具有平等权利和义务的公民地位了。

社会民主党已成为工人阶级的党，全民的党。

在我们时代的使命面前，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发展起来的社会力量会失败。它的历史是经济和技术扩展的可观的发展史，同时

也体现了接连不断的毁灭性战争，大量的失业和抢劫，经济的不安定。旧的力量表现出没有能力以有自决的、有经济安全的、和有社会正义的新的政治和人身自由的高级纲领，对抗共产党的粗暴挑衅。因此，旧的力量不再能满足那些要求互助的、正在动摇殖民主义剥削枷锁的年轻国家的要求，它们要求在自由中建设国家的未来，参与分享世界的福利，它们抵抗共产党人的诱惑，这种诱惑的目的是将这些国并入他们的统治范围。

共产党人彻底地压制自由。他们践踏人权以及个人和各国人民的自决权。

因此，世界的希望存在于建立在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念中的秩序上，它将建立一个摆脱贫困、恐惧，从战争和压迫中解脱出来，与所有善良人合作并为之相称的社会。

世界上各国的男人们，女人们，号召你们每一个人参加这个伟大的行动。

在德国的土地上，社会主义者集中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它欢迎所有赞成民主社会主义基本要求和基本价值观念的人参加它们的队伍！

(2) 从独立社会党到统一社会党

1948年前，巴黎的共产主义大学生组织的鼓动者吉尔·马蒂内，与其他一些原来的共产党员建立统一社会党。在布拉格的第一次打击之后，革命民主联盟委员会发出号召。这个组织集合了让·保罗·萨特，大卫·鲁塞，像让·弗米尤，罗歇·斯特凡等新闻记者以及像让·鲁·莱昂·布比安，雷蒙·巴蒂尤等社会党少数派。这个联盟不愿与法国共产党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断绝关系。但它很

快摆向保卫“自由”世界。1949年10月，萨特退出革命民主联盟。直到1951年，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是一个集合性政党，它内部产生反对派，特别是表现在以伊夫·德舍泽尔领头的青年社会党；他们靠近托洛茨基主义，为此被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开除。在革命社会主义行动的旗下，这些人靠近第四国际。此外，抵抗运动使天主教与社会党接近。1912年成立的青年共和国派是马尔克·桑尼埃《耕地》的继承者，已分成数派，于1936年参加人民阵线。在解放后最初几年，该组织也向人民共和运动输送成员。1935年，天主教工人青年会某些人成立基督教工人联盟，1941年改名家庭人民运动。家庭人民运动从事工人互助工作。1950年10月，多数派改名工人解放运动，倾向于社会活动。少数派拒绝政治优先，于1951年3月成立工人解放运动，转向社会活动。1956年，他们发布了复兴社会主义宣言，指出如果不与法国共产党合作，走向社会主义将成为不可能。但是，布达佩斯事件构成冲击，它使这个运动离开法国共产党，而靠近了新左派。

1950年，进步联盟成立。它是进步基督教的统一社会党和左翼激进派的混合体。这个党靠近法国共产党，鼓动者是吉尔·马蒂内和雅克·密特朗。1951年，独立左派行动中心成立。它集合了革命民主联盟的旧党员，人民共和运动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变节者，《观察家》和《思想》杂志的记者，1934年推动成立反法西斯知识分子委员会的知识分子们。独立左派行动中心鼓吹反殖民主义斗争，反对印支战争和保卫欧洲共同体，这个组织的鼓动者是：克洛德·布尔代、雅克·布洛克-莫朗日，夏尔·阿拉贡，让·鲁、莫里斯·拉克鲁瓦；1954年5月，独立左派行动中心，进步联盟和青年共和国派成立新左派联络和倡议委员会。1955年，新左派运动集

中了独立左派行动中心全体成员，进步联盟和青年共和国派的部分成员，以及所有响应联络和倡议委员会成立的省级组织。除这些组织以外，还加上一位人士的试验：皮埃尔·孟戴斯-法朗斯，他在 1954—1955 年统治法国。面对安东尼·比内，他的试验现代进步左派的政策象征。像法朗索瓦·莫里亚克，安德烈·马尔罗，法朗索瓦·密特朗（正像雷蒙·巴里荣指出的那样，新“左派”三 M^①）。从这个试验得到启发，产生了自由左派。一些工会工作者（法国总工会，法国天主教工人联合会，《建设》手册）也参加了这个新左翼。1957 年 12 月，社会主义左翼联盟创建代表大会成立，这个联盟集合了人民解放运动，新左派，青年共和国派的大部分人士以及来自法国共产党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一些团体。社会主义左翼联盟第一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和基督教派的联合。它显示出是一个“革命的、民主的、非宗教的、独立的、国际的”组织。在 1956 年以后，在阿尔及利亚和近东问题上，在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内部，有一个反对居易·摩勒的集团。爱德华·德普勒推动这个集团，安德烈·菲利普在《被贩卖的社会主义》一书中，揭发了“民族主义的、好战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而被开除出党。

1956 年，在工人国际法国支部里尔代表大会上，达尼埃尔·梅耶要求与民族解放阵线开展谈判。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少数派在 1957 年搞了个委员会，直接反对这个意见。少数派还出版了《社会主义论坛》杂志，该派有力地反对居易·摩勒帮助戴高乐将军。他们开始与一些前共产党员塞尔日·马莱，弗朗索瓦·夏特莱、让·帕普兰等于 1958 年 7 月创办的《共产主义论坛》谈判……并与达

这 3 人的姓均以“M”字开头。——译者

尼埃尔·梅耶和法朗索瓦·密特朗建立的民主力量联盟谈判。1958年9月，在伊西莱穆利诺举行的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代表大会上，爱德华·德普勒宣读了与多数派政策相对立的声明，并与他的朋友离开了会场。这天晚上，独立社会党成立，爱德华·德普勒任总书记，罗伯特·韦尔迪埃，阿兰·萨瓦里任副手。

1959年1月，“孟戴斯分子”成立民主行动中心，其中包括皮埃尔·孟戴斯—法朗斯、夏尔·埃尼。民主行动中心靠近爱德华·德普勒，并要求参加独立社会党。独立社会党吸收了一些来自统一社会党党员、工人国际法国支部诸如唐居易·普里让，以及像夏尔·埃尼之类的孟戴斯分子。1959年，前总统樊尚·奥里奥尔离开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他没有参加独立社会党，但没有掩饰对这个新党的同情。独立社会党—社会主义左翼联盟合并方案在一段时间内碰到皮埃尔·孟戴斯—法朗斯参加独立社会党问题，直到那时，孟戴斯—法朗斯并未赞成社会主义。皮埃尔·孟戴斯—法朗斯及大部分民主行动中心成员参加独立社会党。在阿尔福尔维尔召开的第3届独立社会党代表大会有84个联合会、2万名会员。独立社会党—社会主义左翼联盟—共产主义论坛讨论委员会成立。1960年4月3日，独立社会党、社会党左翼联盟、共产主义论坛全体成员在伊西莱穆利诺召开代表大会。洛朗·施瓦尔兹致开幕词。

让·帕普兰代表前共产主义论坛，吉尔·马蒂内代表前社会主义左翼联盟，爱德华·德普勒代表前独立社会党发言。3000名代表齐唱国际歌后分别。统一社会党成立。

(3) 让·帕普兰(1925年生)

小学教员之子，母亲为刺绣工人，工会工作者，历史教师资格

获得者。

在中学后期，参加了法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抵抗组织。他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在 1952 年，作为法国共产党代表至布达佩斯参加共产党情报局。在 1956 年事件以后，成立反对派组织共产主义论坛。1959 年被开除出党，他的集团和克洛德·布尔代的社会主义左翼联盟、吉尔·马蒂内、爱德华·德普勒的独立党，以及米歇尔·罗卡尔等创建统一社会党。

让·帕普兰 1967 年在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投票反对参加社会主义民主左翼联盟，他继续维护自己的立场。他被开除后，建立社会主义小组及俱乐部联盟，并于 1969 年在伊西莱穆利诺代表大会上参加阿兰·萨瓦里的社会党。

在埃皮内代表大会上，他的提议是少数派。他被选人领导委员会。1973 年，他回到了多数派、参加格勒诺布尔代表大会。是年当选为罗讷省议员。现在担任议会关系部长。

5. 第三次左翼的发展

从 1958 年起，“思想会社”开始出现，这种组织代表着真正的思想实验室。这些会社经常受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政府试验的启发，显示自己的特色和思想独立性，断然与传统的左翼决裂。

然而，这些会社好像很快地聚集了第三产业人士和中等阶级人士，大学生、自由职业者：因而这是一些“精英”，从社会学观点看，它限制了这种运动。

总之，正如吉尔·马蒂内指出：“现代主义的狂热支配着处于既不属共产主义又不属摩勒主义的左翼各派系，这两种主义是传统

和语言的柱石。”

让·帕普兰毫不迟疑地称这些“会社”为左翼的第三部门。这是这个时期的最具特色的现象。由于这个运动的多样化及它的决心，它明显地具有结构性的性质。让·帕普兰解释说：“第三部门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赘疣，它是思想和社会学的新现实在政治上的表现，有时虽自相矛盾，但是其共同之处在于至少都不是在旧模子里铸出来的。”

从 1951 年起，雅各宾俱乐部（由夏尔·埃尔尼创建的最早成立的俱乐部之一）提出了民主力量联合起来的思想。自 1954 年起，被有些人称作“新左翼”的冒险时期。在死气沉沉的时期，这是伟大的希望。由于它是来自“左翼卡特尔”或独立左派行动中心（他们有克洛德·布尔代，让·鲁伊夫·德舍泽尔）和“进步联盟”（有吉尔·马蒂内，皮埃尔·斯蒂布或皮埃尔·纳维尔等人），这个“新左派”立即引起知识分子阶层很大热情。

在第四共和国末期，真正的左翼基督教潮流的出现更是富于特色。在这方面，其先行者也不会少了马尔克·桑尼埃和“青年共和国派”（《耕耘》的产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愈来愈多的基督教徒参与政治和工会。因而，像雅克·南泰，安德烈·德尼组织了第一个进步基督教团体。即使朝这个方向发展不是没有困难这一点已被证实，这种发展是不可逆转的。像《基督教箴言报》（还有乔治·絮弗尔，乔治·蒙泰龙）这样的报纸清楚地表明了这种改革意志。

其他像欧仁·德尚，保尔·维诺在工会部门积极活动，特别是在天主教工人联合会内进行活动。

这些尝试首先建立了人民解放运动，它的政治诺言再明确不过了；与共产党接触（参加“和平运动”，响应“斯德哥尔摩宣言”），

为第三世界和非殖民化而斗争……

左翼最后一股寻找团结的大潮流当然是“孟戴斯主义”。

1957年12月，社会主义左翼联盟成立，此组织是集合分散的各派别的第一个组织。这是在全国范围广泛建立的组织，名副其实的带有经常性的“传送带”的组织，甚至办机关报刊《工人世界》周刊。

这一次，由于有阿尔韦冈和布尔代这样的领导人，事情显得不错。然而，由于选举上接连遭挫，事情搁下来了。

面对这些事件的压力，戴高乐将军一反1958年所持的立场，从1959年开始与阿尔及利亚人谈判。这事导致1962年4月冲突的结束。

但是，事情的发展付出很大代价。1962年2月，夏罗恩发生反对秘密军队组织的示威游行，由莫里斯·帕蓬率领的巴黎警察强制进行干预，造成8人死亡。

1961年，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军队自认为被共和国总统出卖，企图搞军事政变。为了应付这种威胁，戴高乐根据（宪法）第16条授与他的全权来行事。

戴高乐将军决定利用在阿尔及利亚的“成功”使国家保持中立。

两年以后，社会主义左翼联盟融合于独立社会党：某些头等重要人物如弗朗索瓦·密特朗拒绝和新政体作任何妥协，抨击文章《经常的政变》一文就证明了这点。

1958年宪法条文很多是模棱两可的，可作不同的解释。戴高乐将军决定结束这种模棱两可的解释，并向法国人民建议举行全民直接选举共和国总统，这就会增加他的权力。

宣布这种全民公决挑起左翼一片真正的抗议声。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立即处于一片“不”声中。反对全面公决程序（某些人还自动地将它比作公民投票）表明戴高乐政权还有一个很广泛的反对阵线。在 10 月初，弹劾动议在国民议会 480 票中有 280 票反对，几乎是绝对多数。因而“不赞成卡特尔”组成，但它不能阻止戴高乐占上风，在 10 月 28 日的全民公决中，戴高乐得 62% 的选票。

事实上，社会党战略并不是很有保证的。这些人有时说“民主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很快又取代“左翼民主党人阵线”的称呼方式。

与共产党进行了审慎的接触。1962 年 12 月，居易·摩勒甚至在民众报上写道：“总有一天，团结应该重新缔造。”

阿尔贝·加齐埃说的更明确：“没有共产党的协助，左翼会无能为力。有了共产党的支持，左翼会堕落。”

1962 年 11 月，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在得票上明显后退（1958 年为 13%）。在“第三种力量”和“人民阵线”之间选择并不容易。

党的一位副书记布吕泰尔试图进行很多人衷心希望的社会主义重新聚集的初步尝试。1963 年春开始，布吕泰尔召集了一系列社会主义讨论会，来参加会议的有像代特拉兹那样的天主教工人联合会成员，国民教育总工会成员，团结在吉尔·马蒂内，米歇尔·罗卡尔，阿兰·萨瓦里周围的统一社会党成员很快与夏尔·埃尔尼·马克·帕耶的俱乐部进行对话，他们或多或少地接近弗朗索瓦·密特朗，积极地参加讨论会活动。

1964 年 7 月，第 54 届代表大会任命了一位候选人其“态度和行为，不管怎么说，在政权问题上和政策上都不是模棱两可和犹豫不决的。”1964 年，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特别代表大会批准了德费尔

的候选人地位以及党对创建大“社会主义民主联合会”的活动方针。

同时，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共产党对话并未中断。相反，在1963年，居易·摩勒第二次率社会党代表团赴苏联访问。

1964年6月，50余个俱乐部和政治小组在奥赛宫决定建立共和制度大会党。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在这个党内，有来自各个方面的人士：有基督徒，也有世俗人士，有马克思主义者，有激进党，也有过去的统一社会党党员。因而，大会党处于各种思想和政治潮流的汇合点，他的最初目的是为共和派人寻找最大的共同点。

确实，问题在于别的事情得停下来，而去谴责第五共和国机制，以及戴高乐制度愈来愈专断的性质。从1964年起，在它通过的宪章中，首先是“结构中的社会主义欧洲”，“在它的意图和习俗上要有足够的自由化，以与美国维持团结。”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和法国共产党理论上的交流继续进行。两党的各自的委员会拟定一些题目在《民众报》，《人道报》或《法兰西观察家》上发表文章论述。居易·摩勒通过它设法使德费尔在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内处境困难。为了表示大度，社会党领导人甚至接受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在基层”进行对话。

克洛德·菲齐埃与共产党就巴黎和郊区的市政选举达成协议。此外，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全面地正式将联合多样化，口号还是“打倒保卫新共和联盟和它的盟友”。这就要求必须在这里或那里，有一个“人民阵线”类型的联盟。

对左翼唯一的候选人，票数几乎到处都在增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同样也走向这个方向。在“摩勒派”和“德费尔派”之间，冲

突好像不可避免。

1965 年，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在克利希举行代表大会。德费尔发挥了他的观点，突出强调党在选举方面巨大损失，以及在党员人数方面的巨大损失。

德费尔也谈到了党在自己的马奇诺防线里被埋葬。他甚至指责居易·摩勒继续在走封闭的、蜷缩的路线，它导致逐步窒息。党的总书记回答说“加斯东·德费尔应该当总统候选人”，但是“条件是对原则要忠诚，不能牺牲忠诚。”这些原则，特别指的是世俗的政教分离要求，其性质会使与人民共和运动的严肃讨论遭到失败。

附 录

(1) 社会主义化思想集团

会见集团：在让·米亚雷倡议下于 1957 年成立，其原则为对立思想的较量。

阵地 让·克吕泽尔和达尼埃尔·德尔沃建立的会社，主要建立在农村。

托克维尔小组：在 5 月 13 日后，对阿尔及利亚战争作出反应（至少在开始时）中形成。因此，这个小组雄心勃勃，想要成为培养民主派的公民的真正的学校。

60 年代公民：接替《新生活》的俱乐部，集中一些过去从事政治或工会工作的人，还有在家庭或教派组织中负责的人。（像雅克·德洛尔，后来是该组织积极的成员。）

新民主派：它组织过一系列辩论会和讨论会。

技术和民主派：成立较晚，在让·巴雷的倡议下组成，其组织宗旨为在科学和技术的指引下，从根本上重新考虑政治。

让·莫兰俱乐部^①：成立很早。它是这些会社中最著名的。

(2) 夏尔·埃尔厄 (1923—1990)

出生于坎佩尔，父亲为警察。1951年，创建雅各宾俱乐部，1954年创办同名报纸。1957—1958年，担任激进党议员，后又任激进社会党议员。1965年，任社会主义民主左翼联盟总代表，并于1967年任该组织副主席。1968—1970年，担任共和制度大会党主席。

1971—1990年，任社会党领导委员会成员。1974年，与罗贝尔·蓬蒂荣、让·皮埃尔·舍弗恩曼组织“新军大会党”，该组织名称参考了饶勒斯著作。

1977年，当选维勒巴恩市市长，1978年当选罗讷市议员。1981—1985年，任国防部长。在“绿色和平”事件后，辞去职务。1986年以极高票数当选为议员，在社会党提出立法议会选举的候选人中名列首位。

1990年1月17日，在参加支持亚美尼亚人事业的集会时猝然逝世。

(3) 皮埃尔·孟戴斯-法朗斯 (1907—1982)

律师，厄尔省激进社会党议员，鲁维埃市市长。1938年，任勃鲁姆第二届政府财政部副国务秘书。1940年6月，与其他议员一起从马西利亚出发并到达摩洛哥。他曾被捕，越狱后于1942年到

^① 让·莫兰 (Jean Moulin, 1899—1943) 法国著名爱国者，全国抵抗运动缔造者之一，后被德国法西斯杀害。——译者

达伦敦。1943年，在阿尔及尔任财政部专员。1944—1945年，任国民经济部长，在1954年6月至1955年2月任总理。他的政府实现了印度支那和平和使突尼斯自治，同时，他的政府也是具有政治伦理学思想的政府。

1959年，由于站在戴高乐的反对立场被开除出激进党，并回到独立社会党，不久该党成为统一社会党。1968年5月以后辞去该党职务。这个公正、正直、廉正的人最后形象是，在弗朗索瓦·密特朗得到正式授权时，激动得几乎泪流满面。

6. 弗朗索瓦·密特朗时期

代表大会标志着大联盟的失败，就像马赛市长^①想像的那样。7月4日，弗朗索瓦·密特朗在圣格拉蒂安使共和制度大会党接受担负社会主义使命的民主力量联盟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小的联盟。

居易·摩勒也作出反应。他知道自从大联盟失败后，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也将跟着完结。他的回答是一种鼓励：“我不愿牺牲工人国际法国支部而去顺从那一伙民主派，但是，如果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党，你们可以信得过我。我们可以再来一个新的1905年。”

1965年9月，弗朗索瓦·密特朗在得到居易·摩勒的支持后，正式宣布为共和国总统候选人。

在开始时，密特朗还坚持像“向全体法国人开放的兄弟般的左翼”之类形式。

^①指加斯东·德费尔。——译者

随着竞选运动的扩大，密特朗的政治形象愈来愈高大，他对法国共产党毫不相让，搞了个左翼联盟候选人。因而，在 11 月他在巴黎吕泰蒂亚旅馆发表的“纲领”中明确提出“现代左翼基点”的 28 条建议，在这次选举运动中，他不怕确认这种观点，他说：“在我看来，任何东西也不能超越左翼，而在这个左翼中，我肯定包括了共产党。”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总书记也是这种情况，他在解释接受与法国共产党联合的理由时说：“当今，这些人和那些人相互都意识到这种体制是无法容忍的，现在是决定性时刻，因此要促使和加速接触。有时，要共同进行积极活动，以制定真正的确定的共同目标。”

至于与共产党的共同纲领的原则，居易·摩勒没有明确地抛弃，他说：“要计较的是纲领的内容，纲领的整个内容。如果适合，我们会毫无保留地赞同。如果不适合，我们也坚决不同意。”

1965 年 12 月，弗朗索·瓦密特朗带领左翼参加总统竞选战役与戴高乐将军竞争，出乎意料地，成功地使首次投票结果无人当选。在第二轮中，在他的名下获 45% 的选票。

在这次选举运动中，为了准备社会党人重新组合，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左翼联盟，弗·密特朗担任主席。在这个联盟中，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共和制度大会党和激进党的俱乐部共同相处，在与法国共产党关系问题上意见对立。

在联盟成员与共产党之间讨论陷入僵局的同时，居易·摩勒毫不迟疑地与法国共产党恢复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对话。几个月以来，虽然在团结方面有所进步，社会主义民主左翼联盟明显地犹豫不决，止步不前。激进党人更前所未有地否决这个题目。然而，拒绝与共产党达成任何协议，那就肯定是放弃 1967 年 3 月第二轮选

举的任何可能性。

在形势似乎僵持和不可挽回时，居易·摩勒作出决定性姿态，它可能挽救联盟。1966年10月，在絮伦召开的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代表大会上，他建议与共产党谈判，达成一个选举协议。克洛德·菲齐埃发挥了摩勒主义的论点，他说：“为了取得权力和共同政府，站在整个左翼联盟之外是没有前途的；加斯东·德费尔支持党的‘领袖’”。

从这个时期起，居易·摩勒表示决心改造“老房子”并革新和扩展它。正如他过去不反对召开举行社会主义讨论会那样，他如今亲自关心变革的努力。他鼓励靠近党的让-饶勒斯小组。在乔治·布吕泰尔于1966年1月离开党的领导岗位以后，他为全国研究和培训中心提供方便，这个中心是罗歇·法雅尔迪，皮埃尔·莫鲁瓦，以及包括吕西安·德尔马在内的大部分50年代的社会主义青年组织负责人。他同样也支持和资助其他研究性俱乐部，最重要的是学习研究与社会主义教育中心，该中心由让-皮埃尔·舍弗恩曼、阿兰·戈麦斯，迪迪埃·莫夏恩等促成。不久以后，皮埃尔·吉多尼、乔治·萨尔也参加该中心。

学习研究与社会主义教育中心的基本成员是国立行政学校毕业的身居要职的官员和政府部门高级干部，该中心的任务为准备文件，组织讨论会，成为讨论中心。

1966年，统一社会党组织了格勒诺布尔社会主义会议，除讨论上述的战略问题外，它明确地揭露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实用的改良主义定义，并考虑新的阶层、特别是正在上升的中等阶级关心的问题。会议不仅谴责了国有化的教条，也强调管理效率。米歇尔·罗卡尔自称属孟戴斯-法朗斯一派，被认为是这个运动的头头。

1967年3月在第二轮选举中，左翼有极大进展，使人大吃一惊。左翼得票193席，接近多数派。

几个月以前，社会主义民主左翼联盟——法国共产党工作小组负责解决两个组织的焦点问题。1968年1月，这个小组重新开会，其目的比以前更为明确：建立整个左翼的共同纲领。

就非共产党左翼来说，人们似乎准备加速社会主义民主左翼联盟各组织的联合过程。1968年1月，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叙雷讷代表大会上，由于居易·摩勒建议在1969年建成未来的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联合迈出了决定的一步。

在左翼的相对信任的景况下，“5月运动”爆发了。国际的争执，消费社会的罪恶，越南战争的变化不定，以及其他的担心，这些都部分地解释这次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这也是对戴高乐主义国家的“倒台”行动，这体现在像“10年够了！”这种口号上。政权摇晃不定，但是，无论是法国共产党，或是左翼其他成员都不能回答当时提出来的问题。

从5月27日开始，为摆脱危机，总理和法国总工会之间的谈判事实上已在进行。

1968年6月30日晚，在提前的立法选举中，法国左翼付出了失败的代价。

总之，整个左翼（法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民主左翼联盟，统一社会党，极左翼等）只得39%的有效选票，1967年为43%。得票率很明显减少。

1968年8月，华沙条约国军队入侵事件扼杀了布拉格之春。由于反冲作用，这些严重事件使社会党和共产党关系紧张，在短期内，寻找左翼联合变得困难。

1968年11月，弗朗索瓦·密特朗辞去社会主义民主左翼联盟主席职务，联盟彻底垮台。建立新党的问题又被提起。

皮埃尔·莫鲁瓦认为新党主要目标之一为占据法国共产党和中左党派之间的全部位置。他还说，这不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其愿望是联合所有那些人，他们虽然不是社会主义者，但还是相信民主和自由，而且总是反对戴高乐主义的人。”

对居易·摩勒周围亲近的人，此类声明引起众多的反应。因为这类声明不能不使人们想起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先前作的尝试。皮埃尔·莫鲁瓦和加斯东·德费尔的明友们开始孕育大的计划。很可能为告诉他们共和制度大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共同声明指出：“社会党应该拒绝与右派势力的任何联盟，而不管选举协商的级别。”

对戴高乐将军来说，他提出的关于地方化和参议院问题全民投票表决是一次失败。。在不赞成票（占54%）取得胜利情况下，他辞去职务，投不赞成票的人中间，有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

加斯东·德费尔突然宣布作（总统）候选人。激进党人明显地害怕密特朗1965年情况再现，这时也跳了起来。马赛市长在社会主义民主联盟的议员面前，谈到了他的计划，并得到热忱地通过。几个小时以后，在既成事实面前，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只得认可，同意了这个候选人资格。

居易·摩勒为准备应付最紧急情况，在1969年5月，坚持在阿尔福维尔召开统一代表大会。1968年11月，他已宣布辞去职务，他的愿望是在新党内不担任任何负责职务。他的最后岁月贡献于创建万国社会主义研究局，该组织于1969年5月成立。他还写了几部关于社会主义的著作。

领导委员会决定，未来的代表大会只对单方面的声明表示意见。共和制度大会党和社会主义小组和俱乐部联盟认为与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没有什么可讨论的，粗暴地进行抵制和中断关系。这两个组织没有派代表团参加阿尔福维尔代表大会。

这种不间断的分裂使统一社会党决定米歇尔·罗卡尔为总统候选人。在新的党成立代表大会后，加斯东·德费尔不是左翼的唯一候选人。

在新的社会党内部，人们也可以听到像学习、研究与社会主义教育中心的声音，他们说：“反对改组第三种力量，改组把法国让给戴高乐主义 11 年了。”选举结果对雅·杜克洛较为有利（21%），而对受孟戴斯 - 法朗斯支持的加斯东·德费尔不利，只得 5% 的选票。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号召第二轮中投波埃的票以击败蓬皮杜。

在两次代表大会期间，皮埃尔·莫鲁瓦担任新生的党的临时书记。7月11日，在伊西莱穆利诺举行第二次建党代表大会，它带来了若干变化：对负责人的任命引进了比例代表制的成分；建立第一书记以取代总书记。代表大会对非共产党左翼的行为也进行了批评性分析。正如同阿兰·萨瓦里说的那样：“在惨痛的失败之后，我们首先应该团结起来，然后我们也不应该把责任仅仅推给那些进行了斗争但失败了的领导人身上，而是要归结于解放后社会主义的衰败上。

在确定新的方针的过程中，有些论点是互相对立的。首先是诺特巴尔和安德烈·尚德尔纳戈尔，他们反对与共产党对话。

然后是皮埃尔·莫鲁瓦，乔治·吉尔，克里斯蒂昂·皮诺支持的观点，赞成与左翼联盟研究以达成广泛的协议，认为“应该抛弃幻

想来实行。”正像皮埃尔·莫鲁瓦所指出的那样：“首先，我们的方针是长期的、而不是马上必需和共产党建立关系。”

最后是居易·摩勒和阿尔·萨瓦里的论点，他们将左翼联盟当作“社会主义战略”的核心，认为这是理论严峻性所提出的，要坚持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立即开始与法国共产党对话。最后动议又提出这个论点的主要部分。在社会党里是首次明确有力地肯定左翼联盟的必要性、而将任何一种中间联盟排除在外。这是重要的一步，即使联合“不是明天的事”，但它要服从于与共产党展开公开讨论。

新的社会党从今以后开始起步。让·帕普兰的社会主义小组及俱乐部联盟参加了伊西莱穆利诺代表大会。

领导层中在 23 年担任党的首脑后，居易·摩勒最终消失了。但是，对于第一书记的职位，阿尔·萨瓦里以一票击败了临时书记皮埃尔·莫鲁瓦。

弗朗索瓦·密特朗赞成社会主义者的团结：“除了和解和从根本上集合起来外，没有别的道路，也不要停留在现存的机构和结构上，不应该听之任之。要进行会谈，要联合起来。”他诚心地号召召开“统一大会”。从此时起，左翼的统一要与社会主义革新相联系，革新不可能“在与资本主义决裂的战略之外”发生。

学习研究与社会主义教育中心的设想也一样，只是某些细微之处有些不同。在让·皮埃尔·舍弗恩曼和迪迪埃·莫夏恩的推动下，该中心要求“重新建立和采取真正统一的手段。”

1970 年 10 月，党的全国委员会在邦迪开会，委员会不强制规定，在 1971 年的市政选举中，专门与共产党结盟。因而，在阿拉斯，有居易·摩勒领导的左翼联盟名单。在马赛和图卢兹，也有与

中间派人士商定的名单。在图鲁兹，选举失败了。

弗朗索瓦·密特朗反对这种拖延作法。1970年11月他在希农堡发表的引人注目的演讲中说：“人们怎么能推倒多数，特别是能动员从数量上和从社会学观点看是多数的群众？总之，人们怎么才能给全体法国人民自由的、能掌握自己命运的社会前景？为达到这个目的要有两个条件：左翼的联合和左翼内部的平衡……”

尽管有新的障碍，团结在前进。不久以后，社会主义团结全国代表团在尼可拉·凯斯蒂约领导下组成，这个团负责准备团结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于1971年6月11日至13日在埃皮内—絮—塞纳市召开。

然而，准备集聚的社会主义力量给人以不协调的错综复杂的印象，从新社会党本身开始，它也不过提出4种不同的提案。

摩勒—萨瓦里提案首先是（也就是卸任的领导机构的提案）要保护机构和重申对现代主义派和右翼分子保持警惕。帕普兰的提案强调与共产党一起搞的政府纲领，这是与思想意识保证相称的，这不能不使人想起摩勒派的先决条件。第3个提案是皮埃尔·莫鲁瓦和加斯东·德费尔的共同提案（也就是诺尔省联合会和罗讷河口联合会的提案），它不怎么赞成与共产党缔结协定，而坚持革新党。

至于学习研究与社会主义教育中心，它为迫使共产党作出明确答复的共同纲领而斗争。共和制度大会党支持梅马兹—蓬蒂荣提案，鼓吹左翼联盟是组成未来社会党必要的条件。

首先，政治逻辑要求参加大会的左翼联盟的支持者集聚起来，这就要求摩勒—萨瓦里，帕普兰，密特朗，学习研究与社会主义教育中心要集合起来。但是很快，这种假设显得难以办到，弗朗索

瓦·密特朗和居易·摩勒都依仗左翼联盟，但在达到目的手段方面大相径庭。摩勒—萨瓦里的拥护者坚持与共产党要进行思想意识的争论为前提。而弗朗索瓦·密特朗认为，没有必要澄清这种争论。两个工人阶级政党的各自的哲学在这点上各不相同，要调和也徒劳。这也就是提案的全部意义，它指出：“与共产党对话不应该从含糊不清的题目出发，或从意识形态争论出发。对话应该讨论担负社会改革任务的政府的具体问题上，讨论这样的协定超出了短期目标，严肃地提出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

因而，弗朗索瓦·密特朗和大会党派用更具体的语言谈及居易·摩勒的追随者。他们要重新干 1905 年的事，而要抹掉 1920 年。

最后，密特朗选择与学习研究与社会主义教育中心，该中心控制像巴黎联合会那样的重要联合会。而对让—皮埃尔·舍弗恩曼来说，密特朗是社会党和共产党团结政策的最好象征。代表 30—35% 社会党的莫鲁瓦—德费尔集团的联合，最终使天秤稍倾向密特朗（43936 票对 41757 票）。

附 录

(1) 弗·密特朗的 28 点建议（1965 年 11 月）

政治机构：

只有人民和当选者之间的单纯的和公正的契约才能给共和国机构生命和力量。然而，国家的政治活动事实上被个人权力所占据。

我将援引保障民主的现行宪法条款（除去允许最糟糕的冒险的 16 条外）。我在这里还要加上立法的政府的概念……如果我当选，我将立即解散国民议会，国民议会的多数派也被取消，我将促

使民主组织能自由地和能赋有全权地建立政府契约。

具体建议 :1) 管理政府 ;2) 修改宪法 ; 3) 政府契约和立法政府 ;

保护自由 :

应该重建特别是 4 种受到威胁的自由 : 个人自由 (司法独立 ; 最高司法会议 ; 取消政治法庭) , 新闻权利 (广播 , 不受政府宣传拘束的电视) , 工会自由 (取消限制罢工权利和禁止工会在企业实行争执权的法律) , 地方性自由 (市镇由于国家强加的新的负担和因税收资源被国家占有而被压垮) 。这也就是遵守法律 , 即是我所确信的我们先辈艰难地获得的个人自由和集体自由的充分发挥。

具体建议 4) 取消例外立法 ; 5) 采用新的广播电视法 ; 6) 废除 1964 年关于限制罢工的规定 ; 7) 企业中的工会小组的争执权 ; 8) 建立地方行政单位的国家金库。

对外政策 , 欧洲 :

左翼的基本目标是为人们的幸福和福利组织社会。左翼的对外政策应该首先为和平服务 , 左翼的国内政策应为正义服务.....

在讨论和平的地方看不到法国 , 怎能不叫人担忧 ? 在此期间 , 由于妨碍了共同市场 , 堵塞了通过普选建立欧洲政治权力 , 我们已延误了欧洲的时间。有关这个问题我首先要抓住较发达国家。

具体建议 9) 与共同市场重开谈判 , 以达到实现 “ 绿色欧洲 ” ; 10) 建立欧洲政治权力机构 ; 11) 法国参加裁军会议 ; 12) 核武器不扩散条约 ;13) 在停止核试验的莫斯科条约上签字 ; 14) 通过和解的谈判改造北大西洋公约 ; 15) 援助第三世界计划 ;

打击力量 :

当前法国的孤立只能用戴高乐将军意欲使法国具有原子打击力量来解释。此外，政府花在保证保护平民方面没有超过 10 亿旧法郎。

具体建议 :16) 法国打击力量转产，停止皮埃尔拉特工厂的第三、第四阶段工作。

经济计划化：

由于限制价格和冻结工资，政府已断然建立了一支失业大军，使国家剥夺了这些劳动者本可以生产的资源。

左翼多数派应致力于民主计划化政策，这个政策：1) 应号召劳动者和生产者参预决定；2) 继续扩大充分就业和稳定物价；3) 设法改变收入分配，优先装备的分配以及有选择的投资（特别是要通过信贷分配的监督，以及国家投资银行和地方的国家金库的干预）。

具体建议 :17) 政府与工人工会和农业组织举行圆桌会议；18) 新的第五个计划（发展工农业生产新的目标）；19) 新的立法纲领计划；20) 建立经济和计划部以及区域经济国务秘书处；21) 尊重区域优先原则；22) 建立国家投资银行。

社会正义：

左翼的经济政策必须以社会正义作为最终目的。税的分配加剧了不公平，税收很多落在劳动报酬上以及其它收入上。某种程度财政负担的减轻可能使经济飞跃。首先应该维护农业的经济能力，它也需要深刻的经济改革。合作和信贷显示是保证经营现代化的手段；而不损害农民自治。总之，为了重新获得收入的均衡，农业应该立即得到享有资源的转移，特别通过农业最低保证工资对各行业最低工资的排列，取消区域减免税，提高家庭补助和社会

补助。

集体设施依然是改善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生活条件的基本因素，它已被现今当局用于军费和其它重要开支。

但是，对那些收入微薄的家庭来说，最严重的问题是缺少住房。

最后，是经常作很大牺牲的一类人：妇女。

具体建议：23) 提高免税基本数和减去家庭负担；24) 帮助处境最困难的人；对退伍军人给予优待措施；对回国人员给予补偿；男女同酬；25) 允许节制生育（废除 1920 年法律）

国民教育：

如果不承认国民教育是优先的优先，那就什么也不可能搞成功……

民族的伟大并不依仗炸弹的摧毁性力量，而是在于我们思想传播的力量，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科学和我们的技术的力量。

具体建议：26) 保留民用预算的 25% 给国民教育。

最后，有两次符合当前要求的具体建议；27) 有力地恢复警察部门的秩序；28) 对领地和海外省的政策以民主政治的原则予以审查。

(2) 俱乐部和共和制度大会党

戴高乐掌权、第五共和国的诞生以及它通过的宪法，这伙政党和议会的作用减少，有利于俱乐部的出现。有些俱乐部，如让-莫兰俱乐部是一些思考性俱乐部。另外一些俱乐部相反，它们是在人们称作“非共产党左翼”的内部，集合了一批反戴高乐主义分子。

同样，共和国战斗同盟（密特朗创办于 1959 年），托克维尔小

组(孟戴斯-法朗斯)雅各宾俱乐部(夏尔·埃尔尼建于1951年),这些俱乐部当时都得到发展。

决定前途的事件是大多数大会党内部的反对派俱乐部联合起来,在1964年6月,在弗·密特朗的倡议下,共和制度大会党成立。

在这些俱乐部中,人们可以列举:共和国战斗联盟(弗·密特朗);雅各宾俱乐部;制度行动中心(律师公会会长托尔普);罗伯斯庇尔俱乐部;蒙田小组;欧洲联盟主义运动(钱拉·雅凯)法兰西论坛(人民共和运动左翼);民主和社会主义抵抗联盟(博尚·达扬,梅尔马兹);妇女民主运动(玛丽-泰雷兹·埃康,伊夫托·卢迪)以及后来没有参加共和制度大会党的科勒特·奥特里)。地区性运动:科西嘉地区研究小组;行动和研究奥克语委员会;红帽子组织(布列塔尼)。共和制度大会党的纲领预示了未来的埃皮内(代表大会的)党的纲领和1981年密特朗的总统候选人资格的到来:民主的计划化;地方主义(地区的培训);取消特别审判权;行政法院独立;妇女培训;普选欧洲议会;促进人权;左翼联盟。

从1964年开始,其进程是围绕一种思想和一个人,其逻辑的必然结果是导致1971年埃皮内的团结和10年后5月10日密特朗的当选。

(3) 共和制度大会党常务组名单

(1970年12月叙雷讷大会上当选)

密特朗;埃康;德里斯尔;梅尔马兹;巴希;若克斯;苏布莱;费利尤;日方;梅桑多;巴尔丹;勒穆瓦讷;博尚;萨尔沃纳;吉罗;布纳萨亚格;弗朗日斯;迪雷;库瑟;勒施巴利埃;塞鲁斯克拉;樊尚;卡努埃;马索诺;达扬;索里;德勒弗;莱涅克;万松;勒布伦;里施特;

布尔莱 ;卡杜瓦尔 ;莫内 ;鲁蒂 ;埃斯蒂埃 ;勒西亚 ;希拉 ;佩纳 ;韦尔内 ;埃尔尼 ;塞格雷坦 ;皮加莫 ;苏利埃 ;杜马 ;维亚纳 ;莫尼克 ;乌多 ;卢斯莱 ;莱涅尔 ;马施费 ;安德雷奥 ;巴丹泰 ;阿尼埃 ;代凯拉克 ;马林格 ;古尔东 ;勒伯夫 ;瓦谢 ;加代。

(4) 政治局名单

博尚 ;布纳萨亚格·达扬 ;埃斯蒂埃 ;费利尤 ;日方 ;埃尔尼 ;若克斯 ;梅尔马兹 ;梅桑多 ;密特朗 ;佩纳 ;鲁蒂 ;萨尔沃纳 ;苏布莱 ;埃康 ;勒穆瓦纳 ;弗朗日斯 ;德里斯尔 ;古尔东 ;马林格 ;莫内。

主席 密特朗

副主席 : 达扬 ; 总书记 : 梅尔马兹。

(5) 路易·梅尔马兹 (生于 1931 年)

生于巴黎 , 历史学学位 , 曼斯中学教员 , 后在索市拉卡纳尔中学任教 , 克莱蒙-费朗文学院任现代史助教。于 1955 年遇到密特朗。

先后任民主抵抗联盟及共和制度大会党总书记 (1965—1969 年) 。1967—1968 年 , 任议员。从 1971 年至 1973 年 , 任维埃纳市市长。

1981 年 , 任装备和运输部长 , 自 1981 年至 1986 年 , 国民会议长 , 现任国民议会社会党党团主席。

著作有 : 《论波德莱尔》 , 《论曼德侬夫人》 , 《论豪森佐伦》。
(《王朝论》。丛书路易·梅桑多在丛书中写《卡佩王朝》)

(6) 让 - 皮埃尔·舍弗恩曼 (生于 1940 年)

学习研究与社会主义教育中心集体笔名：芒德兰

国立行政学校毕业生。他创建并担任学习研究与社会主义教育中心总书记 (1966 年)。他得到居易·摩勒支持在社会党内部进行革新，以图与共产党进行密切的联盟。

1971 年 6 月的埃皮内大会上，在创建新党问题站在密特朗一边。从 1973 年起，任贝尔福领地议员。1975 年波城代表大会上，学习研究与社会主义教育中心 (当月 2 日) 离开了领导机构，在 1979 年梅斯会议后又回到领导机构 (当月 5 日)。1980 年，他负责起草社会党纲领草案。1981 年 5 月 10 日后，担任工业和研究部长。由于经济管理 (紧缩计划) 有不同意见，辞去皮埃尔·莫鲁瓦政府职务。过了不久，被任命为国民教育部长。

1986 年开始，他推动“社会主义和共和派”，该派取代了学习研究与社会主义教育中心。他现任国防部长。

(7) 皮埃尔·莫鲁瓦 (1928 年生)

伐木工人之孙，小学教员之子。他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组织 1949 年任全国书记。曾担任过历史和地理教员。1951 年，创立莱奥拉格朗日之家全国联盟，这是法国人民教育运动最重要组织之

。

尽管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碰到重重困难，莫鲁瓦仍忠于党。从 1963 年至 1971 年，他率领新社会党，与其他人一起准备复兴。1973 年，他得到罗歇·萨朗格罗选区的提名，成为里尔市长，以代替奥古斯坦·洛朗。1974 年，他是“社会主义会议”主要拥护者，这

个组织标志社会党的集聚和开展。

在 1971 年至 1979 年，在担任全国书记处协调工作后，在梅斯代表大会后成为执行局成员，直至 1981 年 5 月 10 日，这一天密特朗任命他为总理，任职至 1984 年。以后，他主持世界友好城市联合会工作。1986 年 3 月，他重新获得里尔市议员席位。他战胜朗·法比尤斯的竞争，成为社会党第一书记。

(8) 迪迪埃·莫夏恩(1931 年生)

国立行政学校毕业生，他与舍弗恩曼在 1966 年创建学习与社会主义教育中心。

他任《边疆，标志，不，赌注》总编辑。从 1979 年起任欧洲议员，他是“社会主义和共和国”的推动者。

第五章 埃皮内时期的社会党

挑选弗朗索瓦·密特朗为总书记是社会党开始革新的标志。

1. 政府的共同纲领

1972年6月27日，社会党和共产党签署了政府共同纲领。7月，罗贝尔·法布尔的激进党人和上述两党联合。

1971年6月至1972年6月间，出现了某些重要因素。首先，在埃皮内会议之后，共产党即告知，它接受人民裁决的原则，即轮换的原则。而弗朗索瓦·密特朗宣称赞成比例投票制的原则，这是共产党人和许多社会党人长期以来所要求的。7月，社会党和共产党代表团商定，自议会复会时起，发起一场关于自主权的联合运动。

之后，开始着手行动。自1970年秋开始，法共发起一项重要倡议。它公布了民主人民联合政府纲领，并立即命名为“改变航向”。这一纲领符合尚皮尼宣言精神并具体地确定了“先进民主”阶段。

在此期间，社会党在公众舆论中有明显的回升趋势。

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最后谈判持续了两个月，谈判颇为艰苦。分歧迅速暴露：国有化，欧洲问题和打击力量。社会党同意稍晚些时候提交包含在共同纲领中的经济和社会建议数字。在关于欧洲

和大西洋联盟的问题上，双方表现了和解精神，至于国有化，法共（已开了一张大单子）愿缩小其规模：它包括银行和金融部门，地下资源，制药、空间、航空、军备和核等工业部门，以及九大工业集团（达索、罗纳—普朗克、圣戈班、蓬阿—穆松、贝希奈—尤金—库尔曼等）。此外，还商妥给工人提供要求议会对他们的企业实行国有化的可能性。

根据埃皮内大会精神，政府纲领致力于以国际裁决，裁军和集体安全等必需手段缔造和平，纲领重申社会党人对欧洲共同体的重视，并要求制订一项向第三世界开放的政策。

基本观点已作论述。社会党和共产党彼此不断让步，可能，大家都想通过表达团结的愿望，以求补偿多年来的议而不决和冷漠态度。事实上，对左翼来说，政权的前景颇为遥远，谁都明白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必须全力以赴达成协议。

在此情况下，社会党和共产党之间有可能达成协议。6月27日，关于立法机构的纲领公诸于世。左翼共同纲领的起草在全国引起反响。社会党纲领以《改变生活》为标题，显示其计划的重要性。

毋庸置疑，这个事件最重要的后果是事实上对法国政治进行程度不同的调整安排。究根溯源，此事源出于法国政治生活的两极化。

正像有人说的那样，“左翼和右翼进行了一场斗争”，共产党不断重复：“起决定作用的是群众运动。”因此，共同纲领从开始付诸全民表决时起就深得人心。1973年3月立法选举证实了左翼的复兴与团结的蓬勃生气，在第一轮中，社会党和激进党组成的社会主义民主左翼联盟紧随共产党之后，在第二轮中获得26%的选

票。社会党以轴心面貌出现，1972 年开始，吉尔·马尔蒂内的加入即为实证。然而，社会党的一统局面尚未确定。

1973 年的立法选举第一次确认了左翼的复兴。由社会党和左翼激进党组成的社会主义民主左翼联盟在第一轮中紧追共产党第二轮获 26% 的选票。社会党几乎赶上了它的 1967 年的纪录。

在 1973 年的县级选举中，社会主义民主左翼联盟获得 24% 的选票，比上一次选举中的社会民主左翼联盟多 2 个百分点。

1973 年秋，在集中讨论欧洲问题的巴尼奥莱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上，密特朗威胁要辞职。面对这种威胁，第一书记的“批评者”（特别是学习研究与社会主义教育中心）接受了他的立场。从此，密特朗真正成为社会党头号人物。

1974 年，蓬皮杜总统逝世后提前举行的总统选举的第一轮中，包括各种派别的左翼，得有效选票的 48%。弗朗索瓦·密特朗是共同纲领签署者的唯一候选人，得票 43.5%。18 年来，这是左翼最好的成绩。弗朗索瓦·密特朗和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参加竞争。最后，弗朗索瓦·密特朗作为左翼的唯一候选人，获得 49.33% 的选票。

左翼从未如此接近成功。像 1965 年一样，弗朗索瓦·密特朗已成为重新恢复的左翼的无可争辩的领袖。如果说社会党在数量上有进展的话，在质方面的改变并不明显。

在总统选举的几个月后发生两件事，在社会主义潮流的发展中，其重要性在以后才显露出来。一方面是在立法选举后，证实左翼的第一大党社会党占优先地位，共产党开始进行论战，另一方面在 10 月 12 日和 13 日，社会党举行全国大会。会议在巴黎的

圣 - 雅克旅馆举行，1500 名代表代表了社会党、统一社会党，以及由工会人士组成的“第三种成份”（主要是法国民主工联，尤其是雅克·谢雷克和雅克·朱利雅），还有各种集团和协会（像雅克·德洛尔的新生活派。）

这次大会要求米歇尔·罗卡尔的社会党内部进行调整，在密特朗进行总统竞选运动时，罗卡尔是经济顾问。

大会主要是应皮埃尔·莫鲁瓦的要求（其目的为扩大社会党基层）召开的，他已是党的第二号人物。

米歇尔·罗卡尔和罗贝尔·夏皮伊参加了总统竞选运动，他们都是密特朗的经济顾问，于 1974 年 12 月参加社会党。1975 年 1 月，罗卡尔进入执行局，同年 10 月任全国书记。学习研究与社会主义教育中心发生危机，具体表现吉尔·马尔蒂内的离职。对这个潮流来说，波城会议为它与社会党领导提供了一个类似“协议离婚”的机会。

联合阵线继续取得成效，首先表现在选举方面。在 1976 年的县级选举中，左翼的进展得到证实，几乎绝对地有利于社会党。然后在 1977 年的市政选举中，在迈向胜利的进程中又达到新的阶段，社会党仍然是最主要受益者。在超过 3 万人口的 82 个城市中，社会党确实获得了胜利。有了 30% 左右选民，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党已是法国的“第一大党”。

1975 年至 1977 年，法国共产党搞的论战成为左翼历史的原动力。社会党坚持“两党联合”路线，仍保持其优势。

随着社会党拥有选民增多，面目也在改变。首先，人数增加了，数字极为可观；埃皮内大会时为 7 万人，1977 年为 17 万。其次，内部组合变化。1971 年后，超过 1/2 的人员参加社会党，其中

大部分是埃皮内大会后的党员，有人称作“萨布拉”，再者，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新入党者的所属社会阶层越来越广泛。

1978年3月，已成为法国第一大党的密特朗的党，对立法选举，所有的预测都是得胜的。但后来的情况并非如此。

问题出在被罗兰·凯罗尔称作先进资产阶级的那部分人，也就是说那些政治上倾向左翼的人，而从社会角度看并非如此，即自由职业者、技术人员的新阶层、工程师和干部、教授。

附 录

(1) 埃皮内代表大会

1971年6月11日至13日，在埃皮内实现了统一。大会由争取社会党团结代表团21名成员筹备（由尼克拉·凯斯蒂约领导）。1000名代表出席大会（新社会党800名，共和制度大会党100名，新入党者100名），代表们就18项动议进行表决，动议用A至R字母表示。按比例代表制选定领导委员会成员。投票结果如下：

动议	得票百分比	当选数
O(萨瓦里—摩勒)	34	28
R(莫鲁瓦—德费尔)	30	23
L(梅尔马兹—蓬蒂荣)	15	13
M(波帕朗)	12	10
P萨尔—舍弗恩曼	8.5	7

社会党对法国共产党的战略是建立在“纲领性”协议基础上，前提是排除一切思想意识的辩论，弗朗索瓦·密特朗当选为“社会党”第一书记。

正如社会党第一书记在社会党的《内部通报》第1期所写的那样：“社会党人团结的大会标志着迈向左翼联盟的重要阶段……现

在我们组织起来发展党，使它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党，这是保持左翼平衡所必需的。

党的发展引起法国政治力量新的平衡。一切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建立一个伟大的统一的党。”

人们逐渐在报刊上忘却了“非共产党左翼”的字眼，而仅提及社会党。

(2) 1972 年纲领 弗·密特朗的导言摘要

社会主义的遗产

社会党向广大的法国人民，公布了它的政府纲领，它面对工人、农民、干部、工程师、技术员，以及经受着同样压迫的第三产业的绝大多数人。中产阶级从切身体验知道，垄断者的政权是建立在中产者破产的基础上。大家都在设法从大资产者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因而，劳动者排除各种分歧，组成真正的阶级阵线。

社会党通过剖析、建议、行动，来加快这种觉醒。它能做到这点。社会党接受最伟大、最优秀的社会主义传统作为遗产。它仍然是饶勒斯、盖德、莱昂·勃鲁姆的党。社会党的历史是和工人斗争的历史分不开的。社会党经受了工人斗争的失败，也经受了进步和胜利。谁都不会忘记，在 1936 年，莱昂·勃鲁姆在几星期内实现的改革胜过历届前任半世纪的改革还要多。

社会党的团结

但是，社会党也是一个新党。它建立于 1971 年的埃皮内—絮尔—塞纳代表大会上。这次大会被称作团结代表的大会，它集中了所有赞同民主社会主义的各种运动，民主社会主义已在当今的

现实中扎根。这个党之所以有代表性，是由参加人员的出身、它所依靠的社会阶层决定的，它汇合了将社会主义当作财富和力量的各种思想潮流。虽然它没有顺从任何教条，避免了一切官方学说，然而激励它的主要理论学说现在是并且将来仍是马克思主义。但是，人们既不能忘记合作运动的经验的影响，也不能忘却投身社会主义斗争的基督教徒的独特贡献。

经济民主

当财富属于创造财富的人，当人们在任何地方都能掌握有关自己的决定，当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胜于少数人的利益时，才会有经济民主。

应当肯定，社会党并不干预通过自己劳动成果所拥有的固定财产的权利以及拥有劳动工具的权利，而是保障这种权利。广大的私有部门将自由地从事活动，并将得到发展。混合部门（它已在各种现代经济中存在）将明确地得到确认。至于大生产资料，当民主计划表达整个社会需要和经济选择时，它将归集体所有。这就是产权，这就是权力。

社会党同时进行 5 项不可分离的任务

——维护货币，防止通货膨胀和投机倒把；资本主义听之任之的通货膨胀有利强者而损害弱者利益；此外，要特别保证国家财政平衡；

——全力维持对外财政平衡；

——不能让投资者轻易束缚社会主义前途，特别要注意不能使它危害社会主义前途；

- 通过集资保证投资，保护储蓄，实行社会主义信贷政策；
- 实行有力的工业政策，使经济活动符合需求。

对那些说三道四的人，党的回答是这个纲领不过是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个阶段，为了完成这个阶段，也还得分两步走。第一步应该越过，应该是通过它使社会主义试验成为不可逆转；第二步不能越过，社会主义将不可逆转；第三步也不能超越，那就是必须考虑到我们这样的国家是地处西欧的共同体成员，而且与美元演变紧密相连，为了生存，必须取得工业扩展的赌注……

民主和自治管理

东欧国家的共产主义体制已显露弊端，它窥伺着社会主义，它名为代表工人阶级，而单一政党的官僚却掌握操纵杆。虽然在法律上不是，但官僚们事实上掌握集体财产，而且在行使着现实的权力。

社会党对经济民主概念和政治民主概念并不截然分开，对于劳动者决定自己工作、产品和生活上各个方面的要求，社会党视为己任。它认为自治管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终极目的，它意味着消除阶级对立，取消工资制，全面建立民主。

社会主义将完成民主。人们可以说民主派不都是社会主义者，但社会主义都是民主派，除非他们只是名义上的社会主义者，是投机者或冒险家，而社会党不承认这些人是自己人。

改变生活

不仅是要生活得好，而是要另一种生活。丑恶、不平等、不完全是这个社会的特点。人们诈取人类健康，损害生活环境以及教

育和文化，为的是资本家的利润。在消灭大资本的同时，人们也能粉碎习惯势力、僵化至今在有限的范围内充塞着法国人日常生活的顺从，这些范围的极限与特权的永存相容。但是，社会主义应该更为平等：当今收入的幅度是无数家庭分离的根源，侵占财产所遗留的反响已提前影响将要建立的新社会。

如果我们不愿意看到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是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工艺社会的话，当今工资级别的收缩与消灭财产特权一样也是必需的。

改变生活，也就是改变城市，因为 $2/3$ 以上法国人在那里生活。

土地和不动产的投机，豪华建筑的发展，劳动者流放到遥远的郊区，风景点的破坏，这些都是城市化付出的代价，而利润为其唯一的规律……

自由和权力下放

社会党确认，自由并不是天然存在的，只有组织起来才能获得自由，其它的状况只能重新带来大鱼吃小鱼的弱肉强食政策。

赐与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对自由，社会党不想由自己来决定什么自由是好的，什么自由是不好的。在一个不存在统治阶级的所有制的国家里，这种权力只能属于普选，社会主义应该权力下放，每个公民应主宰自己的命运。

普选和机构

社会党庄严地宣布，只有在普选中才能找到权力的基础，社会党也不参加那种政治联盟，即使选民们不赞成某个联盟政党，那种

政治联盟也不承诺离开政权……

就政体的当前状况，社会党认为应限制修改宪法中那些为实行民主必需的条款，个人权力是总统制的膺品。第三共和国和第四共和国的议会制度不适合稳定的需要。当共和派人士在国民议会占多数，如果合法实施宪法也不能保证民主的作用，那就应重新审查权限的性质和它们之间的关系。

国际关系

在法国，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外交政策。

民族主义受政体外交激励，背弃它所吹嘘的政治现实主义和国家的长期利益。左翼是受国际上正义的传统所激励，心甘情愿地被称作乌托邦式的，但是，由于过去严酷的教训而锻炼成熟，左翼对我们的时代的潜在事物有清醒和实在的认识。面对人类前途中存在的危险，加强各国人民的和平共处是社会党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

(3) 社会党的复兴

在创建 2 年半以后，社会党呈现完全不同于 60 年代的“非共产党左翼”的面貌。

新闻宣传工具：1972 年创办《团结》杂志，1973 年《社会主义新杂志》。

此外，由于 1973 年创办社会主义，调查研究所，在思想意识方面负有盛名。该学院一直由让·普龙托领导，直至他逝世。

(4) 雅克·德洛尔(生于 1925 年)

生于巴黎。银行经理，欧洲议会前议员。作为法国民主工联领导成员，在“重建运动”中从事工会活动。

他创建社会主义左翼联盟。1959 年，创建 60 年代公民俱乐部，属共和制度大会党。

1974 年，兼任巴黎—多芬大学教授，“交易和计划”思考俱乐部推动者。

1969 年和 1972 年，任雅克·沙邦—戴尔马总理内阁社会和文化事务顾问，任职期间提出反危机社会计划。

他于 1974 年 11 月参加社会党，正像他在 1975 年出版的《会晤》一书所说的那样，他的“真正家庭”是左翼。当时，他否认“资本主义特点的社会；优秀分子和个人主义的胜利；法国社会专横和集中的传统。”

1983 年 3 月至 1984 年 7 月出任财政和经济部长。1981 年 11 月 29 日，他像莱昂·勃鲁姆那样（在 1937 年阴暗的日子里，他用“休止”一词来指明即将寿终正寝的人民阵线）谈到“改革布告的休止”。

1985 年任欧洲专员，后任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主席。这个职位给予他政府首脑或国家元首身份。

在最近的提案中，德洛尔自己起草了附件，建议“建立进步营地 10 个，人员来自现存的种族，直至通过团结友爱，建立一种真实的公民身份。”

(5) 社会党代表大会

1974年10月12—13日召开。会议源出于弗朗索瓦·密特朗在总统竞选后提出的号召，以下为他的讲话摘要：

“代表大会的目的是什么？为社会党人、在社会计划方面建立党。在今后几个月，大家都会说，在这样一个共同的家庭中，如何安排它的地位……

本世纪末，社会主义要得到承认，既不能是陈旧的社会主义，也不该是被摧毁了的社会主义。那些长期存在的事物是；不管表象千变万化，资本和劳动的冲突继续存在，而且支配历史的变化

就资本来说，我提出我认为最基本的3点看法。

首先，超级的集中使一些多国公司具有无限的权力，这种权力比世界上任何政治权力还要大……第二点，我看也相当重要，那就是原料战；今天，最大的资本主义强国战略应着眼于第三世界的反抗……

最后，是世界资源的浪费，它不断加剧，使人类濒临危险……如果我们想阻止这种不可弥补的损失，我们应该指出，资源浪费的增长是可以控制的。

在劳动方面，斗争的方法，内部的结构都已变化。我们今天的责任和过去一样，也是向全体劳动者讲话，并用这样的话开始，在别的地方，别人是从来不讲的；构成了下层无产者的大多数的侨居劳工、妇女、生产中的个体劳动者，他们不享有任何保障。

只要社会主义没有取胜，阶级斗争总是存在的。

这就需要设想一种战略。在一些国家，由于根深蒂固的不发

达状况，它已使社会主义偏离其真正目标，集中主义和官僚主义已扼杀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已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我们所想的是集体组织会使每个人更富裕，如果通过信息和对权力的监督技术，集体组织将提供手段，以估量什么适用于个人幸福，什么有利于集体的和谐……

有人想，自治管理在各个方面都是反对社会主义传统潮流的。我并不站在他们这边。在我看来，自治管理与我们的分析不矛盾，它是其延伸……

左翼现在已是现实存在，从联合之日起，已具有力量。……

左翼的胜利是每个左翼成员的胜利，这就要求社会党人承担民族职责，也就是承担名叫法兰西国家的职责，也就是保障共同体，反对会歪曲国家存在的任何威胁。这种言语在那些战斗中彼此认同的男人和妇女以外的人那里也可以听到。不要怕自我反省！我们不要把社会主义当作恩赐，而宁可把它看作广阔的通途，它也向那些还没有从长期束缚中解脱出来的还未觉醒的人们敞开大门。

共产党……应该明白我们是忠诚的……

对集合在社会主义里的各种思想流派，我也不想作统计。我们可以想想那些法国的、德国的、英国的、俄国的那些流派和理论家，他们挣扎在毫无希望的斗争中，但都是（巴黎）公社的崇敬者，他们首先要自己作努力，然后组成小队，使世界成为活的社会主义。大会将汇合江河，成为汇合点。谁是对的？水源从何处来？历史将作出回答。而我们要集中全力，使江河流向大海。大洋是什么？是那些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人们！

资料来源：《为了社会主义》：大会汇编，巴黎斯托克出版社，1974

(6) 米歇尔·罗卡尔(生于 1930 年)

财政稽核。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社会主义学生会总书记(1957—1958)。他参加过独立社会党。统一社会党党员。在 1966 年格勒诺布尔会见中，受皮埃尔·孟戴斯—法朗斯赏识，1967 年任总书记。1969 年为总统候选人。在统一社会党中为少数派。1974 年 10 月，在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加入社会党。自 1975 年起进入党的领导机构，担任全国书记，负责公共部门。1975 年和 1978 年，先后担任过市长和孔夫朗—圣—奥诺里恩市(伊夫林省)议员。1979 年，在梅斯会议上，在党的领导机构中处于反对派地位，他反对弗·密特朗推动罗卡尔派。1981 年 5 月 10 日，弗朗索瓦·密特朗担任总统后，任领土整治和计划部长，后任农业部长。1984 年，辞去政府中职务，他不同意比例代表制的新的选举方式。自 1986 年开始，任伊夫林省的议员，法兰西岛地区顾问，1988 年任总理。

(7) 阶级阵线

社会党用“阶级阵线”一词表示“有意摧毁资本主义经济剥削思想和政治统治的人的联盟”。

1977 年，这个“联盟”被说成是与“反对垄断主义”性质的保卫联盟不是不相容的。但是，社会党并不设想一切都归结为“反亿万富翁”的斗争。当过渡到进攻性和建设性阶段时，某些团结形式就会显得脆弱。因此，从反垄断主义斗争出发，就需组成阶级阵线，首先依靠最坚决的最受剥削的工人阶级，依靠工资收入者的大多

数，即私营和国营部门的职员，技术员、干部和工程师，中小农户，手工劳动者和直接生产者，他们也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受害者，在这个阵线里有他们的地位。这是由于现代工业社会的结构发展，特别是工资收入者扩大，城市生活条件的一致性，和劳动条件的一致性等等形成的。这是符合“社会学多数”观点，弗朗索瓦·密特朗和埃皮内时期的党将改变成“政治多数”作为任务。

阶级阵线并非是不满现状者的简单组合，相反是以团结斗争的意志作为前提，打击资本主义剥削产生的各种现象，控拆等级结构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的价值观念，找到斗争场所并实行共同团结。

左翼的团结同时也是统一进程的政治支柱和表现。从此以后它将是经常性的发展，并且将表现在社会斗争上和社会斗争计划上，这种计划是具有选举协定性质或政府协定性质的计划。

资料来源：1977 年社会党组织文件。

2. 联盟破裂

1977 年，在县级选举以后，法共要求现实化和政府共同纲领的内容。是年秋天，左翼联盟破裂。9 月 14 日，左翼激进派领袖罗贝尔·法布尔为抗议共产党的要求，第一个离开了左翼领导岗位。两周以后，经过两天断断续续的谈判，罗贝尔·法布尔，乔治·马歇，弗朗索瓦·密特朗在国有化问题上意见相左，分道扬镳了。

从 1977 年 10 月起，面对“重新平衡”问题，乔治·马歇挑起充满猜疑的论争。这种论争只是在 1981 年到 1983 年间才告终结。

然而，法国共产党从左翼联盟中获得满意成果：在 1976 年 3

月和 1979 年 3 月县级选举中,1977 年 3 月的市政选举中,联盟为它提供了机会,在地方获得高分。然而,即使它促进了社会党,但它还是超过法国社会党。从 1976 年起,社会党在左翼中持久地成为第一大党。1978 年的立法选举证实了这个事实。

因此在 1977 年,法国共产党领导并未就政府共同纲领的重新磋商提出设想,找借口以分裂左翼联盟。

1977 年 6 月南特代表大会上,就米歇尔·罗卡尔提出的两种文化进行辩论后,波城会议的基本选择得到确认。关于与法共松弛联盟关系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然而,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争论发生在 1979 年 4 月召开的梅斯会议上。1978 年 4 月立法选举后,米歇尔·罗卡尔处于弗朗索瓦·密特朗替代者地位,在左翼联盟和严峻的经济问题上是社会党内持较自由态度的人物。密特朗——德费尔——社会主义研究及讨论中心置罗卡尔—莫鲁瓦于少数派地位,对法共采取的“坚持”态度路线得到确认。

1980 年 1 月,由舍弗恩曼整理编辑的 80 年代社会主义方案交付党员表决。方案建议对“资本主义社会机构”进行分析,问题在于“向自治管理的社会主义方向进行改革”。

在接近总统选举时,米歇尔·罗卡尔最终退出,在 1981 年 1 月 24 日克雷泰伊代表大会上,弗朗索瓦·密特朗被推举为社会党候选人。为了进行斗争,他提出 110 条建议。

社会党围绕候选人和新的第一书记利奥内尔·若斯潘进行动员。总统竞选运动主任是皮埃尔·莫鲁瓦。

附录：利奥内尔·若斯潘（生于 1937 年）

生于默东，1971 年埃皮内大会后加入社会党。他曾是国立行政学校学生。他进入外交部经济司，主管国际经济关系。1970 年，分派至巴黎第十一大学任经济教授，任职至 1981 年。从 1973 年起，任社会党执行局委员，领导委员会委员。从任职时起，在党内占据战略性职位，位在 3 位全国书记之首；负责组织工作（1973—1975），第三世界工作（1975—1979），国际关系（1978—1981）。

1981 年，在弗朗索瓦·密特朗当选总统后，继任密特朗的社会党领导职务。

1981 年 6 月立法选举中，当选为巴黎的议员。

1984 年任欧洲议会议员。1986 年，代表上加龙省候选人，率领社会党党团参加部分选举。他当选为第一书记后，卸去顾问及巴黎议员职务。1988 年，担任国民教育和体育部长。

3. 弗·密特朗当选共和国总统

1981 年 5 月 10 日，弗朗索瓦·密特朗当选，第一轮得选票 37% 第二轮得 51.75%。1981 年 6 月 21 日，绝对多数的议员为社会党。在国民议会中，社会党占最大力量。

胜利来得有些突然，法国共产党，法国总工会，法国民主工联早已站到对立面，参加到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的再次竞选。此外，左翼联盟危机已部分地损及社会党员和共产党员的积极性。

从 1981 年 5 月至 1986 年 3 月，社会党人掌握了第五共和国

机构的关键位置：总统，总理，政府，议会多数。当然要估计到参议院的敌对态度和制宪议会的阻挠。虽然政治上获得了胜利，左翼却在寻找出路。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苏联形象的衰败，68年5月连续的幻灭，工会的困难，共产党不接受联盟，既然联盟已损害了共产党的优势和结构的持久性，上述问题都是互为因果的。

从1981年12月起，6次立法选举被制宪议会取消。多数派开始摇摆不定。由于失败造成沮丧，保卫共和联盟和法国民主联盟竞选活动频繁。

右翼政党在新闻界有代理人。法国全国雇主理事会和大部分社会职业组织批评“官僚主义”，“极权主义”，“社会—共产党的无能”等等。

1981年10月，社会党在瓦朗斯召开代表大会。利奥内尔·若斯潘被确认为第一书记。皮埃尔·莫鲁瓦的政府班子实施110条建议。这些建议几乎都将实现。

在1981至1986年间，有三种因素起决定性作用。改善工资收入者的购买力，特别是收入微薄者和退休人员；预算赤字急剧增加。

确实，法国工业设备落后妨碍它像外国竞争对手那样利用法国市场的重新起步，法国市场对外供应食物，特别是为联邦德国。

1981年末，专家所预言的复苏没有产生。大量用美元结算的进口货受到这种外汇升值的影响，从1980年5法郎升到1984年10法郎。赤字成倍增长，并增加了债务。

这三种交叉在一起的因素最终导致的经济形势，使得有争论的修正政策成为必要。从1982年6月起，宣布冻结价格和工资，1983年3月，第7个立法机构的新运行标志着总统任期中真正的转折点，这是与孤立主义、特别是与社会主义研究与讨论中艰苦辩

论后取得的（就欧洲货币体系的形成而言）。

1983年3月，工业和研究部长让－皮埃尔·舍弗恩曼辞职。由此证明对皮埃尔·莫鲁瓦和雅克·德洛尔所执行的经济政策是有某种争议的。

在舍弗恩曼看来，“严厉”政策影响劳动者的收入，甚至工业化破坏了更多的就业，至少在最初阶段如此。

有力的反膨胀政策使比率在1985年降到4.7%，使法国与欧洲伙伴达到同一水平，这有利于出口和明显地减少商业赤字。然而，伴随而来的是限制增长，再则降低工业速度的调整措施，造成就业方面的影响（尽管有大量的社会待遇，失业人数仍在增长）。

连续不断的选举协商反映了这些困难。特别是还可看到“布热德主义”的上升。让－玛丽·勒庞为其头面人物，此外，1981年极有代表性的部分左翼选民的弃权也有托词。与此同时，右翼重新进行大量动员，他们用了“不称职”、“调和”、“侨民涌入”、“不安全”的普遍存在等等论点，吸引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悲观失望论者”。

1983年3月的市政选举，1984年6月欧洲议会选举，1985年3月的县级选举都体现了“选举腐蚀”。

1984年6月24日，支持私立学校的示威行动在凡尔赛街道上聚集了100万人。学校问题成为社会弊病问题的导火线。

由于争论规模宏大，萨瓦里计划搁浅，萨瓦里本人辞职。

为了安抚人心，弗朗索瓦·密特朗于1984年7月，授命洛朗·法比尤斯组织新政府。除了辞职的共产党，左翼各派都参加了政府，舍弗恩曼接替萨瓦里担任国民教育部长。

现代化要求全地区转产（洛林，北加来），为的是使那些没有出路的生产让位于创造新世界的生产。

政府的一些重要规划付诸实施，米歇尔·德勒巴尔为没有工作的青年采取了一些措施。

全民支援那些涉及这种不可避免的变动的人们。巨额财产税或特税占工资的 1%，这就能资助提前退休者、转变时期休假者，以及加强年轻人初期职业培训。

1985 年春，新的选举法建立比例代表制。为了反对这种改革 米歇尔·罗卡尔辞去农业部长职务。

立法选举前 6 个月，图卢兹代表大会召开。对社会党来说，大会集合了各种“潮流”，提出综合提案，以支持政府的新政策。对前途的选择首先是取决于国家的作用，抽义务税，社会保障，经济增长，侨民问题等。

1986 年 3 月 16 日的立法选举表明三种事实：反对党的胜利并非想像那样是海啸式的；在国民议会中的民族阵线代表了危机时期的民粹主义，但是也可以大声地说，很多传统的右翼议员还不敢公开提出来。这也表明右翼的划分，个人之争胜于纲领之争。总之，在左翼方面，法国共产党一落千丈，这个党又回到民族阵线的得分上。这是由于执行拉锯政策的结果。地区选举成果微不足道，与立法选举情况相同。这些选举表明，通过全民选举，已产生新的行政单位：大区。

1986 年 3 月 16 日，共和国总统要求雅克·希拉克组织新政府。

1986 年底，学生运动和罢工，特别是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和运输业的罢工表明极度愤怒和社会运动的再动员，它们都提出具体要求。这些也是对希拉克政府执行政策的拒绝，希拉克政府遭受很多失败，它的可信性受到损害。

社会党总统和保卫共和联盟总理之间的“和平共处”是紧张的。雅克·希拉克鼓吹自由政策，并掀起国营企业和法国电视一台的私有化运动。

国营企业、国家机构、电视台组织一场“赶巫婆”活动……

希拉克政府“停止向富翁抽税”，在医院中重建私有部门，废除吉里约法中的房租规定……

为改变国有化法和建立“私有监狱”，；政府准备了一些补充方案。

1987年2月，社会党领导委员会审查了里尔大会准备的赞助款项。

在大会以后，决定只提交一个政策方针的动议交党员通过，因为不同意见并不多。

若斯潘在当时曾指出：“在共同掌权中，我们之间存在的差异已愈来愈少。“人为地重新制造差异是不明智的。”

在总统选举前，社会党人团结一致以争取胜利同样是重要的。

第一书记指出，提出一个动议，“不应该成为讨论的约束。”

他还说：“讨论应该进行。失业，增长，劳动安排，社会保障，欧洲的不平等，对外政策，防卫，这些都是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最后动议并不是毫无意义的，部分的分析后来是东欧发生的事件的预测。

他还这样写道：“苏联在寻找班子的年轻化，医治专制主义、官僚主义，集中制等等深刻弊病的药方，这些都是它目前不敢正视的问题。”

在动议的结论部分提到国家和市场的不可缺少的作用，市场对它来说，能够组织经济，弥补它的不足。

在有限的范围内考虑重新国有化、特别是在信贷方面。重新国有化也不应该是系统的。

相反，计划应担负更重要的作用，以制定国家方针和指明技术和社会变革中可能发生的进程。计划应该看作公众选择的仲裁处。

领土整治应该当作重要任务，它与区域政治及欧洲前途密切相关。

议会应该是“制订法律的场所，而不是保卫共和联盟—法国民主联盟政府班子在使用 49—3 号法令而弄得手忙脚乱的简单的登录处

为了扩大多数派，大会建议建立左翼全国理事会。这个理事会只不过是理论上的存在。

在总统选举之后，还提及“没有‘中间派漂流’，也没有第三种力量的复活”在动议中，还提到社会党应该现代化。

减少负责人的数目以集中职责，改善党员的报导信息，……为改造社会服务。

从 1987 年 4 月大会开始，动员力量准备总统选举……当时还没有候选人。

在职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坚持留任更长时间，让别的候选人角逐

雷蒙·巴尔和雅克·希拉克为在第一轮中取胜，在 1987 年底和 1988 年初争论不休。在这个时期，社会党计算百分比，并揭发自由的尝试。

1987 年 10 月和 1988 年 2 月总统选举前，社会党预测赞成意见将达 57%，超过保卫共和联盟和法国民主联盟。

弗·密特朗在选举前一个月宣布为候选人。等待已使他的对手阵脚乱套，他进行了非常广泛的竞选……他在致法国人公开信中证实了参加竞选，他的参选一方面是天才的经过思考的一击，同时为任职总统的证明书。

总统竞选获得胜利，弗·密特朗请米歇尔·罗卡尔组织第一届政府。罗卡尔要求解散议会，提前的立法选举也在 1988 年 6 月举行。

在此期间，社会党领导委员会里，皮·莫鲁瓦和洛·法比尤斯对立，为的是第一书记的职位。莫鲁瓦获得微弱的多数。

立法选举也给左翼以极微弱多数，这使总理在议会中寻求多数，和经常利用 49—3 号法令，他寻求在政府中的中间人士打开缺口（苏瓦松 罗施 斯托莱卢……）

1988 年底，市政选举准备工作是埃皮内—絮尔—塞纳特别全国大会（1988 年 11 月）的主要内容。

全体通过的计划提到左翼稳定的重要性。

9 月，社会党面临县级选举（32.4% 选票），新喀里多尼亚全民公决，它获得赞成票，弃权票创纪录（80%）。

这些选举提出的联盟首先关系到社会，其次是左翼，最后是总统选举的多数。

1989 年初（1 月 6 日，星期五）出版了社会党周刊《星期五》，再加上社会党刊物和为选民准备的月刊《法国公社》。这个出版物的编辑是克洛德—爱弥儿·盖兰。

选举使法国社会党得到一些重要的和有影响的城市，让·弗朗索瓦当了普罗旺斯的艾克斯市长，还有布雷斯特、南特、斯特拉斯堡（卡特林娜、特罗曼掌管了城市和乡镇……）。

投票刚结束，欧洲于 1989 年 6 月 18 日这最后期限向欧洲一体化开放门户。

1989 年 2 月开始筹备的宣言达到目的，1989 年 4 月全国大会批准选择洛朗·法比尤斯列为候选人之首，还有克斯特拉斯堡庆祝胜利的卡特林娜·特罗曼以及其他 78 位候选人。

在为选举准备的条文中，问题是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欧洲的民主的联盟，那里，公民的意志决定前途的方向。”

问题在于这样的话：“与邻国坚实的合作”，包括共同机构的主权国的代表团，它将导致在一定时期成立欧洲联盟。条文还提到，欧洲联盟使我们提高就业机会以发展欧洲式的社会模式，确立欧洲的身份。

“对那些首先为社会准则而战的人们，社会党人今天要说：欧洲是你们斗争的天然场所。对那些首先为欧洲斗争的人们，社会党人要说：不存在没有社会标准的欧洲，要不然，人们不会为欧洲而奋斗。”

以大量弃权作为标志的这次选举，社会党只得到 22% 的选票。

附 录

(1) 已实行的改革 1981—1986)

社会改革：提高最低工资者的工资，提高家庭补贴，重定告老最低年龄，5 周付工资的假期，每周工作 39 小时，60 岁退休。

劳动权利：通过奥鲁法，劳动权利得到扩展和加强：发言权，企业委员会通报经济情况，改善小企业中的代表制，改革卫生和安全委员会，真正尊重劳动地点的公共自由，国营部门相等的民主化。

民主化：分阶段实行民主化，使市镇，省、区的负责人各负其责。他们的职权在增长，特别是总会的权限。

取消特别法庭：这是国家安全法庭的权力，是有实效的。死刑被废除。

银行体制中最重要的部门（银行和存款，商业银行和金融公司）及主要保险公司都国有化。

5个工业和经济公司受国家掌握：罗纳—普朗克；汤姆逊；贝希奈 尤金—库尔曼 圣戈班 蓬—阿—穆松；通用电力公司。

国家同样成为于西诺尔和萨西洛尔公司 95%资本的所有者，并掌握马特拉，达索，霍尼韦尔·布尔第二公司的股份。

社会党说：“问题在于给予国家有效手段以掌握其命运，促进增长，为了国家前途掌握决定性部门，在那里，每人积极性经常得不到发挥。

实现计划化的原则其原则是在国家、地区或国有化大企业之间用合同来延长计划和推动计划。

这些改革的支持者之一是让·勒加莱克。

(2) 让·勒加莱克（生于 1929 年）

布列塔尼人，但他的整个青年时代在卡奥尔度过。他具有凯尔西地方共和派传统和世俗作风。他作为国际商用机械公司干部被选入法国民主工联当代表。1967年加入统一社会党。1973年任统一社会党全国副书记，与皮·莫鲁瓦一起筹备1974年的社会党代表大会。曾任社会党移民部代表；1981年起任康布雷的议员。他先后负责过国有化，任就业部长；负责过第九计划和公职

部。他是议会中社会党党团的负责人。

(3) 洛朗·法比尤斯 (生于 1946 年)

生于巴黎，读过高等师范学院，听过巴黎政治研究院的课，后考入国立行政学校。1974 年加入社会党，很快成为弗朗索瓦·密特朗的亲信，于 1978 年任密特朗的办公室主任。同年当选为海滨塞纳省议员。他以极快速度升职。他于 1979 年任主管新闻的全国书记，党的发言人。密特朗总统竞选时，为其参谋部人员。1981 年 5 月 10 日，法比尤斯没有改变节奏，先后任预算部长（1981 年），工业部长（1983 年）最后任总理（1984 年）。

从 1986 年 3 月起，重新当选为海滨塞纳省议员，社会党执行局委员。1988 年，与皮埃尔·莫鲁瓦争夺社会党第一书记职务未果。相反，他成为国民议会议长

(4) 米歇尔·德勒巴尔 (生于 1946 年)

北方省巴耶尔人，出生于传统的天主教家庭。父亲是法律顾问。

他读完地理学后（1968 年后，与一位教授共同管理里尔地理学院），帮助一位朋友以“技术和民主”的党派标志参加立法选举。

1970 年，得到皮埃尔·莫鲁瓦的支持成为卡特市的大区议员。1971 年市政选举期间为莫鲁瓦选举班子成员。1974 年至 1978 年，他任办公室主任主持地区议会。1974 年参加社会党。自 1978 年起，任里尔市发展委员会总代表。1981 年任秘书长。

在第一届莫鲁瓦内阁中，主管政治问题。1982 年，任办公室主任直至 1984 年（1983 年被任命为编外省长）。

1984年7月，任洛朗·法比尤斯政府的劳动、就业和职业培训部长。1986年3月，当选为社会党北方省的议员，1988年再次当选。在米歇尔·罗卡尔的第一届政府中，任社会事务和就业部长，自1989年2月起任装备、住房、运输和海洋部长。他曾任北加莱海峡省地区议会副议长，自1989年3月起，任敦刻尔克市市长。

(5) 皮埃尔·若克斯（生于1934年）

前戴高乐派部长之子。国立行政学校毕业，曾任审计法院审核官，共和制度大会党总书记，勃艮第一弗朗什-孔泰地区议会议长和索恩-卢瓦尔省的议员。1981年，接替加斯东·德费尔任社会党议会党团主席，后在1983年任内政部长。1986年再次当选议员，任国民议会社会党党团主席直至1986年，现任内政部长。

(6) 第二届左翼政府的成就

在洛朗·法比尤斯政府的特殊成绩中，可以列举：前所未有地缩减通货膨胀，国有化企业的复兴，通过长期计划，对警察、技术教育、科学研究等实行现代化，实行比例代表制选举，新喀里多尼亚地位的变动，欧洲共同体扩大至12国，调整和减少工作时间，建立私营电视台。

(7) 1988年对自由倾向的揭露

面对危机，把国家现代化搞糟了的保守派只有一个回答：国家少管事！这种话虽然新鲜，实际上是唱了近百年的老调：过时的自由主义！

应该丢掉“全部国营”或“全部市场化”的幻想，这样做并不能

照亮前程和达到团结。在法国，只有混合经济的社会才能承担由现代化产生的变化；自由化道路是意识形态的和教条主义的诱饵，在近几个世纪里，法国经济和社会的历史教育我们的。特别是法国 15 年来所经历的危机时期都说明了这个问题。

自由主义就是抛弃责任。市场的主要优点并非是所谓的“效率”只有当市场“完全”运转时这种效率才存在。大家知道这种情况罕见。市场的主要优点是市场带来的变幻莫测。可能大家都吃不饱饭，但这是市场决定了这种分配。它给每个人免除责任。相反，贫困，甚至是匮乏出现在国家干预的经济里，替罪羊到处可以找到。市场削弱了责任感，它把责任感送到了九霄云外！

资料来源：1988 年社会党情报论点汇编。

(8) 密特朗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的要点

总统任期 5 年，可连任一次；对产生于社会进程中的主要问题进行全民公决；民众创议全民公决；成立视听高级委员会；召开近东国际和平会议；加强埃拉默斯和彗星航天计划；发展新的集体的环境政策；延长欧洲议会主席任期；加强欧洲议会权力；使埃居^①成为真正的储存货币，并由中央银行管理；使大共同市场成为不可逆转；向欧洲共同防御迈进；实现欧洲的正规平衡；填补社会空间（工资、社会保障、劳动时间、劳动条件）发展阿丽亚娜·赫尔梅斯·尤里卡火箭计划；创造视听尤里卡计划；鼓励裁减军备；修建高速公路通向欧洲城市；帮助第三世界发展，使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 0.7%；取消我国对最穷国国家的债权；调整对发展中国家的

债务；使最有刺激性的培训信贷用于发展最不熟练人员的继续培训；为教育的持久预算努力；为研究预算提供优先，使之成为共和国宠儿；培训不仅给予青年，应该是终身的事业，控制兑换价格和信贷价格并不允许重订；不实行新的国有化和新的私有化；使交易所成为创造和建设投资的储蓄所，减低利息率；更进一步减低通货膨胀；稳定社会负担；从财政上激励创办企业（头 3 年减免税收，税应为投资服务；减低增值税；延长奥鲁法；改善变换工作假期；为继续培训提供财政资金；防止各种偏差。

双管齐下，保证社会安全；收回处罚重病人和高龄人的措施，重新对巨额财产者抽税；在新喀里多尼亚实行符合法兰西传统的政策；维护出生在法国父母为外国人的孩子的土地权；简化入籍手续并增加透明度；拒绝地下移民；正规移民应享有法国劳动者同样的权利和义务；男女就业平等；对等地审查经济解雇的程序；平衡房主和租户的关系；海外省和海外领地；分阶段实行社会平等；自然和科学与文化汇合。

(9) 市政宣言

宣言由执政局派出的工作组负责筹备，并与全国社会党与共和党议员联盟保持联系，由负责研究的全国书记康巴塞雷斯主持此事。

此宣言由 3 个主题构成：第一是为当时的市政选举定位，并提到了战略（首先集合左翼社会主义，加强总统竞选的多数）。第二是收集在 1983 年德巴日报告后；人们谈到的当选议员身份；包括鼓动计划在内的（财政上的）市镇间的合作以使地方行政单位共同工作；在人口密集地区，增加城市市镇的作用和重要性；改革地方

税制（居住税，尤其是以增值税和特惠为基础的职业税），在更普遍的意义上是深入权力下放。第三，将市镇作为与地方民主相结合的生活的享有特权的地方（地方公决权）；地方的互相联系和团结；不安全问题；学校问题；文化问题；就业问题；青年问题；老年人问题；残疾人问题；生活范围和环境问题；地方公共机构和向世界开放问题。移民的投票问题也被提到，并指出“普遍的思想状况是不赞成这种措施”。

(10) 皮埃尔·贝雷戈瓦 (1925 年生)^①

自学成才。从 16 岁起，在埃尔伯夫市的纺织厂做工，以后在法国国营铁路公司、法国煤气公司工作。1943 年参加抵抗运动，参加社会主义解放青年团，1946 年加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58 年脱离上述组织加入未来的统一社会党，为该党全国书记之一。1965 年，支持弗朗索瓦·密特朗进行总统竞选，他支持统一社会党加入社会主义民主左翼联盟。

1967 年，脱离统一社会党，创建“现代社会主义”俱乐部，1969 年 4 月，与罗伯特·韦尔迪埃、阿兰·萨瓦里的俱乐部一起参加左翼改革俱乐部联盟。同年，与萨瓦里参加社会党。

4. 雷恩代表大会

从 1989 年 7 月起，党的活动主要是筹备雷恩代表大会。

由于社会党按民主方式组成（它有成文的章程，还有指派候选

^① 贝雷戈瓦曾于 1992 年任总理，于 1993 年初自杀。——译者

人担任有选择性的职务或党内职位的规定)，所以筹备工作遵从已确定的步骤。

显然，各层次的组织要进行选举。实际上，为了便于辩论，愿参加辩论的党员都可作出“贡献”。这些题目牵涉到国家生活或地方生活的某些方面。

一般来说，这些题目包括一些对碰到的困难、问题的解决方法，以便作出补救措施。与此同时，还要准备关于党章和党的“宪法”的建议。

建议收集到后，对那些有介绍必要的建议将予以公布并交付党员讨论。

波帕朗从 1988 年起，他敏感地提出了“社会党今天卷入的争论”这个大题目。梅朗雄、德莱、利纳曼、菲内尔、斯蒂尔纳、比乌拉克等都为雷恩大会先后提过建议，党的“大亨”们舍弗纳曼、若斯潘、法比尤斯、梅尔马兹也提了建议。

这些建议文本于 1989 年 10 月送达党员。它包括全国性建议 9 个，联合提案 13 个。

1990 年 1 月 13 日和 14 日，社会党综合领导委员会与提出建议的负责人进行讨论。对原则声明几乎一致通过（除社会主义和共和派外，所有其他思想流派向大会提交一个题目）。

在“提议者”中讨论后，特别是在 1990 年 1 月 13 日和 14 日的领导委员讨论，莫鲁瓦、梅尔马兹、若斯潘等一致同意，这些人着手进行更广泛的综合。

1 月 18 日。动议的文本和候选人名单公布并作为党员投票的基础（7 个全国性动议，中央职务的候选人，作为附件）。

以后的大会筹备根据以下日程表：从 2 月初开始，联合通报会

议和小组讨论。联合候选人应于 2 月底前送达。从 2 月底 3 月初开始，小组选举，3 月初为联合大会，并在雷恩大会结束此项工作。3 月 15—18 日 4 天时间内，召开党的全体大会。在生产和收入增长的背景中，强调党要具有“社会”的愿望。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中寻找较少不平等的分配。某些派别（如社会主义和共和国派，德莱－梅朗雄派）特别坚持税收改革的必要性。

应该指出，这次代表大会对社会党来说，是处于思想反思的复兴的背景下（2000 年的社会主义讨论会，以及关于政教分离问题、东欧问题的讨论会，社会主义调查研究所，等等）。同时在《新社会主义杂志》和罗卡尔派的简报（《说服》）、舍弗恩曼朋友的《共和国》、在其它派系，党的组织（社会主义调查研究所）和其它兄弟组织（万国社会主义研究局杂志）的简报上都有表述。

附录：雷恩大会的提案

1. 为了社会主义，一个坚强、统一、向未来开放的党（皮埃尔·莫鲁瓦）；2. 为了社会进步的契约（让·波帕朗）；3. 民主社会主义的挑战（米歇尔·罗卡尔）；4. 为了社会主义的新潮流（让－吕克·梅朗雄）；5. 平等（洛朗·法比尤斯）；6. 为改造社会分配权力（玛丽－纳埃尔·利纳曼）；7. 以社会党人身份行动，新政策的建议（让－皮埃尔·舍弗恩曼）。

5. 世界终结时代开始

在首先是物质生产的社会过渡到非物质生产的（服务性的）、

分配性和联系性的社会时，社会主义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党考虑问题的基础，即资本和劳动也没有逃脱这种深刻的变化。

社会上有为数众多的闲散人员（退休人员、失业者，部分劳动者）。

像欧洲其它地方一样，法国也很快 4 个居民中只有 1 个在职人员。

社会上部分工作的临时工、辅助工愈来愈多。

劳动世界的这种演变，以不同方式。表示市场与计划的传统的对立。

这种演变指明混合经济社会概念可能存在的模糊不清的含义，对这种经济，社会党进行了深刻的讨论，也是使人感兴趣的。

在这种新的含义中，社会党应该是讨论的场所，同时也应承担教育作用和成为改变社会的工具。因而，这种似乎还在发展的倾向——除去在代表大会前全国性、全面性、专题性的建议外，不如说倾向于组成总统班子，和“宗派主义”（它对整个政党的总体都起作用，如果根据保卫共和联盟最近的变化来判断），这种倾向不利于作为行动先决条件的反思。

最可怕的危险实际上是政党组成等级集团，也就是成为派别团体。这样可能扼杀左翼。

这种派别团体是受机构的体制和强调总统制的宪法所影响，总统制宪法有隔断政治阶级与公民的倾向。上述倾向说明为什么最近出现与表示国家主权与“平民社会”的法国传统格格不入的概念，正是“平民社会”造成了这种隔离。也正因为如此，在纪念两百周年的整个过程中，左翼却古怪地坚持人权和“人权宣言”，却忘记“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坚持价值观念——其中包括团结，就能强调指出政治方面问题实际上同时存在于机构问题上。在社会政策方面，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念也是不可分离的，因为社会主义不能限于经济思想。从广泛意义来讲，一方面有文化含义，另一方面还有经济含义，还包括对法律关系重新下定义，无论是在企业中还是在国家机器中（组织机构）都是如此。特别是在现在这种时刻更为需要，欧洲强使这样做，我们也正走向联合立法体制，这种体制将从国家代表制中夺走在重要选择立法方面的真正权力，还有，它还将法国的、共和国的设想搞糟，也会搞糟为创造欧洲的超级机构的主权。

从经济观点来看，金融界支配真正的经济。交易所里什么买卖都做。金融家规定经济学。

法国的情况与联邦德国和日本相反，这两个国家还控制着工业政策，但常常受美国和英国的交易所市场的摆布。自 1973 年开始，工业生产停滞，决策中心部分地由里沃利街的工业部（即使它又迁往贝尔西街）转到布罗涅亚的交易所。

混合经济是否会扭转金融控制不断增强的这种倾向？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并不辉煌的自由经济和我们看到在东方国家带来灾难性贫困的完全计划化和靠行政管理经济这两者之间，是否真有可能找到第三条道路？

所有的建议都指出，社会党确切地说是变革的党，坚持对现存的统治体制中的不平等进行必要的纠正。

对统治体制中不平等的纠正并非是具有确实意义和价值的小事。但是，社会主义能归结为纠正技术官僚和官僚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不平等吗？

这种制度实际上是不断增长的不平等的发动机，因为“平民社

会”的倾向已经是两种速度的社会，“平民社会”本身是黑格尔的概念。譬如说，像邮局部门，甚至税收部门。发生罢工，人们会注意到大企业，大商会，国民议会，简而言之，即那些在具有资产的部门工作的人，这些部门长期以来，建立了与销售业和服务业相平行的体制。只有那些在没有资财的部门工作的人，也就是说人口中的大多数，那些在公职部门工作的人，会由于罢工而受到处罚。

但是，要注意到在左翼，共产主义模式出了问题，引起了震动，如果说这并不是社会党的模式出了问题，因为在人们的脑子里，都是社会主义完蛋了。在东欧发生的事，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动摇我们的标准和准则。因此，现在迫切需要就东欧巨变和反民主的冒险认真思考，这种反民主冒险来自右翼，在那些国家，有的国家并没有民主传统。

社会党要对付的问题是很困难的，如“经济技术”关系到组织千百万人的生活问题：在不断增长的生活条件下，社会的变革力量在1990—1991年能承受2600万失业者？而新闻媒体和政治经济体制也会对这种状况推波助澜。这是能容忍的吗？这会不会可能在某一天酿成危机，带来社会爆炸？

在地球无法生存下去以前，人们不必问我们要走向何方？

关于身份危机问题，在这些问题中，人类已互不相认，他们又如何建立（或将建立）自己的地方身份（像19世纪的勃艮第人，谁真正感到“法兰西化”了？），国民身份（法国在欧洲的作用和地位？）职业身份（如何“求职”劳动中的身份能与不断更新的知识取得一致吗？）。

左翼难以用编好的语言或词汇来回答当前的问题，这些语言不久会成为木讷语言，侨民，一体化，世俗，削减国防经费，重建工

业网，从就业领域到后泰罗制社会，劳动时间问题，人们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也还有多少其他问题，用口号或其他媒介。国家应承担
责任，左翼也应承担责任，而社会党首当其冲。

第六章 公众舆论和社会党人

除了社会党人本身具备的观点外（本书即为例证，它也超越社会党人对自身行动进行思考和评论），分析公民从选民角度出发的观点、分析各种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观点都是饶有趣味的。1981年5月10日，恰好是埃皮内大会10年之后（只差1个月）经过艰难岁月后，接踵而来的是盛大的节日和先贤祠节，社会主义思想经历了曲折和执政中不可避免的反响（勃鲁姆反对夺权）。意识形态让步于日常管理。社会主义维护的价值观念难道也受到侵蚀？左翼执政7年，其间两党共同执政2年，社会党的形象又如何为公众舆论所了解？这正是我们试图通过收集各民间调查机构（法国民意测验所，伊普索斯研究所（IPSOS），法国民意测验调查所等）的调查结果所要搞清的。

1. 什么是左翼？

根据历史，我们可以回答说，左翼指的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在第一届制宪会议时坐在半圆梯形会场内左边的那些人。他们鼓吹的思想比其他的代表更为革命。说得明白一些，他们承认像这类人便是左翼。这个定义有利于凝聚具有相同品质的人，并以此确定他们的身份，从属关系，并以此来维持他们的关系。根据这一逻辑，一些最直截了当的问题有了有趣的答复。因此，当人们问法

国人赞成哪一类政治意识时，人们注意到（1988年法国民意测验调查所的调查）43%赞成左翼（与1981年同样调查差1%；42%），31%（与1981年调查结果相同）更认为自己属右翼。构成第三种状态的人，要么是些不愿把自己归属于某一类的人，要么就是没有观点的人。大选前调查中，那些犹豫不决的人占法国人的21%。在法国人中，最倾向左翼的是18岁至34岁的年轻人，职员，中间商人，工人。如果人们研究右翼或左翼的社会准则，可以列一表格，标出其属性。因此，如同容忍和自由，社会正义、平等和人权都是左翼属性的首要部分。

依次重提左翼5点属性是可以的，它可以根据某些有关问题观察识别“左翼政治家”的能力，他们与右翼同事相比有其特性。更确切地说，这是鉴别法国人的办法。最近的一次民意测验^①强调了区分标准，从而孤立了那些在法国社会中承认自己是赞同左翼价值的人。在这种感觉中，属于“左翼”的人士正在培育民主、平等、社会正义、人道主义等社会准则。

附 录

(1) 社会准则和政治

左翼属性		右翼属性	
社会正义	41%	经济增长	34%
平等	36%	建设欧洲	28%
人权	32%	祖国思想	28%
容忍	31%		
参与	26%		

资料来源：1986年1月，法国民意测验调查所

^① 1989年4月5日，法国民意测验调查所。

(2) 左翼的社会准则

请指出下列社会准则或思想中,哪项是左翼社会准则:	
发展民主或劳动场所	53%
追求平等	49%
拒绝死刑	49%
反对种族主义	46%
发展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	46%
重视社会正义	43%
主张男女平等	38%
不信任钱财	32%
认为社会可以改造	29%

资料来源:1989年4月5日,法国民意测验调查所。

2. 政治和公民

目前形势的特点是政党和支持政党的政治阶级与显然也接触过社会党的法国人有某种不协调。44%的法国人^①认为政治阶级的形象相当或非常平庸。只有18%的法国人认为其形象相当好或非常好。38%的法国人认为政治阶级属“一般”。不管怎样,61%的法国人认为政策是过得去的(30%的法国人认为政策不怎么好或完全不好。)^②在同一项调查中,人们发现62%的法国人认为政党是有用的(35%的人认为不很有用或完全没用)。总之,60%的法国人认为民主发挥了很好的作用,36%的认为它运转不

^① 1989年2月8日,社会主义行动委员会调查《法国政治阶级的形象》。

^② 1989年6月24日,法国民意测验调查所。

灵。

政治家比政治更不被人理解。因而，47%的法国人认为政治家有点关心或很关心他们所想的事。而51%的法国人认为相反（政治家不怎么关心或实际上不关心其他人的想法）。这表明，仅有39%的法国人认为自己由一个政党代表，35%的人认为由一位政治领袖所代表，23%的人认为由一个工会所代表（工会形象的变化超过党的变化，这种情况令人担忧）。在具有代表性的组织失去活力的情况下，作为民主的基础组织的形象是怎样呈现在公民眼前的，这说明了人心涣散，对这点作出估计是很有意思的。

看到相隔13年的两次调查结果，大家会注意到国民精神在沉沦。据1989年5月24日法国民意测验调查所报告，法国人投票弃权有4个几乎同样重要的原因：首先是“投票太频繁”，其次是“政治家们都发表同样的演说”，最后是“他们不处理公民感兴趣的问题”和“过去他们已使法国人失望”。如果说对政治阶级的幻想破灭显得比较严重，那么在“被调查者”中也有那种“法国人对政治不怎么感兴趣”。要求参与的人不多是明显的状况。不到5%的法国人（1989年5月24日法国民意测验调查所报告）对集体制生活颇感兴趣，以便干点事。对那些愿意发挥作用的人来说，他们的兴趣似乎是有选择性的。虽然60%的人将考虑参与保护环境协会组织，但有58%的人参与人道主义互助协会，48%的人参与保护人权（42%反对种族主义），之后，参与的希望崩溃了。22%的人考虑到工会的战斗性，13%的人参与宗教性质的协会，仅有11%的人以某种方式参加政党的生活。正如人们在阅读这项调查的结果时所看到的，这种结果为其他不少调查所证实，由于篇幅有限，这里不能一一列举，政治和政治家确实吃不开。要找到目前提供

的方法之外的其他政治方法，这是不言而喻的，实际的答复还是可以找到的。

附录：公民是什么？

	1976 年	1989 年
他尽力了解国家生活	59%	54%
他尊重规章制度	56%	48%
他很好抚养孩子	54%	45%
他经常投票	51%	38%
他关心自己的事而不制造麻烦	37%	32%
他交纳税金不偷税漏税	35%	28%
他参加一个工会	11%	5%
他加入一个政党	5%	3%

资料来源：1976年和 1989年 6月 24日法国民意测验调查所。

3. 社会党、其他政党和法国人

在使政治家伤脑筋的景况中，社会党的形象显得特别好，而且日趋改善。与此同时，法国民主联盟和保卫共和联盟却“下沉”。我们没有提到共产党、民族阵线、生态保护主义者，他们在全部提问表示意见的 10% 以下，当然除了能胜任的两个问题。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生态运动完全领先，得 58% 的赞成意见，社会党为 13% 其他党在 5% 以下。在问及最能对付移民问题的政党时，社会党领先。与民族阵线相比（25%），社会党略为超过（27%）。保卫共和联盟（13%）和法国民主联盟（4%）与上述两个领先的政党相比，成绩相距甚远。

1986 年的民意测验（1986 年 2 月 24 日《问题》周刊 法国民意

测验调查所调查)，对各政党以关键词句表示意见。调查结果表明，肯定承认社会党的民主性质和容忍精神。在较小的级别上，社会党是“最向青年开放”，同时也是“最团结”的党。后一个问题社会党虽领先，得分极少。

从 1987 年 12 月以来受到所有大党和 1989 年 9 月以来环境保护主义者所关注的各政党评价的晴雨表，提供了法国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好与坏）。

生态保护主义者在 1990 年 2 月以 66% 的赞成意见的纪录跃居赞成意见的首位。社会党以 8 个百分点的差距名列第二。随后是法国民主联盟（39%），保卫共和联盟（37%），差距甚大。倒数第一是共产党（11%），自从 1987 年 12 月以来，几乎一直下降。民族阵线（14%）保持一条相反的阵线，似乎失去了共产党失去的东西。另一项较老的民意测验（1989 年 5 月 29 日伊普索斯研究所）明确了法国人对各政党所希望的政治前途。30% 的法国人对社会党和社会党人寄予巨大希望。25% 的人支持保卫共和联盟，22% 的人支持生态保护主义者，19% 支持巴尔的班子，16% 支持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15% 支持莱奥塔尔的共和党，12% 支持社会民主党人中的中间派人士，8% 支持共产党，7% 支持革新的共产党人，最后 6% 是支持民族阵线。

第七章 “缔造者”的条文

确定社会党身份和社会党内“活动规定”的最重要条文有“原则声明”章程和“内部条例”。

从 1905 年起，自统一公约开始，原则声明形成。

在 1946 年 2 月 24 日的具有全国代表大会权力的社会党全国大会上，莱昂·勃鲁姆起草的条文，在条例中作为原则声明的序言。

1905 年，从本义上来讲的章程产生，形式与目前形式十分相似。

在第一个版本中，共有 63 条，目前的章程为 90 条。

章程经过很多修改。某些修改建议引起激烈的争论。

下列的条文可以使读者了解到 80 年来发展过程，并很好地衡量已经进行的变革的性质。因而，人们可以更确切地了解其中连续性，当然其中还有区别。

1. 原则声明

1904 年的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不久，统一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包括（阿尔马纳的布朗基主义倾向的）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盖德派的法兰西社会党，白里安、饶勒斯、龙格等人的法国社会党（饶勒斯派）和其它自治协会（布列塔尼罗讷河口省、索姆省，北方省，瓦尔省，约讷省、埃罗省）。

这个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起草共同宣言。这项任务于 1904 年 12 月 30 日完成。这项方案获得除北方省自治会以外的所有组织的批准。1905 年 1 月 15 日，社会党国际执行局在布鲁塞尔开会，也通过了这个方案。

1905 年 4 月 23 日至 25 日团结代表大会在巴黎的斯特拉斯堡大街环球咖啡厅召开 286 名代表代表 3500 名党员参加了会议。

这次代表大会的议程只有一个问题：实现团结。与会代表要对两项条文发表意见：共同宣言和党的规章。

统一委员会提出的共同宣言，获得一致通过。直至 1946 年莱昂·勃鲁姆起草的条文为止，这个宣言一直是社会党的原则宣言。我们将在下面介绍全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党重新审查其组织及运行原则。

莱昂·勃鲁姆起草确定社会党价值观念的原则声明。

1969 年，在伊西莱穆利诺代表大会以后，新的社会党从左翼非共产党集团中脱颖而出，但仍坚持诺言，明确表明其基本路线。

社会党的基本宪章，新的原则声明获得通过。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共和制度大会党、社会主义小组及俱乐部联盟、左派复兴俱乐部等组织代表经过协商后，原则声明条文于 1968 年 12 月通过。这个原则声明在 1969 年的伊西莱穆利诺代表大会和 1971 年的埃皮内代表大会上得到确认。

这个真正的“社会党宪法条文”只是在极有约束力的条件下才能修改。实际上，代表大会只能公开宣布修改程序，以及指出可以修改的要点。

问题要提到下届普通全国代表大会的日程上。指明修改要点的建议要在下届大会召开前 3 个月交给各协会和支部（党章第 90 条）。

1983 年至 1986 年，经过多次讨论，重新改写原则声明的思想已经成熟。

在 1987 年的里尔大会上，执行局一致通过，向大会提交比以前条文更简短的文本以供讨论。

在经济方面有关提法变化最大。投资、生产和交换资料的部分社会化取代这些资料的逐步社会化。

私营企业的积极作用作为新的提法出现。声明中提到，私营企业要“充分发挥作用”。

计划化也显得“能取得国家最大优势”。

对“阶级斗争”的评价也改变了。只提到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对立。

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党应致力于参预和更多的承诺，通过这些，还可以与日益复杂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有关联的五花八门的社会阶层接触。

1987 年的原则声明中，纳入了国家与学校的政教分离原则，欧洲建设问题，“放松集团关系的必要条件，保证南北重要的平衡”以“建立和维护持久和平”。

筹备雷恩代表大会是重写“社会党宪法”原则声明的一次机会。为此项工作，成立了包括所有大会签名参加者的委员会，并提出建议。在讨论中，社会主义和共和派代表（舍弗恩曼）觉得欧洲经济共同体这个概念今后已经过时，这些代表不愿意欧洲共同体这个字眼出现在原则声明中。尽管他们不同意，但仍愿意有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综合方案，这是原则声明所不可缺少的。其他作出贡献的代表都提出需要共同的文本。这个条文是最基本的，包括两个理由需要搞这样文本。一是极大多数社会党人在讨论以后

在基本问题上取得一致应该有一个较一致的意见并加以具体化，另一方面是证实了一个承担组成政府的组织的成熟，这个组织通过改革来发展民主社会主义。

附 录

(1) 1905 年原则声明

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爱德华·瓦扬）法兰西社会党（朱尔·盖德）法国社会党（让·饶勒斯），罗讷河口省、布列塔尼省、埃罗省、索姆省、约讷省（居斯塔夫·埃尔韦）等省的自治联合会等法国社会主义组织代表，受各自的政党和联合会的委托，为实现在阿姆斯特丹国际代表大会指明的基础上实现团结，声明统一党的行动应该受国际代表大会制订的原则的指导，特别是最近的巴黎大会（1900年）和阿姆斯特丹大会（1904年）。代表们指出，观点的分歧和不同策略的解释是由于法国的特殊的情况和缺少总的组织。代表们确定，他们共同的希望是建立一个阶级斗争的党，这个党是基本的反对党，与整个资产阶级和作为资产阶级工具的国家是不可调和的，即使是党为劳动者利益利用有产者的次要冲突时也是如此，在发生次要冲突时，有产者的行动与无产者的利益暂时结合。因此，代表们声明，他们的组织准备立即与社会主义统一事业合作。

(2) 亚历山大·布拉克 - 德卢梭 (1861—1955)

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称呼是如何产生的？

（1905 年布拉克的文章）^①

每个人都有良好的意愿，最好的意愿是：“然而，我不能要求人

^① 亚·德卢梭的笔名。巴黎大学古希腊文化学者和希腊文教授。他父亲是著名的《小庆祝》的作者。

们用我们党的名字，但是，我也不能忘记我们党的名字。”盖德建议取名：“社会主义劳动党”。瓦扬要求加进国际这个字。饶勒斯说：你们不觉得社会党就行了吗？

我曾经提过建议共产主义工人党，因为我曾经是法国工人党成员，由于我们是集产主义者，我们清楚集产主义或共产主义，这是一码事。很多人坚持名称应使人回想起这个运动首先是工人的，其次才是国际的。同时，饶勒斯坚持说：“你们不相信社会党就行了？那我们再加上我们是工人国际的支部好了。”这就是我用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名称的来历。

(3)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原则声明（1946年）

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宗旨是将人类从受压迫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因而，要使男人、女人、儿童在平等博爱的社会里行使各种权利和发挥天赋才能。

社会党的本质特点是使人类获得解放，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资本主义体制必然将社会分成敌对的阶级，并为其中一个阶级提供创造劳动的职能，将一部分产品给予资本所有者。

社会党本质上是革命的党，它的宗旨是用另一种制度取代资本主义所有制。在那种制度中，自然财富作为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将成为集体的财产。因此，阶级将消灭。这种改造符合全体人类的利益，只能是劳动者自身的事业。不管用什么手段完成这种

根据 1945 年社会党 37 次国际代表大会决议，只有全国代表大会权力的巴黎社会党全国会议通过。

事业，它本身就是社会革命。在这种意义上，社会党过去是，并且今后继续是建立在劳动者组织基础上的阶级斗争的党。

社会党本质上是民主的政党，因为人的各种权利与自由的各种形式是不可分割的。如果人们没有从劳动中得到解脱，也不会有自由的公民。如果城邦没有自由，也谈不上劳动解放。广泛和多样的民主自由是所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必需因素，进步的改革将改善这种体制的条件，并增加革命的力量。

社会党坚决赞成信仰自由，也赞成国家和学校中的政教分离。社会党不管脑力或体力劳动者的宗教和哲学的不同，也不管其政治、经济或理论上的主张如何，都将团结他们作为自己的行动目标，目的是为了取得公共权力，取得权力是社会变革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条件。

社会党既是民族的也同时是国际的党。它本质上是民族的党，因为在受奴役的或附属国里，不会有自由劳动，也因为资本主义的弊病将劳动者抛到国外，而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努力和牺牲，如今又回到祖国，今天，祖国是他们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他们的事业所在，他们应该保卫祖国。如果说社会党本质上是国际的，因为经济规律具有全球性质，也因为所有劳动者的利益，如同权利和义务一样，也是休戚相关的，也因为这些利益中占第一位的是和平，它只能在它的组织以外、和国际性行动之外才能得到保证。

(4) 1969 年原则声明

社会党的宗旨是将人类从受压迫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因而，要使男人、女人、儿童在平等博爱的社会里行使各种权利，并在尊重对集体的义务基础上，充分发挥天赋才能。

社会党集中所有那些将社会主义原则变成理想的城乡脑力或体力劳动者，而不管其宗教或哲学信仰。

社会党确信，人类的解放不仅在于正式承认一些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而且要使经济条件能充分发挥作用。因为社会党人是彻底的民主派，所以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党是一个革命的党。

社会主义以公共财产而不是私人利益作为目标。投资资料、生产资料、交换资料的逐步社会化构成社会化必不可少的基础。确实，经济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特点。

但是，斗争的目标不仅是生产资料的占有，同时也是取得管理、监督和决定等民主权力。社会主义需要发展，掌握有丰富产品，消除由资本主义产生的浪费。

为了从资本主义所加诸于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了使人停止承受资本主义新的形式给予的客观条件，为了使人成为生产者、消费者、大学生、自由公民，人们应该像在集体组织的各级机构中一样，在企业、大学里也承担职责。

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解决少数人、世袭者、自行遴选者的统治所提出的问题，上述这些人，凭借已获取的财富、靠出身、靠技术，依仗技术官僚体制或官僚体制，在他们手中掌握愈来愈多的利益和决定权。

社会党向劳动者建议，为了行动而组织起来，因为劳动者的解放是劳动者自身的事业。社会党要劳动者觉悟到自己是多数，他们能够通过民主的方法消灭剥削，并通过消灭剥削甚至消灭阶级，将生产资料、交换资料归还社会。掌握这些资料，归根结底是掌握

权力的基础。

社会党不仅是使每个人通过劳动果实或自己劳动工具获得他自己的固定财产，而且要保证这些活动的正常进行。相反，社会党还建议用具有多种形式的社会所有制和劳动者应准备参预管理的所有制来取代资本主义所有制。

新的文化形式应该伴随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民主化，并取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些新的文化形式将摆脱一切精神上的和商业上的束缚，且有利于独立地进行物质的和精神的创造性劳动。

社会党本质上是民主的政党，因为人的各种权利与自由的各种形式都是互不可分的。民主的自由权利和表达手段应比当今的那些要改善和扩展，这是任何社会主义制度的必需因素，并使劳动者逐步改变社会。

因此，社会党肯定保证建立民主制度的基本条件：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民主方式组织的教育、文化和新闻；尊重信仰自由以及学校和国家中的政教分离。

进行改革就要求人们认清改革价值及其范围。社会党知道改革的价值，它减轻了人们的重负，而对其中很多人来说，增强了革命能力。但是，它要提醒劳动者，社会主义改造并非是为纠正资本主义后果的改革的自然产物。问题不在于调整一个体制，而是要用另一种制度来替代。

社会党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经常性的建设要通过民主途径：也就是说民主措施和工会要配合，以创造一个制度向另一个制度过渡的条件。在这种前景下，社会主义运动认为群众同意和参加是不可缺少的，而党员也应该通过民主的多种途径，不断地致力于改变当今统治阶级强加的力量对比关系。

社会党既是民族的同时也是国际的党。它是民族的，因为在受奴役的国家或附属国里，没有自由人，外国强国统治高踞本国资本主义统治之上，所以每个国家都能自由地建立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

社会党是国际的，因为祖国不过是人类的一部分；因为社会主义不能在孤立中实现；因为人民之间的关系具有全球性性质；因为社会主义不能接受由于肤色、种族、边界或发展程度造成的歧视，社会主义要求富国与穷国之间要积极团结互助，对被剥夺民主地管理自己事务的民族也如此。

因此，社会党将参预扩大和加强社会党人国际组织的工作。它将为维护和建立和平而斗争，和平正受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威胁。为此目的，它将致力于建立国家间新的关系，这种关系将建立在存在具有真正权力的国际组织基础上：仲裁，全面的、同时进行的、有监督的裁军，国际部队，超国家共同体。

社会党是向思想和知识的新形式开放的党。因此，在纪律上，所有愿意为社会主义理想服务的人也应该加强研究并付诸行动。

面对社会的不停变化，面对技术的飞速进步，面对着新发明的错误利用所加诸于人类的威胁（例如在核科学，生物科学和社会心理学方面），对社会党人来说，在正在运动的世界和遵循社会主义通常原则的行动之间建立一个经常性的协调乃是紧迫的任务。

(5) 1987 年原则声明（提案）

1) 社会党有将人们从所遭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愿望，它向男人、女人、儿童保证，在一个建立在平等、博爱和团结的社会里，

自由行使权利，充分发挥才能。科学和技术的转让，要通过民主的方式进行，将其利益为全人类服务。

2) 社会党是民主的政党。它的行动和计划是建立在尊重人权和公民权的基础上；它确认自由的各种形式相互不可分离；自由既和经济民主相联系，也要充分发挥政治民主、社会民主和文化民主。

(3) 社会主义确定公共财富而不是个人利益作为其目标。部分投资资料、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社会化，对国家来说是不可缺少的。社会党人赞成发展的社会中，既存在强大的公共部门，而企业也将充分发挥作用。计划化将使集体发挥巨大的国家优势。

4) 在劳动的世界里，社会党是变革社会的党。确实，由于现代资本主义日趋增长的复杂性，社会阶层更加多样化，但这并不消除阶级和社会集团间的对立。因此，社会党人应通过政治民主、工会民主、结社民主等多种途径不断地致力于使大多数人参预或同意他们的目标。

5) 社会党坚决赞成信仰自由、学校和国家中的政教分离。社会党人要团结所有希望实现党的目标的人们，不管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哲学信仰如何。为了取得权力，应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内采取行动，取得权力是社会变革的必要条件，而社会变革靠扩大各级机构的监督、管理和决定等民主权利。

6) 社会党的行动既是民族的、又同时是国际的：在受奴役的国家或附属国里，没有自由人，另一方面，在贸易和经济力量关系中有世界性范围关系。因此，社会党要参加和扩大社会党国际组织的工作。社会党致力于加速欧洲建设，这是紧密集团关系以及建立和维护持久和平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6) 1990 年原则 声明（提案）

1) 社会党将通过民主途径推出一个符合人的基本要求的社会作为自己的目标，这些要求是几个世纪来争取进步的斗争所确定的，也是各国人民所表达的：自由、平等、男人和女人的尊严，福利和团结互助。作为联盟的党，社会党将改良主义用来为革命的愿望服务。这个目标也写在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当科学和技术开辟了新的自由领域和新的创造性时，这些科学和技术也会摧毁或毁坏每种生命，社会党将采取行动，使科学技术为男子和妇女服务。

2) 社会党是变革社会的党。官僚社会的失败并没有使它忘记，资本主义加深了不平等、加重了世界的不平衡、剥削了第三世界的财富，使很多国家遭受失业、人民流离失所。社会党赞成混合经济，这种经济不会不知道市场规律，它还为公共权力机构和社会角色提供实现符合全体利益的目标的手段。社会党将通过新的经济形式和社会形式，提高社会实现这种目标的水平，在企业中，给工薪阶层以真正的公民身份。

3) 社会党是一个民主的政党。在一个建立在普选基础上的法治国家里，社会党将行动和计划建立在人权和公民权的基础上

对于多元制问题。社会党承认各种自由是相互联系的：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充分行使自由，是促进和深化民主的必要条件。社会党也确实意识到不具备实行这些权利的具体条件时，这些权利是有局限性的。历史已表明：为自由的斗争与为平等的斗争是不可分离的。

4) 社会党是立足于劳动世界的党，现代社会不断的和深刻的变动并未消除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对立。因此，如果社会党人参加为整个社会进步的斗争，他们特别注意工资收入者的利益以及他们的行动能力的发展。

5) 社会党坚决主张信仰自由，在国家和学校中实现政教分离。社会党认为，得到新闻自由和文化自由是民主的基本条件。因此，创作和通讯不受约束对政治权力和金融权力是不可缺少的。社会党承认所有公民的平等权利，屏弃一切建立在性别、种族、宗教和哲学信仰、生活方式选择等基础上的任何歧视措施。社会党将统一我们的社会和使所有居住在我们土地上的人们都具有共和国价值观念视为自己的天职。社会党人认为妇女已获得的权利和自由是主要的收获。他们将继续为消除现存的歧视而斗争。通过党章，在组织机构和政策中，我们的党将实现男女党员之间愈来愈多的平等。

6) 因为在一个受奴役的国家或附庸国里，不会有自由的男子和妇女，所有重大问题都是世界性的，社会党的行动既是民族的、也具有国际范围的意义。在国际方面，社会党谴责一个国家剥削任何别的国家，并支持各国人民安排自己的权利；社会党为发展经济而斗争，并注意地球的环境和生态平衡。社会党选择了欧洲，希望欧洲各国能充分发挥效能。欧洲共同体只要不成为简单的市场，就应该起原动力作用。社会党人将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里，致力于加速欧洲的建设。作为主张和平的党，社会党反对集团逻辑，它将为建立新的世界关系而努力，它也将为第三世界的发展、全面和平衡的裁军而努力。

7) 社会党等待那些在各级组织的代表从他们的决议中和这

些原则条例中得到启发。在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理想已深得人心。它发动了重大政治运动；在 21 世纪的初期，它也是我们的希望。

2. 章程

1905 年的社会党章程要到组成法国社会主义运动（法国社会民主党）的章程中去寻找。1900 年，这个党由法国工人党和法国社会党于瓦格朗大厅成立（盖德、德莱克、迪布勒伊尔），其纲领于 1902 年在图尔写成（白里安、德维尔、埃尔韦、饶勒斯、勒诺代尔）。

尽管盖德派作为正统马克思主义传统处于优势地位，人们在它们的共同条文中，还可以找到法国社会党和法国社会民主党在社会主义第二国际影响下的两个文本。

在这两个组织的章程中，“劳动者的国际谅解和行动”，“阶级的党”；“取得权力”；“生产资料社会化”都逐字逐句地恢复。

相反，社会党更关心自治，强调与工会、议员及大区议员的关系。

在 1905 年，从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成立时起，有 63 条的规定来自法国社会党和法国社会民主党现存的章程。

社会党又被提到的目标是“劳动者的国际谅解和行动以便取得权力”。

直至 1911 年，章程还进行不同的修改。1911 年，章程进行了全面的修改。1911 年 11 月的代表大会进行了一些重要修订。

比例代表制作为联合会代表的代表制度被代表大会所采用。它在事实上存在，但未写入章程……因而，如果有一个少数派，它

也有权利在比例代表制中享有名额。

在党的领导机构中，在比例代表制方面也有重大修改。1911年的章程中考虑到，比例代表制是各级组织的权利，除非协商另行安排。

1911年的修改章程导致爱德华·瓦扬明确了全国委员会的作用，这是今天已为领导委员会取代的常设行政委员会和支部及联合会之间的联络机构。

第二次修改是在1913年7月，这次修改的着眼点基本在于中央机构的组成。

第三次修改在1925年11月，常设行政委员会名额由24名最多增至33名其中有12名议员。当情况需要时，章程准备增加到33名其中15名非议员的成员由代表大会任命的联合会代表担任，塞纳省和塞纳-瓦兹省例外。

此外，仲裁委员会由联合常设委员会和冲突常设委员会取代。南锡代表大会（1929年6月）的修改着重在全国委员会的组成上。每个联合会仅出1名代表，常设行政委员会成员和议会团代表团只有发言权。这个原则实际上延续到1969年。常设行政委员会又增至33名，采取扩大会议的办法未得预期效果。

1944年11月的特别代表大会对社会党的规章作了重大修改。它建立一个25人的领导委员会，人员由联合会代表在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得多数票者当选，此委员会代替常设行政委员会。这些新的安排目的是避免像莱昂·勃鲁姆所说的在“人民阵线”前后导致党的“瘫痪”的那种派别争吵。1946年2月的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又作了重大修改。它按1929年的方式重建全国委员会，并给受全国委员会监督的领导委员会以更广泛的权力，名额为31

名，议员最多占 10 名，由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联合会代表以多数票表决产生。这个代表大会所维持的比例代表制的规定只适用于联合会代表大会上任命支部代表，和在全国代表大会任命联合会代表，但代表大会决定各级组织的执行机构由多数票选举产生。章程中关于议会的监督和纪律、关于内部组织、关于与领导委员会关系、关于领导委员会惩戒权力、关于修改党章程序以及关于某些条文说明等问题，先后有 5 次修改。应该指出，1956 年有重大修改。关于领导委员会的选举方式和组成的修改建议，每次在修改提出时都受到排斥。1969 年，在建立新社会党时，章程作了重大修改，1971 年，又作有限的修改。以后，在 1975 年（波城代表大会）、1977 年 6 月（南特代表大会）、1979 年 4 月（梅斯代表大会）、1982 年 2 月（巴黎公约）、瓦伦斯代表大会（1982 年 10 月）、1983 年 10 月（布雷斯代表大会）都只是作了相对并不重要的修改。1987 年里尔代表大会的修改也是如此。1990 年雷恩代表大会，对内部民主化的考虑也体现在章程修改中。

附 录

(1) 法兰西社会党章程

党的结构

第 1 条 法兰西社会党（革命社会主义团体）是组织起来的国际无产阶级一部分，它在以下基础上进行劳动解放和社会解放：

——劳动者的国际谅解和行动；组成阶级政党的无产者的政治和经济组织，其宗旨为取得权力和实行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社会化，这就是说，将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集产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

——革命的政党，因此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反对党，如果党的责任在于进行改善工人阶级斗争条件的改革，那在任何情况下，它也不可能通过参加中央政权、通过预算投票或通过与其他政党结盟来提供某种手段，某些手段只会延长敌对阶级的统治。

党的组织

第 2 条 社会党由政治小组组成，其成员应持有党证，并为党的中央组织的利益，每月缴纳党费，党费收据由各省联合会发给。

第 3 条 每个市区的小组组成党的支部。

第 4 条 每个省的支部组成一个联合会，由联合办公室或委员会管理，每年召开省代表大会一次。

党的代表大会

第 7 条 党的领导属于党本身，在省的基层组织基础上，每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 在最近一次立法选举第一轮中，获得 5000 张社会党选票或 5000 张选票地区选 1 名代表或 1 票。这些代表由每年召开的省代表大会任命，省代表大会将事先审查全国代表大会的日程。

中央委员会

第 8 条 从全国代表大会至下届全国代表大会，党的管理工作交付中央委员会，其组成如下：1) 每个省联合会推举 1 名代表，其选择由代表大会批准。与会的联合会如果在上一次立法选举中得票 1 万张，可推举 2 名代表，但只有 1 票，代表需事先取得同意。根据同样方式，这些代表每一名指定一位候补者；2) 众议院内革

命社会主义党团 3 名代表 ;3) 15 名成员直接由代表大会据名单投票决定, 这些代表组成常务执行委员会, 其中 5 人将担任书记、司库和档案保管员—图书资料员。

第 9 条 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中, 党的议员可以占 1/3 每季度举行一次全会, 在执行委员会认为必需或至少有 1/3 的成员提出的情况下, 可以举行特别会议。

第 10 条 党员、当选代表、党的新闻机构均受中央委员会控制。中央委员会如认为情况需要, 可采取一切措施, 包括特殊措施。

(2) 法国社会党章程

第 1 条 法国社会党 (联合团体) 在以下原则上建立 : 劳动者的国际谅解和行动, 组成阶级政党的无产者的政治和经济组织, 其宗旨为取得权力和实行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社会化, 即将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集产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

第 5 条 每个联合会根据章程自己决定规定, 社会主义团体、工会、合作社应建立合作。

第 6 条 每个社会党小组仅由党员组成, 如果有人 在罢工期间有叛卖行为, 那就不得列入社会党小组。

第 7 条 市镇或区的小组组成市镇或区的联合小组。

第 12 条 联合会、联合委员会、支部或联合小组的决议由多数通过。

第 13 条 市镇或区的联合委员会、支部委员会、联合会委员会的代表, 以少数派的比例代表制、名单投票办法选举产生。

第 16 条 党的总领导机构属于党本身, 即每年举行的全国代

表大会。

第 17 条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以少数派的比例代表制、名单投票办法，由联合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第 18 条 每个联合会有：1) 1 名有选举权代表，如联合会包括几个省 每省有 1 名有选举权代表；2) 每 100 名缴纳会费者可有 1 名代表；100 至 300 名持党证党员有 2 名代表；300 至 500 名持党证党员 3 名代表，等等；3) 得 2000 至 7000 选票的省出 1 名代表 得 7000 至 15000 选票出 2 名代表。每个代表至多可有 3 种委任。

第 19 条 代表大会任命国际秘书处代表。

第 30 条 议会党团代表应制订内部规定。他们应该开会和互相协调，以尽可能实现投票表决的一致性。

第 31 条 议会党团应与联合会联络委员会取得协调意见，以适应宣传和罢工的需要。

第 34 条 为了市镇、省的宣传 县议员、大区议员，一般来说，所有当选代表都应帮助市镇小组和联合委员会。

第 35 条 社会党市议员在市议会里组成唯一的市议会党团小组。这个小组也应与党的原则一致。市议会党团小组也应开会和相互协调，以便尽可能实现投票表决的一致性；在需要时，市议员应征求市镇党团联盟委员会和联合会委员会的意见。

第 37 条 联合会应与联合会联络委员会一致，并应尊重党的原则和纲领。有关代表及党员应专门保持对这些原则和纲领的监督。

第 39 条 保留新闻监督，在目前，任何一家社会党报纸都不是党的正式机关刊物。

(3) 1911 年章程

我们选择公布 1911 年的章程，因为它比 1905 年的章程更具有“缔造者”的色彩。这个章程实际上直到第三共和国末期还生效。

党的结构

第 1 条 社会党在以下原则上建立：“劳动者的国际谅解和行动：组成阶级政党的无产者的政治组织，其宗旨为取得权力和实行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社会化，即将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集产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

第 2 条 党的名称：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

第 3 条 党员要接受党的原则、规章和策略。

党的组织，支部和联合会

第 4 条 每个市镇的党员组成支部。他们应持有党证，通过他们所在或所居住的市镇支部，为中央组织的利益缴纳党费。任何人不得持有一张以上党证。支部接收党员，须经联合会批准。

第 6 条 党员有从属于自己从事职业的工会的义务和从属于所在地的合作社的义务。

第 7 条 年证价格为 25 生丁；每月党费用印花税票办法收取。

第 8 条 市镇支部可根据地点原因组成小组或准支部，但在支部以外，不应有公开活动。

第 9 条 在每省内，支部组成一个联合会以进行联合管理。

第 11 条 不少于 5 个支部、总人数不少于 100 人即可组织成联合会。

第 12 条 联合会在参加党时，应承诺遵守党的原则，纲领，以及全国代表大会或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

第 13 条 在联合会的章程中，不得引入与党的规定相违背的条款。

第 14 条 入党不足 3 年者，不能进入常设行政委员会，不能出任联合会出席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不能成为立法选举候选人。

第 15 条 联合会章程如果没有另作安排，联合会委派候选人，并受委托注意遵守党的原则。

第 16 条 候选人必须签署遵守党的原则、全国代表大会和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的保证书。

此保证书一式两份，一份存联合会秘书处，另一份存全国委员会秘书处。

第 17 条 当选代表由于某种原因离党，应将其委任状交付使他当选的机构处理，只有这个机构有权决定保留或辞去职务。如属开除出党，则必须收回委任状。

第 19 条 当无法达成谅解时，少数派在党的各级组织，即支部、联合会、常设行政委员会、各种代表团和组织里按比例代表制享有权利。此规定也适用于参加工作的集体代表团的任命。

党的代表大会

第 20 条 党的领导属于党本身，即每年召开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

第 21 条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由联合会代表大会选出。每个联合会可自行建立代表的任命方式。如果有少数派，也按比例代表制享有权利。

第 22 条 每个联合会按照缴纳会费人数、按比例代表制享有权利。

第 24 条 委任状的计算系按上年度发放的党证数计算。只有当党证的印花税票数等于 8 时，党证才能计入委托书的计算。

第 25 条 在全国代表大会讨论中，如有 1/10 代表提出要求，则有权要求按委任投票法。

第 26 条 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至少要提早 3 个月通知，特殊紧急情况除外。代表大会不要连续两年在一个城市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每年指定下次大会召开地点。

第 27 条 议会社会党团每年向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报告，此报告应至少在大会开会前一个月公布或交付联合会。

第 28 条 大会每年任命财政计算监督委员会。

全国委员会

第 29 条 在两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党的管理交付全国委员会。

第 30 条 全国委员会由联合会代表、社会党议会党团，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常务行政委员会。

第 31 条 联合会的代表以它在全国代表大会委托书数目计算。

第 33 条 常务行政委员会由 23 名成员组成，因名单投票办法直接选举，在每年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秘密投票产生。

第 35 条 如果不居住在联合会所属地区范围内，任何人不得担任该联合会出席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对海外联合会例外。全国

委员会代表任期一年。

第 36 条 议会的代表不能单独以个人名义出席全国委员会。根据 30 条和 32 条规定，他们以集体代表团名义出席。他们也不能担任常务行政委员会委员。

第 37 条 常务行政委员会的成员由全国委员会委员中选出，办公室包括一名书记，两名副书记，一名司库，一名副司库，一名商务管理员。这些职务均系分配。

第 38 条 全国委员会每年至少召集例会 3 次，1/4 委员提出要求或常务行政委员会认为必要可随时召开特别会议。

第 39 条 全国委员会负责宣传；它执行或监督执行全国代表大会或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它监督党员、代表和党的新闻刊物。当情况需要时，它可采取一切特殊措施。

第 40 条 全国委员会每年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如果需要，可不受时间条件限制，召开特别全国代表大会。

第 41 条 全国委员会的这次会议到另一次会议期间，常务行政委员会作为代表，执行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委员会决议。常务行政委员会组织宣传。如果情况需要，它可以不受时间条件限制，紧急召集党的特别代表大会。

第 42 条 常务行政委员会每年准备交付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

这些报告和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日程至少应在大会召开前一个月公布或提交联合会。

议会社会党党团

第 45 条 议会社会党党团与资产阶级政治派别不同，全部由

党员代表组成，由联合会指派。

第 46 条 社会党党团接受社会党原则声明，特别是 1、2、3 条的条文，行动符合党的策略。党团可自行制定规则。

市参议员、县参议员和大区议员

第 48 条 在市镇和省里，市参议员、县参议员、大区议员，一般来说，所有当选代表都应该从事宣传或从事活动，并帮助市镇小组和联合委员会。

第 49 条 每个联合会在其章程中自行制定代表和党员对其资助的形式和方式。

监督和仲裁

第 51 条 党的成员都受他的联合会的监督。

第 52 条 仲裁委员会由社会党员组成，其构成原则如下：1) 双方的每一方都指定 1 名、或 2 名、3 名相同数量仲裁员；2) 仲裁员通过共同协定指定第三位仲裁人，由他主持会议并有表决权。

第 53 条 根据情况，当请求被否决，应给予个人警告或公开警告，或纪律处分，暂停任何授权，或开除出党。

第 62 条 被开除出党者重新接纳入党需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事先还需征求开除其出党的支部或联合会的意见。

第 63 条 常务行政委员会将最终开除出党的决定通报给党的全部联合会。

新闻监督

第 64 条 在新闻报刊中，对一切理论问题和方法问题，均完

全可自由讨论；但是在行动上，所有社会党报纸和杂志都应按党的全国委员会的解释、符合全国代表大会或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

第 65 条 作为党的财产的报章杂志应置于党的政治监督和行政监督下。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对它们的领导、编辑或管理条件。

第 66 条 属于一个或数个联合会财产的报章杂志将置于这些联合会的或各联合会代表大会的监督之下。

第 67 条 那些财产权不属于党的报刊杂志，但其领导权属于某个党员或几个党员，它们也应根据全国委员会的解释，在行动上符合全国代表大会或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

第 68 条 全国委员会对这些报刊只实行普遍的政治监督。当牵涉到地区或地方报刊时，全国委员会和联合会使这些报刊遵守党的政策，在全国委员会要求与听取负责编辑意见后，如果有必要的话，可建议联合会代表大会和全国代表大会断绝党和这些报刊的一切关系。

第 69 条 作为党员的新闻工作者，应像所有党员一样受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和全国代表大会的监督。

第 70 条 党的中央机关周刊为《社会党人》。

3. 章程的修改

直至 1969 年，章程第 1 条的内容均未修改。

社会党基本原则首先被撤消。这是因为它具有强烈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它强调劳动者的谅解和国际行动，以便在政治上组织无产者为阶级的政党以便取得权力，以及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社会化，即将资本主义社会改变为集产主义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

第 2 条中指出党的名称是“社会党国际法国支部社会党”(SFIO)。在后来的说法中被简化了。1969 年,这个名字被放弃了。

党的领导机构的选举:

从成立伊始,党员在领导机构的代表制问题中,少数派问题就是棘手问题。源出于法国工人党的法兰西社会党实行多数制。相反,法国社会党则采用“少数比例代表制、名单投票办法选举代表”。这种说法在 1905 年和 1911 年又被采用用于支部、联合会、常务行政委员会等机构的党员代表制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保证大战前领导机构的更好的团结”,党的执行机构用“大会代表的多数”制。1956 年 6 月的全国委员会增加了党的领导局的重要性,领导委员会每月只开一次,原因是成员增加(45 个成员中 20 名在议会)。党的领导局是清一色的;少数派不再在领导局中有代表。

1969 年,新的社会党确认引入比例代表制。但它受到限制,只有“在有不同意见时,少数派可以要求得到 2/3 票数的保证,这就是比例代表制。”

1971 年,采用比例代表制办法进行选举,这种办法是按照委任状数目用记名表决办法对动议进行投票的。一种限制措施要求少数派如要求派代表出席,在全国范围内至少需 5% 选票,而在联合会范围内则需 10% 的选票。

在社会党领导机关中或地方选举和全国选举中,妇女代表出现的较晚,尽管本世纪初就有“参政妇女”斗争,最近有女权运动出现。1977 年 6 月的南特大会上,通过 10% 的限额。1978 年的女权宣言中,限额数达到 15%,梅斯代表大会划在 20% 而在雷恩代表大会上,限额到 30%。在 1969 年,在党章上条文规定入党年龄为 16 岁,在图鲁兹大会后,入党年龄降到 15 岁。

如果从领导机构编制来看也取得很大成绩。1905年,大会产生的组织包括非常重要的全国委员会,真正的联合会,常务行政委员会有22名成员。1911年数字到23人,1925年达33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领导委员会代替常务行政委员会。1946年,该委员会组成人员为31人,1966年为45人。1969年为61人,1971年为81人,1985年为132人。与此同时,“常务局”(1946年成员为8人,1966年6月增至12人,并改了名称称为“执行局”,1967年为17人,1985年为27人,今天为28人(24名正式成员,4名候补委员)。

从组党伊始或几乎在最初(1911年章程)阶段,新闻监督就出现在章程里。当然,适用于社会党的新闻机构,其功能是在政治监督下进行的(联合会的或全国委员会的)。对那些在非社会党宣传工具工作的社会党新闻记者来说,最初,他们属于常务行政委员会,或领导委员会(全国代表大会)。1947年,曾考虑敦促社会党新闻记者,与那些不光明正大地攻击社会党原则和政策的机构停止合作。1956年的全国委员会,“新闻不法行为”规定,今后禁止党员到明显反对党和社会主义原则的报纸里工作。在1966年的章程里,违反纪律要交付纠纷联合委员会处理。到埃皮内党时期,规定对有争论的问题,社会党新闻记者写作时“要有分寸”。从此以后,在遇到难题时,领导委员会和执行局要掌握材料,特别是在已“登记在册”的记者与党发生争执时。培训问题作为领导委员会的职权被扼要地提到,这是1969年以后的事。这个机构为了“社会主义教育,要组织区域性会议”。从一开始,“国际主义”就写在社会党章程里。因而从1911年起,常设行政委员会和取代他的领导委员会都要执行全国代表大会和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

关于各级政治组织的职责方面，均可以在如下方面中找到证明：章程条文的结构与介绍（与最初原文相比，文字有很大的变化），1983年以后作为行政管理的权力下放单位区产生后的联合会际委员会规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任命的方式的规定，活动机构的规定，关于青年的合作机构^①、大学生、企业中社会党组织纠纷规定等。

雷恩大会后，社会党内部民主规定进行了修改，其目的是为了计算每个党员的票数。

附 录

(1) 历届社会党第一书记或总书记

路易·迪布勒伊尔(1862—1924) 1905—1918年任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总书记(全国委员会书记)。

吕德维克·奥斯卡·弗罗萨尔(1889—1946) 1918年10月巴黎全国代表大会上担任总书记。

图尔会议后加入共产党。

保尔·富尔(1878—1960) 图尔大会(1920年12月)后至1940年任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总书记。

达尼埃尔·梅耶(1909—) 1941年3月任社会党行动委员会总书记，1943年3月任社会党总书记直至1946年。现任制宪委员会委员。

居易·摩鞞(1905—1975) 1946年至1969年任总书记。

社会党领导认为青年运动坚持过分独立的路线，与社会党领导立场相背，因而曾两次(1947年和1975年)解散其领导局。

阿兰·萨瓦里(1918—)1969年至1971年任第一书记。

弗朗索瓦·密特朗(1916—)1979年至1981年任第一书记，现任共和国总统。

利奥纳尔·若斯潘(1937—)1981年至1988年任第一书记。

皮埃尔·莫鲁瓦(1928—)1988年起任第一书记。

(2) 社会党人数(根据历年党证统计)

年份	人数	
1905	35000	
1910	69000	
1914	93000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8	16000	
1919	133000	
1920	180000	图尔代表大会
1921	50000	
1925	111000	
1930	126000	
1935	120000	
1936	202000	人民阵线
1937	287000	
1939	180000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4	100000	
1945	336000	
1946	355000	
1950	140000	
1955	108000	
1958	115000	第五共和国
1960	100000	
1965	85000	
1970	70000	

续表

年份	人数	
1971	80000	埃皮内代表大会
1975	149000	
1980	190000	
1981	205000	密特朗任总统，左翼政府
1985	170000	
1986	187000	希拉克政府
1990	190000	罗卡尔政府

4. 内部规章

这个问题是最近出现的。1978年11月，在全国特别会议期间制定了内部规章。规章从属于章程，但又说明和补充章程，就如同在我国条例是法律条文的补充和说明。内部规章包括七大部分：社会党政治条文和计划的准备和讨论方式；各级社会党负责人的选举；在遇到严重争执时联合机构的更换；选举中候选人的任命方式；委任者兼职限制，企业支部的作用；社会党内思潮的作用。

党的委员会的组成

领导委员会设制党的全国常务委员会，并明确它们的职权。对领导委员会来说这些活动集体的组成应该根据表决结果。这些职务只能交付入党一年以上的社会党党员担任。这些成员还应该具有6个月的斗争经验，其中一半应属于法兰西岛地区以外的联合会……像全国书记一样，党的议员是常设委员会的成员。

这些委员会是在执行委员会所要求的、保证党的工作的条文草案基础上工作的。此外，这些委员会进行党的全国书记交付的

研究工作和自身进行的、由本部门决定的研究工作，使当天就掌握管辖范围内的党的消息。负责研究工作的全国书记处组织和推动常务委员会的工作。

社会党承担的文件起草工作

在国家生活的选择中，社会党所承担的文件起草程序是众所周知的，社会党承担的文件有法案、决议、宪章、请愿书、回答外部组织对国家组织和公共团体的具体建议，国际关系准则，制订大公共事业的政策。起草这些文件的程序由执行局决定。决定提出指导文件条文的大的政治目标……联合会方面的要交付讨论的倡议也可交主管的全国委员会。

社会党负责人的选举

社会党领导机构的选举在各种思潮中举行，由它提出关于成员表决的方向性动议。在每种思潮中，候选人的资格是自由的。对于全国领导机构，候选人资格要交付全国委员会一级。候选人的名单附在方针动议中，或在社会党的报刊上公布。对于联合会一级的领导机构是由省一级机构、在联合会代表大会召开两周前递交。这些候选人资格由联合会通报给各支部。

任命领导机构的候选人表决在各派开会时举行。以多数票一轮投票决定。支部管理委员会每个动议的候选人的选派在党员按动议集合开会时举行，安排在表决方针动议之后。在联合会代表大会上支部代表的任命也按同一规则。联合会领导机构每个动议的候选人的选派，要在召开联合会代表大会时各支部代表开动议会时举行。选派联合会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也按同一规则。

动议的省级代表由动议联合会大会按联合会领导机构对候选人所规定的方式举行。在省里，得 1000 票的联合会选派 1 名代表，比前者超出 1000 票或超出不足 1000 票者可选 1 名以上代表。省里代表在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一周召开全国动议大会。在这个全国动议大会上，经分门别类，向领导委员会决定该动议的候选人名单，并选择这个思潮在该地区的可能的最好的代表。领导委员会选出的代表，以最终动议名义，每种思潮委派他们在执行局的代表。在第一书记候选人的建议下，在同一个会议上委派全国书记处的候选人。

在严重纠纷时，联合会机构更换的条件和方式

对联合会一级，领导委员会在看到调查委员会结论后，可宣布解散联合会执行委员会。调查委员会由各派别按比例代表制组成，需进行必要的实地调查和听取意见，证实某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犯有严重损害性质的行动和违反纪律行为。对支部一级，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在看到三人调查委员会的结论后，可宣布解散一个支部的领导机关，调查委员会需进行必要的实地调查和听取意见。

社会党在总统选举中候选人的选派方式以及议会选举、以至县、市、大区选举候选人的选派方式

全体党员投票是在支部范围内进行，其名单由领导委员会送交联合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对会内选票进行核查。特别全国代表大会对全部联合会的选票进行核查，并根据联合会投票委任党的候选人。当核查中无法做出决定时，全国代表大会委派候选人。当总统选举提前进行时，全国代表大会庄严地决定委派候选人的

程序。全国性质的选举的候选人，在经过有关地区支部经过秘密投票后，委派其候选人，投票者需在支部中呆过 3 个月以上……

全国大会是神圣的。它可以在特殊的条件下拒绝批准或任命另一位候选人。拒绝批准的原因应该通知被拒绝的候选人和他所在的联合会。被拒绝的政治原因已被公布在《拳头和玫瑰》^①中。如果国民公会拒绝批准一个候选人的资格，就应该说明作出此决定的理由。县级选举的候选人由所辖地区党员选派，剥夺投票的情况由县的委员会作出保证，这个委员会的每个支部由联合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代表和领导。联合会执行联合会授予的批准权，制定社会党在这个省县级选举中的候选人最终名单。

欧洲议会选举中社会党候选人的委派

执行局提出候选人并登记在案，名单按字母排列，公布在《拳头和玫瑰》中，以通告全体党员。联合委员会在单独征求意见或在地区征求意见并在支部表示意见后被邀请解释他们的建议。领导委员会在掌握候选人全体名单和建议后，制定一张或数张名单和 81 名候选人的分类名单，选派根据以下标准：地理划分；妇女比例；党内各方面的内部平衡；社会职业。此名单散发到全体党员。各支部和各联合会发表意见。全国大会批准最终名单。

限制兼职的条文

社会党对自身有如下规定：对委任者兼职的规定有限制地适用于下列委任者：欧洲议会议员，参议员，众议员，地区议员，大区

议员，超过 9000 居民市镇的市长，巴黎市参议，城市共同体主席或超过 5 万居民的区的区长。其他选举产生的任公职者不受规定限制，但是，联合会注意减少兼职，尤其是在批准候选人任命时更要注意。在遇到没有被选资格的情况时，如果经过有关选区 4/5 的选民经秘密投票通过，也可以违例给予候选人资格。联合执行委员会对地方选举委员会的决定给予批准。全国大会的批准将在全国选举中制订规定。担任超过 3500 居民的社会党市长不能同时任该市支部书记或该市某一支部书记，除非得到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的同意。省议会议长、地区议会议长，参议员，众议员都不能担任选区联合会的第一书记。党的任何机构不能大部分由当选议员组成。

企业支部的运转条件

地方支部和企业支部的投票表决在它们所属的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的管理监督下进行。

有关思想流派的职能

党员会议可以在例会以外召开。这些会可以在党所在地召开，但有 3 项要求：对所有愿意参加者公开，一视同仁，在党外不公开。为了保证尊重如上条款，各种思潮的负责人必须将情况向各级负责人通报（地方、联合会、全国组织）。《拳头和玫瑰》对所有思想流派都开放，它在每期 24 页中有 4 页为讨论问题的论坛……表达意见和争论的双月刊向联合会和各思想流派开放，在召开常委会时，按票数比例散发。它也可由要求订阅的党员订阅，并尽可能在财政上能够平衡。各种流派的内部通报或报纸应停止出版……

应该禁止思想流派设会址和自认为适合的财政手段，禁止向成员收取会费，在党外组织集会，或没有党的同意召开会议，办训练班和学习班，散布与社会党会议规定的不同的公开立场的言论。这些规定应严格遵守。领导机关应考虑保证各思想流派代表权的公正合理。在党的所在地，应给执行局保留办公地点。当各种流派提出要求时，一位书记应为它效劳。社会党在内部促进思想交流和交锋。通讯工具应为此目的供各流派使用。

第八章 社会党代表大会

1. “国际”代表大会

- 1864 年 伦敦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第一国际。
- 1866 年 日内瓦代表大会。投票赞成八小时工作制，通过国际的章程和规定及合作的动议。
- 1867 年 洛桑代表大会。投票赞成建立生产合作社。
- 1868 年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集产主义者”对普鲁东主义取得胜利，投票赞成土地国有化和征用工业资本主义。讨论了机械化、战争、罢工和合作。投票赞成八小时工作制。
- 1869 年 巴塞尔代表大会。投票通过一项集体所有制的动议，并讨论了工人的行动。
- 1872 年 海牙代表大会。追随巴枯宁、保罗·布鲁斯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团结在马克思、恩格斯周围的社会主义者发生分裂。投票通过第一国际总部迁往纽约。
- 1873 年 日内瓦代表会议。由海牙会议被开除的无政府主义者所召开，其目的对第一国际进行改革。
- 1874 年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为无政府主义者所组织。
- 1876 年 费城代表大会。第一社会党国际最后一次代表大会，投票通过准备新的“国际”的呼吁书。

- 1877年 根特代表大会。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发生冲突。
- 1877年 巴黎代表大会。大会受到政府禁止，包括盖德在内的组织者受到轻罪法庭追究。
- 1881年 库尔（瑞士）代表大会。以国际的名义召开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
- 1883年 巴黎国际工人会议。筹备国际的会议。
- 1888年 伦敦工会代表大会。大部分代表由法国工会和英国工会组成。
- 1889年 巴黎代表大会。组织委员会包括工人党的盖德和拉格，布朗基主义者瓦扬；独立派人士龙格；工会联合会。本届国际代表大会集合了倍倍尔，德帕普，李卜克内西……这次代表大会重建第二国际。通过了庆祝“五一”节和以游行支持八小时工作制。
- 1891年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大会决定确认“五一”节，并关注反犹太主义，总罢工和战争。
- 1893年 苏黎世代表大会。辩论关于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国际的条件。代表大会关注工作时限（8小时）比例代表制、全民公决、立法创议权。
- 1896年 伦敦代表大会。政治行动的辩论。代表们讨论了土地问题、总罢工和教育。
- 1900年 巴黎代表大会。法国社会主义出现分裂。大会讨论夺取政权问题。投票通过市政方面的社会主义措施和托拉斯的决议。
- 1904年 阿姆斯特丹大会。投票通过“德累斯顿”动议，要求结束关于修正主义和团结的辩论。通过关于社会保险和群众

罢工的决议。

- 1907 年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反战行动。社会党、工会和殖民政策的报告。
- 1910 年 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社会主义和合作的报告。投票通过反对战争。将军火工业总罢工提交另一届大会。
- 1912 年 巴塞尔代表大会。特别代表大会，专门研究阻止战争的实际手段。
- 1919 年 伯尔尼国际会议。会议讨论了战争的责任、民主和独裁，并决定以常务委员会取代前国际局。
- 1919 年 卢塞恩国际会议。研究国际的章程草案。反对对俄国进行任何干涉。
- 1923 年 汉堡代表大会。由第二国际和维也纳社会党联盟组织。代表大会主持国际的重建，从此代表民主社会主义，而将共产主义搁置一边。
- 1925 年 马赛代表大会。它重申为工人阶级的团结而斗争，但拒绝与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合作。代表大会的目标为和平和工人阶级解放而斗争、为普及 8 小时工作日、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而斗争。
- 1928 年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一项“世界政治形势和国际运动宣言”。宣言宣告，社会主义通过消除阶级统治能单独保障安全，“因为阶级统治是民族冲突的根源。”
- 1931 年 维也纳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一项关于“德国和中欧形势与工人阶级争取民主的斗争”的决议。决议对德国的经济形势感到担忧。那里的一场灾难“将会增加对民主的对抗的危险”。为了克服危机，社会党国际于 1930 年 10

月同国际工会联合会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

- 1933 年 巴黎会议。面对德国纳粹主义的危险，大会对希特勒的野蛮行径提出抗议。它呼吁国际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并作出决定，在 11 月 9 日起这一周纪念德国 1918 年革命，所有社会党都举行反法西斯主义游行。尽管社会党国际作了努力，纳粹主义还是取得了胜利，西方的民主相互对峙。面对这种形势，社会党国际发生分裂，并在 1940 年崩溃后停止存在。
- 1951 年 法兰克福代表大会。经历多次的波折，直至 1951 年 6 月 30 日，社会党国际才正式重建。它有 34 个党，共计 9800 万党员。本届代表大会主要通过了关于题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目的与任务”的根本原则声明。工人运动的一项文件经过全体成员党的研究，并在他们之间进行讨论，这是第一回。文件综合了所有社会党的根本原则，不管它们各自的意识形态是什么，抑或是马克思主义或是受人道主义或宗教影响的一切其它体系。
- 1952 年 米兰代表大会。通过关于不发达领土的社会主义政策的声明。声明“毫无保留地”拒绝“将各国人民拴在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锁链上的资本帝国主义。”
- 1953 年 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社会党国际把会议用来研究殖民主义。它表明“废除各种形式的殖民体制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个主要目标”。它欢迎殖民地国家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并声明“社会党支持他们的独立和自治目标”。为了协调各社会党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反殖民主义局”应运而生。

1955 年 伦敦代表大会。与亚洲社会党大会联合通过一项新的关于殖民主义的声明。就其实质内容，它与 1953 年的声明并无不同。

1957 年 维也纳代表大会。会议因阿尔及利亚冲突而引人注目。会议日程安排谨慎。它没有采取支持交战双方中任何一方的立场。

本届代表大会只是发出呼吁，以便“通过和平谈判和在保障民主自由的基础上结束阿尔及利亚冲突，使阿尔及利亚全体居民平等地参预国家的未来。”此外，尽管苏共代表大会致力于非斯大林化，社会党国际仍回答：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无共同之处。

1959—1961 年 汉堡和罗马代表大会。这两届大会无重大问题讨论。

1964 年 布鲁塞尔特别代表大会。继 1963 年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法定的代表大会之后，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是为庆祝国际成立 100 周年的“特别”代表大会。大会重申自 1864 年国际成立以来的目标：“使劳动群众的生存条件富有人道主义并全面改善人民的生活方式。”

1966 年 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大会特别要求接纳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会议记载了拉丁美洲社会党影响的不断扩大。

1969 年 伊斯特本代表大会。会议讨论了国际形势。人们在大会上阐述了以下几个题目：“社会主义与文化”、“社会主义与新一代”、“裁军与共产党国家的演变”。

1972 年 维也纳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引人注目之处是弗朗索

瓦·密特朗和法国社会党的正式与会。这是一种正式的也是必要的行动，因为法国社会党通过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共和制度大会党和社会党人俱乐部的会议，又有了新的政治工具。

- 1976 年 日内瓦代表大会。受新任主席维利·勃兰特的有效影响，社会党国际进行了新的革新。德国领袖制定了 4 项目标：把国际引向 80 年代的世界问题，引向与第三世界有关的党的合作；提高秘书处的效率并拥有更雄厚的预算，赋予各位副主席确保特殊使命的权力。维利·勃兰特使国际走上了现代化道路并希望人们避免用木讷的语
- 1978 年 温哥华代表大会。研究两个题目：发展与和平。总决议确定了国际关于三方面的立场：缓和，裁军，人权。新的经济秩序是讨论的中心。要为了团结互助，发展经济，重新分配世界财富。
- 1980 年 马德里代表大会。回顾检查了六大问题：武器控制与裁军，南北关系，原则与目标，社会主义与人权，社会主义与经济民主，还有社会主义与平等。从这天起，国际转向第三世界。从本年起，国际大会每三年召开一次。
- 1983 年 阿尔伯格大会（葡萄牙）。
- 1986 年 利马代表大会。这两次大会是 1980 年大会的补充。大会口号是和平与经济互助。社会党领袖们企图为黎巴嫩问题找到一个政治解决办法。他们还对南北种族隔离制度造成灾难性后果采取行动。

自从 1864 年国际诞生之时起，它就成功地在社会党领导人之间和各个党之间建立特殊的关系和专门的联系。在当时主要问题上建立共同路线。国际在五大洲都有成员，在其成员中有思想影响。

2. 法国社会党代表大会

社会党代表大会可溯源至万国博览会。受政府保障的推动商业进步和工业进步的国际广告，使工人们产生召集会议的念头，以便共同表达他们的要求。博览会的工人代表团成员就是代表大会的最早组织者。

参加巴黎博览会（1849 年）和伦敦博览会（1851 年）的工人代表是商会和捐助单位派遣的。法国派遣代表团到第二届伦敦博览会（1862 年）是 1864 年建立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因之一。1867 年的巴黎博览会时，巴黎一些组织曾计划召集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帝国政府反对这次会议。1870—1871 年的事件停止了这次运动。自 1873 年起，工会团体重新组织，并在劳资调解委员会中产生影响。同年，巴黎工人代表团动身参加万国博览会。

在相互联系中，人们再次想到工人代表大会。派往费城（1876 年）的代表团使巴黎的工会也组织了一次代表大会。此外，新闻报刊报导了同时期在瑞士、德国、英国、比利时召开类似大会的消息。

1876 年 巴黎工人代表大会。法国工人组织与“协会”联系的第一次尝试，其理论为“与政治活动对立”。要竭力避免与政客、搞理论的人接近，使这些人不要搞乱和指导人们的

思想，并把代表大会当成达到他们政治目的和选举手段的舞台。“协会”应使劳动者获得再生，并能满足他们的物质、精神和道义上的要求。

1878年 里昂工人代表大会。在工人协会和工会的代表中，合作的倾向占主导地位。人们感觉到了朱尔·盖德的社会主义的宣传效果。会上谈到工人候选人推荐条件、取消工资制及集体所有制等。

1879年 马赛工人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不再只由协会代表和工人工会代表组成。参加大会的还有参加工会的或未参加工会的工人和社会主义研究团体。由于谴责了合作，集产主义占了上风，合作不再被认为是社会解放的唯一手段。会议通过赞成应该“有一场合乎逻辑的、必要的、必然的阶级战争，无产阶级应该向资产阶级宣战，这种战争应该在知识、政治、经济和法律等领域进行。”大会通过了第一个工人组织法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章。

1880年 巴黎地区代表大会。有小组、社团及法国社会主义工人工会参加的地区代表大会。这些人虽然后来分成阿尔马纳派、盖德派，但当时是肩并肩坐在一起的。在这次大会上通过由盖德、德维尔、隆巴尔起草，马克思、恩格斯审阅的社会主义工人协会的纲领。

日程包括：社会主义工人党在选举斗争、市政选举和立法选举，所有制问题，工资问题，妇女问题，男女职业教育和全面教育问题中的指导路线。

1880年 勒阿弗尔代表大会。大会通过巴黎地区代表大会起草的纲领，并通过两个关于所有制的决议。

- 1881 年 兰斯代表大会。本次大会上，中央集权论的盖德派的集中制和改良的布鲁斯派的联合主义第一次对立。
- 1882 年 圣艾蒂安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保尔·布鲁斯的支持者与朱尔·盖德的支持者最终决裂。盖德派离开大会并在罗阿讷开会，建立法国工人党，仍保留社会主义工人党联合纲领。
- 1882 年 罗阿讷代表大会。
- 1883 年 巴黎代表大会。法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代表大会。决定将该党今后命名：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
- 1884 年 法国工人党卢贝代表大会。投票通过工人党在革命前、革命中和革命后作用的决议，同时在决议中也明确党的学说和行动方法。
- 1887 年 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沙勒维尔代表大会。
- 1890 年 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沙泰勒罗代表大会。分裂的代表大会。联合会成员分裂。一些人跟随保尔·布鲁斯并继续宣称属过去的组织；另一些人站到阿尔马纳一边准备组新党。
- 阿尔马纳的拥护者在巴黎开会，揭发布鲁斯的温和主义并肯定真正革命行动的必要性。
- 1890 年 法国工人党里尔代表大会。通过反对总罢工的决议。
- 1891 年 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里昂代表大会。通过市政纲领。
- 1892 年 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巴黎代表大会。讨论工人问题。
- 1892 年 法国工人党马赛代表大会。讨论农业纲领。
- 1892 年 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圣康坦代表大会。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立法纲领。

- 1892 年 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巴黎代表大会。组成议会集团和确定行动。
- 1894 年 法国工人党第戎代表大会。
- 1894 年 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图尔代表大会。
- 1894 年 法国工人党南特代表大会。讨论农业纲领和通过关于社会主义和罢工的动议。
- 1895 年 法国工人党罗米伊代表大会。海洋纲领和必须成立工会。
- 1895 年 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巴黎代表大会。
- 1896 年 法国工人党里尔代表大会。海洋纲领。
- 1896 年 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巴黎代表大会。
- 1897 年 工人党巴黎代表大会。工会的作用。合作与失业。
- 1897 年 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巴黎代表大会。
- 1898 年 法国社会党蒙吕松代表大会。关于反犹太主义的动议，德雷福斯事件，民族主义；和平和裁军。
- 1899 年 法国工人党埃皮内代表大会。
- 1899 年 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巴黎代表大会。
- 1900 年 法国工人党伊夫里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公社社会主义，托拉斯和夺取公共权力等提案。
- 1900 年 巴黎代表大会。法国社会主义者统一大会。法国工人党离开会议大厅。
- 1901 年 里昂代表大会。代表大会联合了除法国工人党以外的所有社会主义派别。在投票留下了当时担任部长的革命社会党员米勒兰以后，共产主义联盟和 6 个联合会离开了大会。

- 1901年 法国工人党鲁贝代表大会。
- 1901年 伊夫絮塞纳会议。会议通过法兰西社会党章程，该党包括革命社会党、法国工人社会党、共产主义联盟、巴黎第二区中心小组以及德塞夫勒、旺代、杜省、上索恩、上莱茵、塞纳瓦兹省、约讷省等联合会。组成法兰西社会党的组织协定是在 1901 年 6 月 12 日通过的。
- 1902年 法国工人党伊苏登代表大会。
- 1902年 法兰西社会党科曼特里代表大会。
- 1903年 法国社会党波尔多代表大会。
- 1903年 法兰西社会党兰斯代表大会。
- 1904年 法国社会党圣艾蒂安代表大会。通过市政纲领。
- 1904年 法兰西社会党里尔代表大会。
- 1905年 法兰西社会党鲁昂代表大会。
- 1905年 法兰西社会党巴黎代表大会。法兰西社会党被解散并重归团结。
- 1905年 巴黎代表大会。在地球大厅，法兰西社会党和法国社会党举行团结大会。
- 1905年 马恩河畔沙隆代表大会。统一后的法国社会主义派别代表召开在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内的首次代表大会。讨论“五一节”问题和选举策略。
- 1906年 利摩日代表大会。讨论工会运动和政治行动、党对秘密组织的态度、土地问题、反战行动、比例代表制、妇女选举权和职员工会等问题。
- 1907年 南锡代表大会。讨论军国主义和战争问题。职员工会的动议，土地问题，移民问题，工会运动和殖民政治行动。

- 1908 年 图卢兹代表大会。党的总行动。一致通过饶勒斯起草的决议。通过关于土地问题和职员工会的动议。
- 1909 年 圣艾蒂安代表大会。选举策略。农业问题。任命农业委员会。关于“五一”节的动议。
- 1910 年 尼姆代表大会。党对政府提出的工人退休方案发生分歧意见。通过选举宣言。
- 1910 年 巴黎代表大会。国际仲裁和裁军。合作社和党的关系。
- 1911 年 圣康坦代表大会。政教分离政策。收回铁路，市政选举和市政策略，比例代表制。土地问题。
- 1912 年 里昂代表大会。讨论议会党团、工会与社会党的关系。政教分离的动议，秘密组织问题；青年组织；妇女和妇女选举。通过比例代表制。
- 1913 年 布雷斯特代表大会。3 年军事法。
- 1914 年 亚眠代表大会。选举策略。
- 1914 年 巴黎代表大会。关于进行反战行动的决议。关于失业、生活宪章、酗酒的动议。
- 1915 年 巴黎会议一代表大会。战争中举行，议会党团和党的执行局向代表们汇报自 1914 年 8 月以来的行动，向伦敦国际代表大会派遣代表。
- 1915 年 巴黎代表大会。国防和昂贵生活费用。
- 1916 年 巴黎代表大会。和平和参加内阁。
- 1917 年 波尔多代表大会。国防和国际国内政策。
- 1918 年 巴黎代表会议。多数派的改变：马塞尔·加香被任命为《人道报》社长。国防的讨论。
- 1919 年 巴黎代表大会。在第二国际中的社会党行动纲领。

- 1919 年 巴黎代表大会。普选与市政选举。
- 1920 年 斯特拉斯堡代表大会。国际法国支部。布尔什维克理论
的社会主义价值。
- 1920 年 图尔代表大会。在接受 21 项条件后，党的多数成员参
加共产党。
- 1922 年 巴黎代表大会。重建国际。
- 1923 年 里尔代表大会。教育，社会主义教育，社会党员，社会保
险，八小时工作制，军役。
- 1924 年 马赛代表大会。
- 1925 年 格勒诺布尔代表大会。
- 1926 年 克莱蒙费朗代表大会。
- 1927 年 里昂代表大会。讨论议会党团报告。
- 1928 年 里昂代表大会。参加选举和议会。
- 1929 年 南锡代表大会。议会党团报告。
- 1930 年 波尔多代表大会。关于国防的讨论被否决。
- 1931 年 图尔代表大会。国防、裁军与和平。
- 1932 年 巴黎代表大会。
- 1933 年 巴黎代表大会。莱昂·勃鲁姆和勒诺德尔冲突（新社会
党人的分裂）。
- 1934 年 图卢兹代表大会。议会党团通过预算。
- 1935 年 米卢斯代表大会。行动纲领。
- 1936 年 巴黎代表大会。讨论国际的代表大会。
- 1937 年 马赛代表大会。总结人民阵线。对“社会主义战役”的
争执。讨论参加政府问题。莱昂·勃鲁姆的辩护词。
- 1938 年 鲁瓦扬代表大会。对社会党左翼的制裁。社会主义工

农党的成立。

- 1938 年 蒙鲁日代表大会。确认与极权独裁国家进行国际谅解和谈判的必要性。
- 1939 年 南特代表大会。慕尼黑观点的破产。
- 1944 年 抵抗期间重组的社会主义联合会代表大会。选举达尼埃尔·梅耶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总书记。
- 1945 年 巴黎代表大会。与共产党关系问题。
- 1946 年 蒙鲁日特别代表大会。通过莱昂·勃鲁姆的原则声明。
- 1946 年 互助大厅例会。达尼埃尔·梅耶的富有道义精神的报告被否决。选举居易·摩勒为总书记。
- 1947 年 里昂代表大会。捍卫政教分离，取消对教会学校的补助。
- 1948 年 巴黎代表大会。
- 1949 年 巴黎代表大会。
- 1950 年 巴黎代表大会。
- 1951 年 巴黎代表大会。
- 1952 年 蒙鲁日代表大会。
- 1953 年 阿尼埃尔代表大会。
- 1954 年 叙雷纳特别代表大会。
- 1954 年 阿尼埃尔代表大会。
- 1955 年 阿尼埃尔代表大会。
- 1956 年 里尔代表大会。阿尔及利亚问题，政府政策被通过。
- 1957 年 图卢兹代表大会。阿尔及利亚问题：阿尔及利亚和平问题处于少数地位。
- 1958 年 伊西莱穆利诺代表大会：分裂：建立自治社会党，统一社

会党的萌芽。

- 1959 年 伊西莱穆利诺代表大会。
- 1960 年 皮托特别代表大会。
- 1961 年 伊西莱穆利诺代表大会。每两年召开的代表大会，集中讨论理论问题和社会党的政策方针。
- 1963 年 伊西莱穆利诺代表大会。社会主义讨论会得到准许。讨论党的作用。
- 1964 年 克利希特别代表大会。讨论提名德费尔参加总统选举问题。
- 1965 年 克利希代表大会。讨论德费尔的提议。
- 1967 年 叙雷纳代表大会。
- 1968 年 皮托特别代表大会。
- 1969 年
1. 阿尔福特维尔全国制宪大会。
 2. 伊西莱穆利诺全国制宪大会。
- 1971 年 埃皮内代表大会。社会党人统一的新的代表大会。它集合和概括了那些宣称是“法国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流派或运动。

新的社会党确定两个基本目标：在法国进行政治活动的革新；排除称作第三种力量的任何政治尝试。因此，这次代表大会制订了建立在与共产党和左翼激进派联盟基础上的左翼联合策略……从此以后，新的社会党与共产党和左翼激进派运动进行谈判，最终于 1972 年达成政府共同纲领。

- 1973 年 格勒诺布尔代表大会。大会重申与左翼政党（共产党和左翼激进派联盟）联合的意愿，它们都是共同纲领的签字

者。

1973 年 巴尼奥莱特别代表大会（12 月）。大会专门研究欧洲问题，确定其欧洲政策，并申明左翼政府应该：参加建设欧洲共同体、参加其组织机构，并要有行动参预其共同的政策，以便自由支配大资本，使其机构民主化，并支持工人的要求，使共同体的成就能为工人利益服务。

1975 年 波城代表大会。由于在选举上获得成功，由于在国内的迅速发展，社会党确信为人类服务的社会主义能够结束不平等和不公正。在这种前景下，它建议由集体来控制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开辟自治管理的道路，在国际上双管齐下，一方面建立一个真正的欧洲的共同体，另一方面在阶级斗争上承担新的任务，特别是要与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实行更积极的团结。

这次大会宣称：为了同时在各个方面都取得成果，社会主义者需要一个不仅能够巩固已取得的地位，而且要更强大、组织得更好的政党，以便更好为劳动者服务，甚至能为未来的胜利作准备。

1975 年 全国大会。提出自治管理的 15 个论点。对社会党来说，这是重申与左翼联盟、与资本主义决裂的阶级阵线战略的机会，在自治管理的前景中，既要有长期目标，也要有当前的行动。

1977 年 南特代表大会。成为法国第一大党的社会党，感到有必要“通过组织发展企业社会主义小组巩固基层的战斗力的，并准备将党过渡到社会主义、普遍宣传社会主义建议以对付危机（减少社会不平等、实现民主的计划化，地方化，

等等)”。

1978年 关于国防问题的全国大会。关于实现国防防务问题的共同纲领方面，15人领导小组掌握的4项标准是社会党、共产党、左翼激进派运动等3个代表团协议的基础：左翼政府的目标；法国放弃任何形式的核武器；寻找全面裁军的条件和争取召开世界会议的行动，或者召开掌握核武器国家的会议；维持核武器，最后决定由法国人来作出。

1979年 梅斯全国代表大会。在1978年立法选举失败后，社会党经历了一次政治危机，具体体现在立场激进化，党的领导中的多数派的变化，当学习、研究与社会主义教育中心与密特朗相会合时，莫鲁瓦、罗卡尔成为少数派。“第三种力量”被排除，独善其身的设想会使社会党在为掌权和在实际宣传其建议时只靠自己力量，这是没有出路的。

只有实行左翼和阶级阵线的联合。社会党要继续进行已投入的行动，与工会和协会维持更好的联系。在最后决议中指出：为了战胜法国共产党，“社会党要坚持、要遵守诺言、执行选举纪律，进行有利于工人的共同行动。”梅斯大会于1979年4月召开，是重新分派的机会。他们是密特朗 莫鲁瓦 罗卡尔 德费尔 学习、研究和社会主义教育中心，皮埃雷（学习、研究和社会主义教育中心的分裂派）先追随莫鲁瓦、后跟随法比尤斯）妇女。

1981年 瓦朗斯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在密特朗获得总统选举胜利后6个月召开。大会确定以“民主和统一的分阶段的决裂作为手段”来实现改造社会的政策。“这种可能性本

身就来自社会力量的新的关系，来自社会力量新的结构，来自愈来愈处于多数状态的阶级阵线。”在社会主义民主的道路上，社会党要着手建立有民主传统的先进的工业大国。这就是要求社会党人在进入新阶段后，在取得权力后还要使用权力大步迈向社会主义。

1983 年（布雷斯地区）布尔格代表大会。在左翼取得总统选举胜利不到 3 年的时间后，这次代表大会是对政府活动作第一次总结的机会，尽管经济上困难重重，政府活动也有重大成绩。面对正在蔓延的危机，社会党证实左翼联盟政策是争取法国人积极参预社会的逐步的民主变革的唯一手段。

1985 年 图卢兹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基本任务是准备 1986 年 3 月的立法选举。尽管执行的是作为国家现代化支柱的紧缩政策，尽管抛弃了“与资本主义决裂”的作法和共产党离开政府后左翼联盟垮台，社会党仍然拒绝第三力量的任何尝试；大会指出：“右翼重弹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不平等的老调，早已被 30 年代的危机和两次大战的历史所卷走，斯大林式共产主义也已抛入阴沟，这些都是没有前途的。对法国来说，社会党的结论是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是最合适的办法。”

这是建立在公平和社会进步上的办法，是对付右翼报复升级和极右的排外主义的好办法。

1987 年 里尔代表大会。这里简单介绍在会上全体通过的动议。当年又成为反对党的社会党曾度过“制度上的共处”时期，全力准备总统选举。里尔会议为当时提出的方案，与

其说是新的方案，倒不如说是达到总统任期的战略，这是社会党重新获得权力的唯一机会。这个动议取名“组合为了战胜”。动议中说：“我们应该首先靠总统的动力来组合，如果在组合体中获得总统竞选的胜利，就有可能利用总统选举的机会重建进步力量的多数，以达到掌权的目的。总统选举已超越政党选民的习惯界限。对社会党来说，它想“依靠总统选举的胜利，在全国集合各种政治力量，团结在社会党和总统周围，这就会导致议会中进步力量占多数。”

1988—1989 全国大会。

在某种程度上是小代表大会，包括领导委员会成员（130名正式委员，77名候补委员）和部分联合会代表。

如果有 1/10 代表要求，就可以按委任书进行表决（每年开两次全国大会，每次如果需要，由领导委员会安排日程。）

1988年1月 巴黎全会。社会党关于总统竞选的建议。

1988年3月 沙泰勒罗全会。妇女问题。

1988年3月 巴黎特别全会。总统选举问题。

1988年5月 巴黎特别全会。立法选举问题。

1988年11月 埃皮内特别全会。筹备市政选举。

1989年1月 巴黎特别全会。筹备市政选举。

1989年4月 巴黎全会。欧洲问题。

1990年 雷恩代表大会。9个出席单位提出7项动议，内容大同小异。主要讨论题目是各派可能当选总统的领袖们的状况。

后 记

描述社会党人的历史和社会党的特点是本书的目的。但是，这也导致我们要问及它的前途。

在社会党的原则声明中说，“社会党人的目标是通过民主的途径，促使符合人类基本要求的社会的出现。”如果需要的话，这种表达方式也强调了社会党人对自由、平等、博爱等永葆青春的价值观念的厚爱。

社会党是改革者的党。通过发展混合经济体制，社会党对社会进行改革，在这种体制里，公共权力机构、所有经济、社会、文化的角色均对实现普遍利益的目标发挥作用，这些目标是：经济繁荣，社会正义，人尽其才！

这些原则一旦提出来，社会党人便应该在他们的岗位上，对法国社会进行广泛的反思工作。国家与市场，对集体主义价值的肯定，同时还有创造精神和自由进取精神，计划和竞争精神，法国不同地区的利益 法国与欧洲伙伴及第三世界关系 如此等等 均应反思。

以上反思 均应严肃认真 但不应想入非非 不要忘记团结、正义和容忍。

社会主义的美好历史不过一个世纪，在我们面前还有广阔前景，要使社会主义发扬光大，光辉灿烂！

国民议会社会党团主席

路易·梅尔马兹

附 录

(1) 法国的社会阶级

社会阶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关键问题。它是左翼观念中的中心问题，也是 1848 年至今众多争论的中心问题。

马克思认为，阶级是历史冲突观念的基本因素。马克思致力于表明“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阶级斗争造成的冲突可以在劳动分工中找到根源。

社会分工不仅是由于技术状态造成的，还有土地剥削的形式，自然财富的数量 职业的变化；“生产力”的状况 但是同样也受“生产的社会关系”（在经济活动领域中人们联结的关系）所造成。

生产关系决定生存条件和生活方式并说明各个社会集团的地位和形态。“统治或奴役的关系”标志着个人或集团在生产中的关系。由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体制使得资本主义企业家与工资劳动者对立，使生产行为和产品分配对立。

经济的逻辑决定冲突的关系，并构成历史的动力，这也是解释社会的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原则。

社会理论家也延伸了马克思的著作，他们用行为、态度、文化实践、集体的代表制等词汇来对社会阶级进行社会学的分析。

社会学家和人口学者考虑的是社会再生产问题。他们得出结论，认为按社会职业范畴来分布人口、人口的增长、发展等因素改

变了不同社会集团征用人员条件，并引起了结构性的流动。不管怎样，社会继承性仍是重要因素。

社会职业分类表格和从这些分类中得到的统计系列提供了研究方法。在阶级和职业的层次的冲突关系中，这是通过社会职业统计整理得出，但整理得并不是很好。然而，在这个有五花八门的社会集团的社会中，社会职业的阶级也可略窥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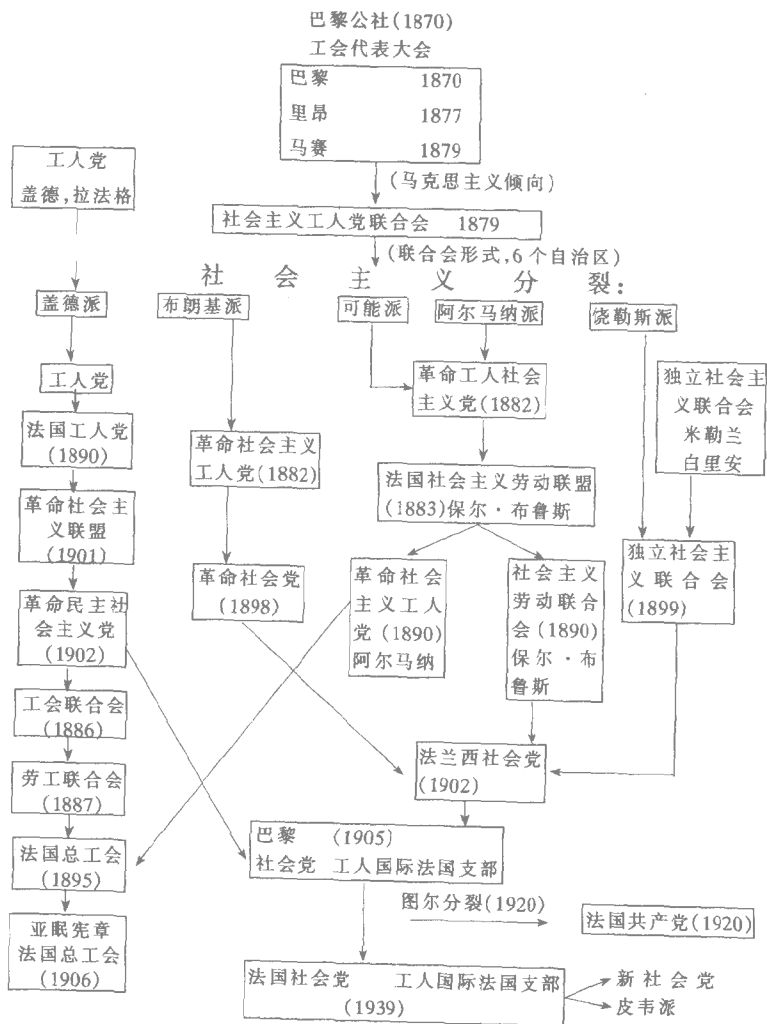
法国社会阶级统计

工人阶级	1911	1931	1954	1962	1968	1975	1982
工人和服务行业人员	30.5	32.5	39.1	42.1	43.5	43.4	41.6
职员			10.8	12.5	14.7	17.7	19.8
农业工人	16.5	9.9	6.0	4.3	2.8	1.7	1.3
总数	47	42.4	55.9	58.9	61	62.8	62.7
小资产阶级							
农业经营者	26.1	25.5	20.7	15.8	12.1	7.6	6.2
工商业老板	16	12.5	12	10.6	9.6	7.8	7.9
中层干部			5.8	7.8	9.8	12.7	13.8
总数	42.1	40	41.2	37.1	34.1	30.5	30
资产阶级							
高级干部和自由职业			2.9	4.0	4.9	6.7	7.3
总数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就业人口	20210	21612	19185	19251	20398	21775	23525

注：划分成“阶级”具有某种人为的性质。与其说是完全可靠的统计，还不如说是数量的程序。

资料来源：全国统计经济研究所，社会职业范畴分析，根据不同普查资料。

(2) 左翼政党演变 1870—1939



(3) 从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到社会党(1939—1990)

